

陸士評先生著

北派  
劍俠

三  
劍  
客

4



海時還書局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重版



北派  
劍俠三劍客全二冊

北派劍俠全書 全五冊

著 者 青 浦 陸 士 譔

出 版 者 時 還 書 局

發 行 者 時 還 書 局

印 刷 者 時 還 書 局

分 售 者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  
還  
書  
局

# 三劍客下冊目錄

第二十一回

三劍客分道揚鑣

五同門聚山論藝

第二十二回

紀舊遊劍師題石

沐新恩僧徒作官

第二十三回

洞房幽閣義劫贅僧

削壁懸崖狡營免窟

第二十四回

降明詔行宮廢太子

挾薦書術士覲親王

第二十五回

富貴玉堂推命理

綺羅繡闥視殘疴

第二十六回

服金丸怪醫怪病

施符咒魔術魔人

第二十七回

貝勒探幽郡王獻密

偶像埋地羽士斂形

第二十八回

墨吏貪官勒捐巨室

壯夫命婦禮讓黃金

第二十九回

堂下鶴立斷疑獄

夜半人來失奏書

第三十回

白髯客陌路還童

黑飛虎荒山啖肉

第三十一回

拯民困女俠探深宮

邀皇寵酷吏興大獄

第三十二回

剪紙作人召妖有術

仗義殺賊慧劍無靈

第三十三回

飛符挾計驚總督

端坐凝神呵鬼兵

第三十四回

雁峯塔掃蕩餘孽

貝勒府透說禍根

第三十五回

名姝俠女一夕相逢

刺客囚僧兩番動衆

第三十六回

趙家莊赤足脫樊籠

秦淮河駢指傷紈袴

第三十七回

大吏逞殘蓄爪牙

壯夫得救免刀鋸

第三十八回

秉庭訓刀記僧帽

宿茅店壁窺異人

第三十九回

濟南城了因伸大義

獅子林關透刺元凶

第四十回

計施連環五毒亡命

箱開預兆八俠欣逢

北派  
劍俠 三劍客 下冊

第二十一回 三劍客分道揚鏢 五同門聚山論藝

話說劍俠祖師劍道人。生逢明末清初。江山宰割。胡虜入主。心下好不憤慨。抑鬱。抱著個渾身本領。羅致四海英俊。傳授此道。自那年峨嵋山上收徒授藝。一共教了七人。內中兩個。因塵心未淨。半途而廢。兩個修心涵養。竟然飛昇仙籍。剩下三人。成了劍俠。就是白猿老人。紅裳女子。黑衣女僧。那白猿老人。傳了師傅衣鉢。也在峨嵋山收受門徒。作成了五個徒弟出來。叫做路民瞻。周潯。曹仁父。白泰官。了因。爲的那了因。心術不正。怕師傅白猿老人。還有絕技。不曾盡教。懷着鬼胎。暗中偷試本領。把個白猿老人。一彈弒死。從此北派劍俠。只有劍道人與紅黑兩俠了。自那年劍道人攜着弟子紅黑兩俠。遊行蒙古。遇着噶爾丹。助他併吞部落。東伐清朝。把個康熙帝弄得脚亂手慌。疊派親王國戚大臣。率大兵抵禦。自己又三番兩次。親自勞軍。一連好幾年。不曾安歇。惜的是噶爾丹糧罄人疲。不能久持。只好投順稱藩。劍道人師徒知天命如此。不可挽救。也就勸噶爾丹罷師。偏這時那了因逆徒。自己教了兩個徒弟出來。一個涵信。一個慈雲。爲

的涵信跟着清朝安北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出塞爭戰。被紅黑兩俠擊退了。因慈雲遂一同幫來復仇。師徒三人。居然與三劍客鬪起法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被劍道人連珠飛劍。殺得個涵信神劍中斷了。因慈雲竄入清營。再也不敢出來。當時仗藝對兵。兩下也不知一個是太師傅。三個是徒子徒孫。這已在前回三劍客書中。詳細敘明。不在話下。卻說劍道人打退了因師徒。回至厄魯特營中。紅黑兩俠見過師傅。稟問情形。劍道人笑道。這般小子。大約都是白猿老人徒弟。原是白猿鋒銚太露。平日自欠檢點。教出這般不成器量的東西出來。也是吾道不幸。如今已被我把連珠飛劍斬毀。那和尚劍鋒。並把清營軍吏一人殺了。想他們以後再不敢跳梁了。紅黑兩俠便動問如何叫連珠飛劍。劍道人道。這是老朽十五年練氣練丹所成。你們現在尙談不到此。後來自然會知道的。當下紅黑兩俠也不敢再問了。這時噶爾丹所率諸部。統已歸服清朝。康熙帝諭旨下來。叫噶爾丹收兵退回厄魯特原境。諭旨中講了一大篇好話。無非勸他世世藩屬。不可離貳。噶爾丹奉了諭旨。待要收兵。特請三劍客計議。劍道人道。汗爺這番長征。雖是連年汗馬。費的是財。耗的是兵。但自今以後。那清朝就不敢小覷汗爺。汗

爺只管安心做去。塞外諸部自是汗爺獨尊的了。老朽並兩弟子在汗爺這邊叨擾既久。也須回國探看情形。不能再留了。噶爾丹知劍道人一言立決。駟馬難追。也不好強留。當下三劍客辭了噶爾丹。便要動身。紅黑兩俠因問劍道人回至何處。劍道人道。這回清朝皇帝征服了噶爾丹。必然志滿意足。大有一番舉動。我們前去看看。試想他那大兵遠出塞外。耗費多大錢財。無非是國庫銀兩。如今耗費既多。少不得向民間括削。我們須察看滿漢官吏。有什麼意外行動。再則我曾聽到清朝國戚親王。現正爭權奪利。那康熙帝有三十多個皇子。個個想覬覦大位。如果有隙可乘。我們不妨進行。也是分內之事。說着。又手指紅黑兩俠道。你們各走各的。前去探聽。等到庚申月庚申日。就在雁宕等候。我們在雁宕相會。是了。紅黑兩俠唯唯應命。紅俠對黑俠道。既是師傅這麼說。我們該即動身。你快準備你的海東青。是了。黑俠道。我不想要這勞什子。倒不如送給噶爾丹去。免得來往。反多累贅。劍道人道。不差。留下這物。也是咱們意思。當下把黑俠所騎的大鷹海東青。送給噶爾丹。噶爾丹何等歡欣。卻不知怎樣跨騎。黑俠隨把跨騎的方法教了。又把大鷹囑咐了一番。從此這清宮神物。就落在塞外番王之手。這

面三劍客立要起行。噶爾丹忙叫大隊兵馬齊集恭送。只見白光閃電。寒氣凜冽。眼花一擦。三劍客早已無影無蹤。但遼望漠天空際。似長虹般的三道劍光。漸漸各遠。於是三劍客離開內外蒙古。分道揚鑣。各自去了不提。且說那了因涵信慈雲三人。被劍道人連珠飛劍殺敗。逃入清營。涵信劍鋒已斷。五年精練苦工。廢於一旦。只剩得一身內家名拳。再也不能騰雲飛霧。看官們知道。劍客練劍。乃自練目練形練心練氣。一起入手。練足歸總。合而爲一。故能上天擒飛鳥。下地殛猛獸。入海探龍蛇。登山鬪虎豹。心想到那裏。身就會到那裏去。賴的是心氣一貫。形神不二。如今涵信劍斷。心渙氣散。那裏還會伸縮自如。須得再精練五六年。始能復元。真是懊喪萬狀。叫苦不迭。至於了因。雖是白猿老人高足弟子。藝冠同儕。技勝師傅。卻不曾見過這連珠飛劍。如此厲害。平生志足氣傲。目空一切。到這時已被連珠劍斬得乾乾淨淨。噤住不敢聲張。慈雲見師傅這樣害怕。自己也受盡苦痛。更不敢多嘴。當下師徒三人。逃回清營。錯愕相顧。弄得個手足無措。嘆息了好一回。涵信終究要了因慈雲幫同復仇。了因道。這人本領非凡。不但飛劍續續而來。令人提防不及。他那口中吐火。頂上騰光。遍身鐵練銅鎖。憑你怎樣



厲害也殺不進去。看他那長鬚道袍，面呈縐紋，定是前輩老手。起碼煅練二三十年。我們那裏是他對手。如今先須查他來歷。查明了再說。涵信聽了，因這話，心下暗喜。正要動問。慈雲搶着說道：「只是師傅怎麼查咧？」因道：「我想和我那同門四個師兄聚了一議，問他們不知可能懂得。如果他們有意，不妨合我們五六人之力，與那老人一鬪。也是道理。」涵信聞了大喜，便道：「師傅還有那兩個女子穿紅黑衣的，也須提防纔是。」因道：「假如那老人虧了我們手裏，那兩女子便不在意。勝了兩女子，打不倒老人。有什麼用處？」慈雲涵信都道：「聽師傅發落。」弟子等即忙去幹。於是師徒三人就同到欽命安北大將軍康親王傑書這邊來辭行。這時康親王因征服了噶爾丹，康熙帝恩旨嘉獎，賞賜黃馬掛上方寶劍，並命康親王部下有功的，着即奏報，立予恩命擢用。康親王奉了恩旨，正在論功賞爵，忽聽門上傳報三個和尚謁駕。康親王早想那日王府中出兵時節，滿堂賓客，沒個敢挺身効力。幸虧涵信出來擔待，挑選幹員侍衛前來，出了喜峯口，到烏爾會河，又把噶爾丹先鋒幹旋里飛劍刺死。此功不可埋滅。正要把涵信重用。聽說門上稟報，即命傳見了。因師徒三人進去，見了康親王，請過安，便陳說辭別來意。

康親王詫異道。怎的好好兒就要走了。皇上恩澤。正要把你們奏報封功。難道在此不好麼。決不要走。我還有事商量。涵信無奈。只好把一切情由說了。康親王道。既然如此。叫你師傅師兄先去。你切莫走。我有事重用。涵信見康親王堅留不肯放走。又想自己飛劍已失。趕不上師傅師兄。也就答應且住。這裏了因慈雲兩人。康親王又賞賜好些貴重物品。辭了親王。出得清營。就分頭幹自己勾當了。因思念他同門四個師兄。別了已是好久。劍俠生涯。本無定處。怎耐找覓。只好把四個同門師兄向來行走的所在。叫慈雲揭貼符號。原來江湖上的規矩。要尋人找人。先寫着黃紙。揭貼在陽關大道上。黃紙的貼法。歪的正的倒的。單貼雙貼。都有暗號。上面寫著。都是些不可解的話。好比天皇皇地皇皇。君子自重。小人眼裏跳。旁人看了自然不懂。他們就暗中約定。個個見了明白。這叫做符號。當下了因就揀了一個日子。叫五個師兄到期在峨嵋山頂聚會。有要事商量。將這些意思。編入符號。自己和慈雲分路去揭貼。不上五日。把天台。雁宕。峨嵋。洞庭。泰山。岫嶽。峯和別的關口大市。統統貼遍。諸事已畢。只等候日期。到峨嵋山去聚會。那路民瞻周潯曹仁父白泰官四人。這時飄蕩天下。乘着白猿老人遺訓。救民間。

疾苦。真是無處不到。無地不遊。適值周潯到湖南長沙賣畫。偶然遊到岫嶺峯。見了符號。心想了因不曉。又鬧了什麼禍。叫我們到峨嵋山去。暗中詫異。也就放過一邊。在後到黃鶴樓。遇着白泰官。多年同學。一見自是十分歡喜。周潯就把了因揭貼告訴白泰官。聽白泰官笑道。我也見過了。路民瞻說的話不差。一定是這廝鬧了禍。周潯道。路民瞻那裏遇到的。不知曹仁父知道了沒有。白泰官道。路民瞻是瀋陽遇到的。我們既然見過。難道曹仁父獨會不見的麼。定然是知道的了。當下二人談些別事。預約到期同去。也就別散無話。到了這日。了因早在峨嵋山等待。因是五同門集議的事。不好挈慈雲同去。故此子身守候。到了時刻。路民瞻來了。見了了因。說道。他們還不到麼。差時刻了。說着。曹仁父進來。躡手躡脚的。繞過路民瞻背後。笑道。誰差時刻。驚得了因。路民瞻都跳起來。回頭一看。是曹仁父。連連說道。好極。好極。你也來了。三人說笑一回。周潯白泰官也都到齊了。因開口說道。衆位師兄。勞駕。小弟近來遇着一樁怪事。須得衆師兄指教。小弟感激萬分。說着。就把涵信投康親王幕下征番。被兩女子擊敗。叫自己帮着去戰。又被一老人殺敗。涵信神劍已毀等話。一概說過。衆人聽了。怔了一怔。半天不曾

回答。偏是白泰官心急。開口說道。既是了因師兄這麼說。衆師兄該如何辦呢。周潯道。事到頭來。又有什麼不好辦。只要先問個事理。事理不錯。憑着我們粉身碎骨。也都要幹。但是這事。小弟有句不中聽的話。倒要怪了。因師兄。太管閑事。難道涵信跟清朝王爺做了奴隸。我們也須和他做奴隸不成。依小弟愚見。那老人不但劍術超神。就是品格也比衆不同。他或者忿着清朝。故意幫番衆殺擾。也未可知。我們不去衛護他。反而和他作仇。豈不反背事理。周潯說畢。衆人都道。不差。不差。我們最要把事理看清楚了。因見四同門意不投己。也就轉過來說道。小弟並不是一定敢與那老人野鬪。只是天下有這麼一位老英雄。倒不好錯過。要請衆師兄察查查他的來歷。路民瞻顛了顛頭道。聽了因師兄的話。這老人真是技絕古今。蓋世無雙。我從前聽師傅說過。他習藝拜師的。是一位法術精深的老道。並且也有幾個女的同學。這老既是道貌。又攜着兩位女俠。是否太師傅。且不可必。定是老前輩無疑的了。我們應該訪尋拜會。纔是道理。白泰官也說這麼大本領。自然要供奉他。請他指教。那裏好和他對兵。真是不知自量了。於是衆人都說要訪尋這老道。不可錯過。正在議論紛紛。忽聽曹仁父喊道。奇了。這

是什麼你們快看。衆人趕去看時，都說奇極奇極。欲知衆人所看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紀舊遊劍師題石 沐新恩師徒作官

話說四川峨嵋山，是西南第一高峯。危巖百仞，聳入雲端。削壁萬丈，極入天際。常人登了山麓，早是上氣接不着下氣。要能行到山腰的，非有精練本事，已是不辦。若說那高峯，除掉劍俠仙人，再沒第二個。可以上去。自從劍道人授徒時節，在這最高峯上，築了五間白石石屋。從此漸有人跡。此話已在紅俠書中，略略提明。不必細說。後來白猿老人襲了劍道人衣鉢，也在此五間白石屋中教徒。路民瞻等五個同門，都從這白石屋中得來。當下了因邀四位師兄論藝。在這石屋中間一間，曹仁父坐在右首第四位。正對石屋靠左第一間，劈眼望去，見白石壁上寫了歪歪斜斜不少濃黑的字。不禁失色喊奇。衆人趕去看時，只見壁上寫着道是

故國沉淪。江山入秦。橫磨十萬。拯我黎民。舊地重遊。自海之濱。長劍無恙。石屋猶新。濟濟多士。厥保爾身。踏天斫地。率在天真。萬方多難。罪在一人。

再看下面，並無年月姓名。尋其餘石壁，也不着一字。路民瞻等五個同門，都摸不着頭

腦。究是個什麼人兒寫的。只覺墨色鮮濃。知題書未久。看他那副筆力。縱橫倚斜。真似  
矯龍蟠蛇。又念他句中意思。當然是個大明遺民。仗着慧劍。志在救人。又往下看。好像  
是前在石屋。着實有一番經過。而且預知路民瞻等要到此聚會。故意勸告。總一句話。  
他能到此。非挾有劍術不可。因此驚得路民瞻等互相戒懼道。再不要小覷別人。目空  
一切。你看這又是個出人頭地的英材了。我們且去找那老人和這位題壁的。誰找着  
了。誰來通知。同道好友。不能不聯絡的。於是衆人議畢。遂各自散去了。看官。你道這題  
壁的是誰。除了劍道人。還有第二個麼。原來劍道人自別噶爾丹回至中國。因峨嵋山  
是他教藝舊地。少不得前去探望。不想到了峨嵋。見着符號。細審一回。纔知是有人邀  
同學到峨嵋山集議。商量要事。心下早疑到是白猿老人徒弟。也提防着。或者就是那  
清營一般和尙呢。當下探出筆墨在壁上題了十四偈句。原要勸戒他們。可是劍道人  
也不屑管這種無謂之事。隨即題畢他去。這裏路民瞻等果然大驚小怪。都覺戒懼佩  
服。各自畱心找尋。然而神品絕技。可遇而不可求。那裏一時會找尋得到了。因本欲四  
師兄幫同復仇。不意衆口批評。敗興而返。也只好暫作罷論。再講那涵信在清營中。被

康親王傑書。堅留不允放走。仍在康親王幕中住下。不到兩日。康親王召涵信進見。有話吩咐。涵信不敢怠慢。馳入大將軍幕下。早有人把涵信帶入。只見康親王坐在炕上。笑吟吟顛了顛頭。叫涵信坐下。說道。咱奉老萬歲恩旨。查這回戰征有功的。奏報論賞。咱知你是一條好漢。這回殺死番衆先鋒。很是得力。虧你盡忠報國。把自己苦煉劍術。毀傷。咱那軍務參贊阿密達。被飛賊殺死時節。沒有你們三個出去提防。咱軍營中還怕有別的危險。所以你這回是大大有功。咱要把你奏報老萬歲。賞你官爵。你可知感激麼。涵信忙回道。小的承王爺栽培。很是感激。但是小的出家有年。這回動了殺戮。心中已是不安。託王爺威風。幸把番賊平了。小的那敢誇功論賞。自古以來。沒有個和尚做官的。還請王爺包荒。小的萬不敢當。康親王道。咱叫你來。就爲這個。老萬歲最是不歡喜和尚道士的。咱若把你和尚名兒奏報去。怕老萬歲龍心不悅。咱要問你從前俗家姓甚名誰。爲什麼出家的。你說明了。咱就把你姓名奏去。你也不要做什麼和尚了。升官發跡。包在咱身上。康親王這番話。是最至意不過的。涵信在康親王府中。也已有年。眼見府中官吏。威武顯赫。個個氣蓋一世。早已把功名利祿四個字。薰染到心坎上。

劍俠本是不功不名不利不祿。涵信藝成時候。何等清節。如今一再薰染。自然也會官心發現。可見一個人是不能不擇地而居。當下涵信聽着康親王的諭旨。連忙叩頭謝恩。一面就把自己出家原由。從實稟上。說自己本是浙江石門縣人。姓胡名瑤峯。祖上本也是浙江名門。家中很有點財產。因來了一個術士。名叫周吉祥。託言醫病。混入家中。被他財產佔了。妻室霸了。告到縣裏。知縣唐浩昕。因得了賄賂。一概抹煞。竟然把家產斷給周吉祥。自己率領家僕去攻打周吉祥。誰知周吉祥精熟內家拳術。再也打不過他。反而被他幽囚。幾乎性命結果。幸虧賴個婢女小春。半夜開門同逃。因此氣忿不過。削髮爲僧。到舟山去學少林拳術。在後遇到師傅了。因就學劍術。那時婢女小春由石門縣北門外紫霞寺方丈惠靈薦與現在鎮海關提督張鳳標府中爲婢。張太太見小春聰明俊秀。很是歡喜。因膝下無子。遂把小春當作義女。這時自己劍已煉成。前去報仇。殺了周吉祥。分散私產。給與本縣貧民。因不忘從前婢女小春拯救之恩。託惠靈擊了銀兩贈與小春。不想小春已爲張家小姐。因此感激張提督鳳標。跟他做事。承張提督抬舉。故而薦到王爺這邊來。所有情形。略略都已說過。只有被周吉祥投了毒藥。



自己體毀縮陽一層沒有講到。康親王聽了不勝詫異。想了一想說道：你所說的石門縣知縣唐浩昕，是不是後來升調紹興府？由張提督鳳標奏請開缺的。涵信忽記起唐浩昕開缺的事，乃由張提督稟請康親王奏明的。便道：是的。而且這事聞得是王爺恩准辦理的。康親王笑道：不差。前幾年的事，我也有點模糊了。當下康親王體問涵信出家情形已畢，笑向涵信道：如今你也不要叫什麼韓信、張良，老老實實還你的俗，叫你的胡瑤峯是了。你把衣服更換，讓咱奏明老萬歲聽下恩旨，賞賜就是。涵信謝恩退出，即日改了服裝，還做了一條假辮帶，上顯出從前胡瑤峯一般風格，很是落落大方。王府中都知道涵信因戰伐得功，由康親王賜與還俗，並賜名胡瑤峯。從此就換了涵信面目。都知道他是胡瑤峯了。看官，你道胡瑤峯爲什麼學了劍俠？又想做官了呢？一則就被官氣薰染，有一點功名利祿心發作；二則他神劍中斷，劍術已毀，要回復原狀，起碼要苦煉五年六年。他那裏還有這種涵養工夫？知道自己是不能的了。三則他見小春做了提督的女兒，越發顯得清麗旖旎。自那日在張鳳標宅中兩下一見，心中牽纏不定。卻逢小春是個極多情女子，遇見胡瑤峯，思念往事，流下淚來。這一哭，更加使胡

瑤峯牢掛心頭。不能忘卻。只因身入禪門。受了五戒。不好妄念。再因自己前被周吉詳誘害。誤服了蚺蛇胆。下體縮入。身如閹宦。更不能御女。故而把一切妄念去了。誰知人生禍福無定。世態變幻無常。胡瑤峯從戰塞外。一連好幾年。忽一日生起病來。下腹腫痛。遍身酸軟。過了一夜。竟然把下體完全回復了。看官記清。前回三劍客書中也已詳細說過。凡是服了蚺蛇丹。就會縮陽。縮陽的長短。須看蚺蛇生產年歲。胡瑤峯服的。乃是十一年的蚺蛇胆。他學少林拳四年。學劍五年。跟康親王三年。足足已有十二年了。遂把身體回復完好。因此他想念小春。格外懇切。只愁的無法安頓。這回聽得康親王要他還俗。並要奏報皇上。自是歡欣不迭。果然不到幾天。康熙帝聖旨下來。凡是征戰噶爾丹的。都有官爵。胡瑤峯就恩賜了一個提調。當即謝恩領旨。帶兵侍衛康親王。這時噶爾丹已平。旨下。班師。大隊兵馬。浩浩蕩蕩。進喜峯口。開向北京而來。胡瑤峯新任提調。護着親王。控馬而馳。好不威武。到了北京。當即飛馬報知鎮海關提督張鳳標。張鳳標聞了大喜。前次原想胡瑤峯做個贅壻。因已削髮爲僧。名分攸關。不便招呼。如今是王爺恩賜還俗。又承皇上論功賞爵。做了提調。真是一天之喜。姻緣契合。數由前定。

那張提督小姐年已及笄。生逢名門。早已有人一再執柯。說的都是官子官孫。偏是張小姐說他父母親年高無嗣。願如北宮嬰兒子之終養。不肯隨嫁。張老夫婦卻也知道他屬意胡瑤峯。憐他苦情。也不相強。如此三年有餘。居然胡瑤峯還俗做官。適如張小姐意中所屬。豈不是姻緣湊合。數由前定麼。張鳳標得了胡瑤峯還俗消息。就命人去請紫霞寺方丈惠靈。叫惠靈做了媒妁。直往北京與胡瑤峯說婚。惠靈本是原經手。義不可辭。一到北京。何消說得。自是胡瑤峯日夜夢想之事。旦夕可成。豈不狂喜。當下稟准康親王回南迎娶。一路帶領兵馬。倍道趨程。沿途官員也着實有送往迎來的。正是赫赫聲勢。洋洋得意。剛出了北京。路過德州。劈面迎來一個和尚。喝聲勒馬。胡瑤峯舉頭看時。心下不禁暗暗一驚。欲知那和尚是誰。胡瑤峯驚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洞房幽閣義劫贅僧

削壁懸崖狡營兔窟

話說胡瑤峯秉承康親王意旨。還俗娶親。剛出了北京。路過德州。劈面迎來一個和尚。喝聲勒馬。那和尚不是別人。就是胡瑤峯師兄慈雲。慈雲自從那日跟師傅了因。遍地揭貼符號。爲的了因邀了四同門聚山集議。誰知那四同門都不爲然。把了因倒批評

了一番了。因無奈只好暫作罷論。一面就派慈雲特到胡瑤峯這邊給他一個信兒。誰知慈雲到了康親王府探問一回。說胡瑤峯已經還俗。升了提調。回南娶親。心下很不自然。意想我們師徒爲了這廝。東奔西走。着實受了一番委屈。師傅特派自己前來給個信兒。怕他把望掛念。不想這廝不但不掛念。而且毫不在意。都是哄騙我們。如今這廝做起清朝的官兒來了。並且又說回南娶親。這不獨是犯戒。簡直毫無信義。非把他使個手段不可。計議已定。急忙出北京追上。到了德州。果然遇着出京官員。蜂擁着大隊人馬。望官路而去。後面一人。着了補服。掛了朝珠。三十七八歲年紀。控着駿馬。緩緩而行。定睛一看。正是涵信。禁不住上前喝一聲勒馬。胡瑤峯抬頭看時。認得是師兄。慈雲急着下馬來迎。說道。不知方師兄法駕到此。小弟多多放肆了。慈雲冷笑道。說那裏話。師兄升官發財。也是我們一輩子運氣。將來託着師兄的威福。正多哩。胡瑤峯連說不敢不敢。慈雲又假裝不知。問胡瑤峯這回出京到那兒去。胡瑤峯做官已知犯戒。怎好說回南娶親。便道。小弟奉王爺諭旨。到鎮海關有點兒公幹。馬上就要回京的。慈雲暗想這廝究是心虛。也不再問。此時大隊人馬。慈雲自然不好搶白。思念不如回去真

明師傅再說。當下辭了胡瑤峯。拂袖返身去了。胡瑤峯待慈雲去遠。始把胸中攔住塊大石頭似的放下。就命趕程進發。不上半月。已到鎮海關。先由惠靈飛馬馳報。張鳳標親自帶了武弁來迎。先請過康親王的安。握着胡瑤峯手。大踏步進自己住宅。一壁走。一壁說笑。跨入大廳。胡瑤峯始行了大禮。又見過張太太。這時張府上下人等。都知新姑爺是前幾年來過的和尚。丫鬟婆子們。忙來離去不斷的。往門縫裏偷覷。都說新姑爺好一副品格。簡直認不出是個和尚了。婆子們都是好講人的笑話。一傳兩。兩傳三。把這門親事傳遍鎮海。當作奇聞異談。這時張鳳標已檢定好日。舉行贅婿喜事。滿城文武官員。前來道賀。臣門如市。自不必說。胡瑤峯與小春是昔年主婢。曾共患難。一朝洞房花燭。把幾多相思苦情。從頭密訴。更是樂不可支。從此張鳳標有了嗣子。胡瑤峯有了家室。恩同骨肉。情深海。一場奔波。到此果已圓滿。誰知胡瑤峯團圓極歡之時。正是禍根萌芽之際。那慈雲和尚在德州見了胡瑤峯耀武揚威的樣子。心中萬分不自在。一半是妒忌。一半是懷恨。急忙跑到師傅了。因這裏稟明一切。言下非把胡瑤峯除掉。纔得洩胸中之恨了。因聽了這話。自然也非常憤激。細問了一番。又凝思了好一

回說道。不必着急。這人我大有用處。你既知他是往鎮海投親。究竟他投的是那門親事。如今是怎樣動靜。你前往探查明白。我們這時倒要保護他。不好加害。你須牢記着這話。我自自有道理。慈雲聽了師傅的話。不敢怠慢。立即趕往鎮海前去探聽。這時鎮海正鬧得奇聞異事。一問便知根由。慈雲查明了胡瑤峯入贅好日。知爲時尙遠。就在鎮海找了所客舍住下。等了胡瑤峯合卺那晚。他便打定主意。探明胡瑤峯私下動靜。等了夜深。悄悄地飛入張鳳標住宅。探看張宅合家都已睡息。只有幾個婆子們在廚下閒談。聽他們不過是稱羨贊美的話。也不關緊。就轉過甬道。登樓尋到新房。偷在外面匿聽。只聽得一男子說道。話是不錯。如今仇已復了。官也做了。既是清朝臣民。自然要忠君保國。可是我這回爲了你破戒。同道中很有不甘心我的。倒是一樁難事。又聽得女子聲音細細的答道。不好叫他們也做官麼。男子道。怕他們不肯呢。以後的話。是一派兒女恩愛的情話了。慈雲聽得清清楚楚。心下也有點活動。聽到兩人情話。更是搔爬不安。正在這個當兒。忽見兩個黑影打從走馬欄杆過來。卻似飛禽般的迅疾。慈雲連忙避過。看如何動靜。早見兩個黑影已逼近新房門外。立住不動。也像匿聽閨中私

語。慈雲心想奇了。這是什麼人兒。來此尋釁。記着師傅吩咐。胡瑤峯這人。大有用處。現在正宜保護。意念一轉。緊緊的使了一勁。提防着後路。突覺兩人影忽然撞門而入。這時房中燈火微明。從燈光下看去。瞧見兩人一長一矮。都是和尚。面貌很是純厚。慈雲緊蹶後面窗下觀看。早見胡瑤峯自錦繡幃中跳起。喝道。那裏來的賊子。大丈夫明戰交鋒。怎麼偷偷的深夜行劫。兩和尚也喝道。休說胡話。你破戒做官。拐騙良家婦女。從前清涼寺老師傅怎樣囑咐你。你怎樣賭咒。如今敢妄爲胡說。咱們奉老師傅命令。非除你這害羣之馬不可。說着。兩人似餓虎般的撲去。胡瑤峯拚命挺胸一格。兩人又拳打脚踢。直撲過來。慈雲在窗下觀戰。知兩人用的是少林拳棒。都是外家。胡瑤峯雖失掉劍術。究竟是精練武當內家拳的。那裏是胡瑤峯對手。兩人用盡氣力。卻被胡瑤峯扼住。險些兒就要斃命。慈雲眼見勢危。直跳而入。托住胡瑤峯腰肋。說道。罷了。何必動怒至此。胡瑤峯陡然一見慈雲。撈了一楞。說道。原是大師兄也曾深夜勞駕。卻是何故。慈雲笑道。莫怪小弟擾了師兄好夢。小弟在路中見兩人情形詭秘。趕上一天一夜。見他們跳入尊府。恐有不利。故而前來。胡瑤峯聽慈雲這麼一說。連連放手。請慈雲坐下。

暢談。慈雲道：不必。但請師兄看小弟面上。把兩人交給小弟帶去。免得累擾。胡瑤峯雖提防慈雲別有用意。也不好固執。便滿口答應。慈雲攜着兩個和尚。說聲再見。就此踰垣騰空去了。這裏小春正洞房花燭。極盡嬌媚溫柔之致。驟經這半夜風雲。嚇得遍身肉戰。其餘張家上下人等。因婚事之後。穩穩睡去。竟沒一人知悉。胡瑤峯夫婦也就絕口不提。當作沒事兒過去。在後胡瑤峯率妻子北上。仍往京城侍衛康親王去了。說那慈雲救出兩個和尚。問明來歷。始知長的名做普仁。矮的名做靜智。乃是舟山清涼寺僧徒。與胡瑤峯同入赤足和尚門下。就是那年胡瑤峯被周吉祥逐出。由惠靈介紹去的。後來胡瑤峯因少林拳術與周吉祥拼鬥不勝。遂入了因門下學劍。故此漸漸淡忘了。那知赤足和尚不時打聽胡瑤峯下落。平生最講節義。聽得胡瑤峯投入清王爺幕下。已是憤激。後聽得他居然做起官來。還俗娶親。直是忍耐不住。當命兩個徒弟普仁靜智前來擊殺。不意胡瑤峯已經精習內家。幾乎把兩人殺死。慈雲聽明原由。很引為同志。遂攜著普仁靜智同到了這邊。又不免敘述一番了。因便收普仁靜智為徒。教他們住下。這時了因感著歷來磨難。已是心氣和平。不像從前那樣鋒厲。又見了劍道。



人峨嵋山石屋題偈。恍然一悟。更覺從前附和滿信。替清朝王爺出力。種種不是。他想打一個地步。重開門面。記起前在洞庭西山。見湖中有個伏虎山。是太湖七十二峯之一。形勢天然。非常險要。山石都有三五丈高。兀立湖中。排的削壁尖峰。憑有千夫之勇。不能直上。又加這伏虎山前面。有一個灣。四圍山脈環抱。只有一條出路。因是山脈二條條鋒起。好像是虎爪。土人叫他做伏虎的前爪。了因看中此山形勢。不止一年。這回要重開門面。就在山中起了好幾間石屋。都用尖石實疊。很是堅固。在山灣前面。又築了箇木柵。自己在中間焚修起來。叫慈雲料理雜務。慈雲帶來兩個和尚。普仁靜智。從此就在這山中習藝。另外又招收了好幾個徒弟。都是慈雲在外搜羅來的。諸事既畢。於是了因去請了一位術士來。這位術士也是了因途中遇到的。身著道袍。帶上道髻。三分像鬼。七分像人的樣兒。原是直隸大名府人氏。名做張篤銘。說他的本領。譬下星相。件件都會。最好是看相了。因遇到張篤銘。也是因看相結了朋友。那時了因在峨嵋山上會議之後。心中不快。到成都府去瞻拜寺院佛祖。就遇著這位張篤銘。了因看他形神怪離。望了一望。不想張篤銘走上一揖。說道。法師不是方外人。爲甚穿戴了方外

衣帽了。因經他一揭，便道：「如何見得張篤銘道天庭廣闊，兩額直聳，頂上放光，步下生勢，不是劍俠，便是大將。憑你打扮著和尚模樣，明眼人自會見得了。」因聞張篤銘這話，自然佩服起來。說道：「老衲也略懂得點拳術，是了。」高道既是洞明相命，看老衲流年如何。張篤銘道：「眼前要吃點小虧，算不得什麼。不要緊。今年流年卻好，別無破綻。只要平心靜氣做事，著實可以把守了。」因再要問去，張篤銘只是笑著不說。從此了因就與張篤銘結識起來。很是莫逆。在後了因回到江南，張篤銘也隨着同來。兩下更加密切了。因多半是聽他的話，便如了因說胡瑤峯這人，大有用處。也是張篤銘出的課頭。如今了因把伏虎山佔了地盤，第一去請張篤銘商量胡瑤峯的事，不知二人如何商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降明詔行宮廢太子

挾薦書術士親親王

話說了，因既佔據了伏虎山，請張篤銘到來，商量胡瑤峯的事情。究竟胡瑤峯關着他們什麼事，這話從何講起。須向看官們先提明清宮內幕。且說清朝康熙帝自八歲登基，先是四個大臣奉着順治帝遺旨輔佐。過後康熙帝年長，把四個大臣除掉，自己出

來擔當國家大事。卻是精明強幹。非常厲害。上了十八歲。就親臨朝政。雲南吳三桂。福建耿精忠。臺灣鄭經。先後反攻。都被他討平。他又平定蒙古察哈爾。親征噶爾丹。開從來未有的版圖。在歷來帝皇中。比較起來。算得勇武能幹。只是他有一椿嗜好。就是酷喜女色。專會調弄。一起娶了四個皇后。就是赫舍哩氏。鈕祜祿氏。佟佳氏。烏雅氏。妃子宮嬪。更不知其數。偏那般后妃。遇着他。就會生育。一共生了三十五個皇子。死了十一個。還剩二十四個。大的名叫允禔。第二允礽。第三允祉。第四胤禛。第五允祺。第六允祚。第七允祐。第八允禩。第九允禕。第十允祿。第十一以下。都是允字排行。不必細說。康熙帝在位共六十一年。他征服了噶爾丹時候。已經上了年紀。這居大的十個皇子。個個都已長成。個個都懷着大志。覬覦皇位。他本來立的皇太子。是第二皇子允礽。這皇太子允礽。本來也不爭氣。只顧浪行殘殺。也許有這類大臣們。想他將來登基之後。可以包攬專權。格外助他妄行。於是爭皇位的。就從旁挑播。不說皇太子殺人。就說皇太子要篡位。康熙帝真也厲害。那皇太子行的不是。都被他查了出來。從他征服噶爾丹之後。更加專心對內。絲毫不好瞞騙。那年康熙帝幸巡塞外。叫皇太子隨着同行。到了布

爾哈蘇台行宮。忽然召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都齊集起來。命皇太子允禔跪下。降了一道諭旨。道是

朕承太祖太宗世祖宏業。四十八年於茲。兢兢業業。軫恤臣工。惠養百姓。惟以天下爲務。今觀允禔。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惟肆惡虐衆。暴戾淫亂。難出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惡愈張。戮辱在廷諸王貝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鳩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朕思國惟一主。允禔何得將諸王貝勒大臣官員任意陵虐。恣行捶撻耶。更可異者。每夜逼近布城裂縫。向內竊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今允禔將爲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似此荒謬。豈可付以祖宗宏業。俟還京。昭告於天地宗廟。將允禔廢斥。着將允禔卽行拘執。爾諸王大臣官員兵民等。以允禔所行之事。爲虛爲實。可秉公陳奏。欽此。

諸王大臣文武官員。見康熙帝龍顏震怒。都跪下叩頭。奏道。皇上聖明。諭旨所說皇太子諸事。都是確切。臣等實無辭可奏。康熙帝就把廢皇太子允禔。交給直郡王允禔看。

守回京之後。在上駟院旁邊設了個氈帷。特地看守允禔。除了允禔之外。又加了皇四子胤禛。一同監察。康熙帝一面稟過皇太后。一面又命大學士等召集諸王貝勒等副都統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等於午門內。又降了一道諭旨。說皇太子名分很重。關係很大。本來想進京後。告祭奉先殿。始行廢斥。爲的允禔聲勢天天更張起來。故在行宮把他拘執了。你們有什麼意思。只管奏上。諸王貝勒大臣也都無話。於是康熙帝就告祭天地太廟社稷。把廢皇太子允禔幽禁起來。這廢斥皇太子的起因。主謀是皇長子允禔。皇九子允禙。皇十子允禩。皇十四子允禵。四個人。他們四個皇子都擁護皇八子胤禛。廉親王允禩的允禩極有才幹。文事武藝。件件來得。平日待人也非常謙恭。部下養着不少謀士。都是替他謀辱皇位的。他卻信仰僧道教徒。但有一點本事。他沒有不收受雇用。因此京城都傳這位廉親王是好客尙俠。竟有許多人投去効力的。張篤敏在北邊早已聞得廉親王之名。卻苦無門路可入。如果冒昧投去。一時那裏顯得出本領來。適值在成都遇着了因。兩下談得很是投機。了因無意中講起他弟子涵信在康親王府中効力。殺了噶爾丹先鋒幹旋里。被康親王重用。自己也曾前去幫同廝。

殺一次。這話被張篤敏聽了。暗暗一想。這倒是一條門路。有了康親王。便容易找廉親王。即使找不到。就在康親王府中。也還不差。不妨就從這條門路進去。當下也不聲張。從此格外奉承了。因說了因本是個大將風格。位極人臣。權傾君主。若是在野埋滅。也至少成個劍仙。說得了因心花撩亂。竟有點活動起來。笑道。高道嘉獎。實不敢當。說老衲將來作成劍仙。或是苦用工夫。也未始不可。至於大將風格。不獨老衲素志不合。即使要做。也就無這條捷徑。張篤敏正色道。人生富貴功名。都有定數。不可強求。也不可硬避。你道是做了和尚。就沒有機會做官麼。那先朝的太祖。不是皇覺寺一個和尚麼。他怎麼做起皇帝來呢。就如眼前順治帝。他本是個皇帝。爲什麼去做和尚咧。這都是命裏注定。數應當然。大師只是不高興做大將軍罷了。要做大將軍。有什麼難處。康親王一條路。是現成的。不過康親王還是隔着皇上一層。如果到廉親王這邊。究竟是皇子。真是容易極了。你到了那時。就知道我的話不差呢。了因笑了一笑。也不回答。心下早已轉了意念。過了兩日。慈雲報說胡瑤峯升了提調。還俗娶親的事。了因暗想。果真有這等異事。張篤敏道如何。涵信做提調。你當大將。又有什麼希罕。了因只是笑了不

語正在這個當兒。京城紛傳皇太子允禔廢斥了。張篤敏有個同鄉在直隸王府一個武侍衛底下當差的。與張篤敏不期而遇。談及廢斥皇太子。乃是皇長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四個人爲着愛戴皇八子廉親王主謀的。張篤敏於是更加起勁。越發要找廉親王門路。索性明白與了。因說道。現在清宮局面大變。康熙帝把皇太子廢斥。拘禁起來了。這許多皇子中。是廉親王最得人心。將來他必是個嗣皇。你寫信給胡瑤峯。把我薦到康親王傑書那邊去。我自然有法找廉親王。如果我得入廉親王幕下。第一把你們幾個人說上。廉親王必是重用。將來康熙帝駕崩。廉親王做起皇帝來。我們還怕什麼不成。這法子是最好的了。了。因思念自己要飛黃騰達。也少不得張篤敏。這樣人先去打通。當下滿口答應。張篤敏道。時機不可錯過。我們須趕快辦理的了。這時了。因正在布置伏虎山地盤。非常忙碌。就派慈雲先去打聽胡瑤峯已進京去沒有。慈雲直到鎮海關。探聽胡瑤峯。恰巧胡瑤峯正在打算進京。慈雲回報一切了。因忙把伏虎山事情安排略妥。請張篤敏商量就緒。立即寫了一信。信中無非說張篤敏的本領。是非同小可。本不肯出來問世的。只因自己再三勸他。請他爲國盡忠。他平生最仰

慕的是康親王。故而介紹前來。末後又囑咐胡瑤峯從旁吹噓將來必有大用之處。此信寫就。交給張篤敏。即日動身了。因還要派慈雲跟隨同去。沿途護侍。張篤敏說不要了。我自能理會得。於是張篤敏急着一路望京而進。待胡瑤峯到京。張篤敏也就到了。當下在正陽門外。找了所客舍住下。探聽京城王爺府中一切細事。足足探聽了兩日。胸中略有點涇渭。這是走江湖的惟一妙法。到一處必要把這一處風俗人情。細問明白。然後講出話來。纔有頭路。張篤敏探聽之後。到第三日。去見胡瑤峯。先把了因的信遞給進去。胡瑤峯拆信一看。始知是師傅薦來的人。他想前次還俗做官娶親。怕的是師傅師兄不曾滿意。心中提防着他們倒蛋。正在疑懼。忽然接得此信。知師傅已釋前嫌。卻是討好奉敬的機會。因此格外巴結張篤敏。忙命侍衛打開正門。自己親身出來迎接。突見張篤敏三分像鬼。七分像人的樣兒。越發顯得他是別有本領。兩下相見。少不得客氣一番。胡瑤峯接進張篤敏。分賓主坐下。問過姓名。請過師傅了因的安。張篤敏一一答上。胡瑤峯道。晚生託王爺恩澤。愧平生毫無建樹。承高道駕到。正好請教。張篤敏心聽胡瑤峯意思。乃是要自己評量命理。便開口說。幾歲以上。尅父母。幾歲以上。



破家亡產幾歲遇到異人幾歲又遇顯貴好在胡瑤峯事情張篤敏是全盤清楚的自然說得一點不差。末後又說胡瑤峯流年大吉。不過到四十六歲有小小破綻。倒要防小人計算。往後直上雲霄。食祿萬鍾。子孫延綿。榮福無比。再講眼前就有一樁喜事。是要替一個顯貴興土木之工。藉此當得功升官。不知尊駕可有此事。沒有。胡瑤峯聽張篤敏講他歷史。已是十分佩服。聽到這話。直說得胡瑤峯心苗裏去。禁不住立起身來。答道。高道真是慧眼。連這麼小事都看得出來。奇了奇了。說着。連連拱手作揖。欲知胡瑤峯因何這樣驚服。張篤敏如何覲見親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富貴玉堂推命理

綺羅繡闥視殘疴

話說張篤敏給胡瑤峯看了相命。敘得十分詳盡。末後還說胡瑤峯眼前有一樁喜事。是要替一個顯貴興土木之工。藉此當得賞升祿。說得胡瑤峯十二分驚服。原來張篤敏一到京。訪查康親王動靜。聽得康親王近來要起造一座庭院。是託了一個近身提調辦理的。張篤敏暗想這提調莫非是胡瑤峯麼。不免趁口說上。這種關子。是最靈便不過的。說得對。果然顯得非常本領。說不對。只當是時機未到。也沒有害處。偏是張篤

敏造化。饅頭啄米。一放就着。禁不住胡瑤峯立起身來說道。奇了奇了。咱們王爺。果真要造一座庭院。命晚生值差。難道就是這個麼。張篤敏故意笑了一笑不說。胡瑤峯道。高道這般才緒。咱王爺見了。必是十分歡喜。今日時候不早。明日咱去面陳王爺。聽他老人家接見。就是張篤敏連連稱謝。胡瑤峯立命侍從。吩咐廚房備好酒席。給張篤敏洗塵。這晚張篤敏便在胡瑤峯提調衙門住下。一宿無話。第二天早上。胡瑤峯穿好衣帽去參見康親王。就把張篤敏提起。說得他活虎神龍一般。康親王這時正信任胡瑤峯。有話儘講。有計便從。而且清朝親王大臣們。最相信性命之理不過的。那肯怠慢。當命辰刻傳見胡瑤峯。又稟過別的話兒。不上半個時辰。已回到自己衙門。原來胡瑤峯提調衙門。就在親王府外面。相距不過十多丈路。故此來往極便。胡瑤峯回來。把話傳過張篤敏。張篤敏抖起精神。先把要說的話。想了一回。轉眼已是辰刻。胡瑤峯便來陪同張篤敏進入王府。一回兒。康親王命人傳見張篤敏。越發裝着個鬼樣。俯着身進去。請過安。恭恭敬敬站着。康親王下了炕床。立着回安。讓張篤敏坐下。胡瑤峯略把來意又提了幾句。康親王笑道。好極。高道不嫌簡慢。千里而來。真是難得。張篤敏三句不離。

本行開口便說貧道在江南早聞殿下隆譽今日相見三生有幸殿下龍準虎領鶴步麟趾貧道走遍天下卻不曾見得像殿下這樣厚福高壽的人這是前生修養來的非同尋常富貴可比殿下休怪貧道直說七年以前殿下着實經過磨難如今安享太平坐鎮萬戶以後都是康樂之年福澤之歲只是殿下子息不多須在三十五歲以上慶獲麟子這淡淡幾句話把康親王服膺極了七年以前乃是康親王奉旨征噶爾丹爲的久戰無功幾乎遭禍固然經過磨難康親王膝下只有一子現年十八果真是三十七歲生的康親王不曾聽完這話早已含笑點頭張篤敏又東一句批評西一句恭維說得康親王滿面笑容閉不上口自辰初到午末足足三個時辰談得活靈活現把飯都忘吃了張篤敏又自己矜誇醫卜星相件件俱精康親王更是看重當日命排酒席召門下衆賓客滿堂轟飲了一回這是康親王對待上客的道理凡有奇才異術投進門來少不得這麼一請從前胡瑤峯入府也是如此從此張篤敏在康親王府做了門客因無特別要事也顯不出什麼本領不過有時康親王召入問些軍情政事張篤敏乘機應對總是合着康親王心苗無有不合可是康親王這人非常慎密又不喜誇

張篤每雖感着知遇。卻無大大轉機可想。一心只望那廉親王允禩。然而允禩謀皇奪位。乃是何等神秘大事。豈得爲一康親王門客所知。便是康親王自己。也着實有不明白的所在。因此張篤敏要說法也沒說法。終是納悶不安。可是天下事。只能遇而不能求。靜以待之。必有一日。自從張篤敏到了康親王府。不上三個月。居然一條門路開了。原來和碩廉親王允禩有個王妃。姓做薩克達氏。是個旗人將軍的女兒。雪膚花貌。萬般嬌豔。錦心繡口。更極聰明。而且這王妃雖豆蔻年華。卻有一種絕技能把天上飛鳥。池中魚鼈。挽弓一射。莫不中竅。這是他家傳技術。不是平常女兒學得來的。因此廉親王愛惜的似寶貝一般。比服侍父皇康熙帝還加勤儉。自迎納之後兩年。珠胎暗結。懷抱在身。臨盆生得一個白胖麟兒。廉親王更是歡騰。不料王妃薩克達氏。幼練精骨。忽經生養。竟然害起病來。這病狀是奇怪得很。飯也能吃。茶也能喝。說話也清楚。精神也爽快。只是小便不通。鎮日要解洩不得。侍婢們扶上扶下。一天好幾十次。終究線洩不泌。俗語說的小便過臍。無藥可醫。真也了得。嚇得廉親王東求大夫。西禱神佛。甚至御醫個個請遍。一到把脉。上好無病。都怕得不敢下藥。於是廉親王就託諸王爺貝勒。

大臣。凡有良醫。請保薦來治。這事自然也託到康親王這邊來。康親王知是廉親王的愛妃求醫。那敢怠慢。把所有門客個個想轉過來。卻沒有精於醫道的。忽然記起張篤敏。心想怪病須請怪人醫。倒不妨來問問張篤敏。立即命人去召。一時張篤敏入見。康親王把廉親王妃產後害病。無藥醫治的話說了。張篤敏這一來。自然驚喜不迭。暗想醫病倒是小事。這一條門路。從此打通了。豈非難得之機會。那裏還肯錯過。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滿口答應下來。康親王忙把張篤敏薦至廉親王跟前。張篤敏自是迫不及待。急往廉親王府而來。門上報知廉親王。傳命外廳等候。張篤敏一入廳中。只見滿堂紅頂補服。坐的坐。立的立。都是大員。意念這些人必是謀皇奪位的角兒了。也不利他們招呼。只管自己坐下。衆人見了這麼一個希奇古怪的道士。都望他打量。也有竊竊議論的。坐了一回兒。始聽有人不住的傳喚。什麼某王爺保薦的某大夫。某貝勒保薦的某大夫。依次進去。去了一個。出來一個。張篤敏纔明白這些人大半也是醫病來的。後來人漸漸散了。張篤敏還是兀的坐着。也沒個人打招呼。心下倒有點着急起來。直等到大廳上人都走完了。始聽人傳喚康親老王爺保薦的張道士請進。張篤敏一聽

呼喚。好似獵狗是的。着俯身。擰着頭。跟着傳喚的人進去。轉了好幾個灣。走過一條回廊。登了步梯。又轉過角兒門。聞得陣陣異香。撲鼻芬芳。也不敢流目一盼。只管俯身擰頭看地。始見地上鋪的是大紅品藍鑲邊緞子。欄杆門闕。不是香妃竹。便是紅木。張篤敏自己念道。這簡直是皇宮的了。難道世上還有再比考究的麼。想念之際。忽聽傳喚的停住脚步。與對面一人輕輕說道。康親老王爺保薦的張道士。你領進去。張篤敏擰頭一看。不覺大驚。見前面立的乃是十八九歲的穿淡綠長襖的。戴着滿頭花草的一個媳婦。婷婷的妃子。張篤敏意思想這必是王府中使婢了。看了兩眼。急忙把頭仍舊俯下。那使婢引導前走。又轉灣過街。到了一處。好像是個客房。使婢揮了揮手。叫張篤敏站住。自己從左邊打開簾子。進去。一回兒出來。說道。王爺請裏面去。說着。側身引導。張篤敏俯着身。鑽進簾子。早見過三十來歲的白胖男子。坐在紫檀雕花圈椅上。靠着窗兒。手弄鼻煙壺。滿面堆着不快活的神氣。卻是濃眉朗目。高顴廣額。生得一副機警伶俐端重模樣。張篤敏念到今日也得見和碩廉親王允禩了。當下跪地叩頭請安。廉親王仍是端坐不動。立在廉親王後面的。又有兩個使婢。嬌聲喊道。免。張篤敏叩頭起來。

廉親王道。你是康親老王爺保薦的麼。叫什麼名字。張篤敏道。奴才張篤敏。廉親王道。奴才張篤敏。廉親王道。張篤敏罷。張篤敏道。是奴才張篤敏。廉親王道。王妃這病。奇怪得很。經了不少名醫。都難投藥。你怎麼倒會醫治。該有什麼本領。張篤敏道。奴才會的就是奇怪病症。廉親王道。噯。你倒有這副本領。你須知道。醫得好來。賞你要什麼就什麼。若是投錯了藥。醫壞了。仔細你的腦袋。張篤敏道。是。奴才理會得。這時廉親王把張篤敏上下打量了一回。兩道目光。似電影般的直釘住張篤敏。似乎疑惑世間上那有這般怪狀。張篤敏頭也不敢擡一擡。立站聽候。廉親王隨手把鼻烟壺做了個手勢。兩個使婢引着張篤敏往裏進了三五步。便見一道檀香簾自上掛下。更有兩個使婢侍立。一回兒。聽簾內細細聲音。從簾中伸出一隻白玉似的手臂來。使婢填起脉枕。張篤敏一腳踏下。恭恭敬敬。把了脉。只覺脉息毫無病狀。掉過一臂。依然完好。張篤敏這時。直進退兩難。把也不是。起也不是。終究不知是什麼病兒。心中一急。額角上早流出冷汗。只好硬著頭皮。定了定神。緩緩起來。正是榮辱繫毫髮。死生只一關。不知張篤敏如何對付。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服金丸怪醫怪病

施符呪魔術魔人

話說張篤敏診視廉親王妃薩克達氏病狀。把按脈息。毫無病態。拿不穩是什麼症兒。待要醫。廉親王嚴申諭旨在前。就使無罪。日後也難得踏進廉親王府一步。待要醫治。卻不知從何下手。嚇得進退兩難。急的一身冷汗。只好定了定神。緩緩起來。擡頭一看。冷不防廉親王已坐在面前。忙又跪下。奏道。奴才診視王妃病症。已有幾分把握。請殿下諭明起病原由。再加斟酌。奴才得審慎進藥。廉親王經過這許多大夫。從未聽到有把握的話。被張篤敏這麼一說。倒解了好幾分憂悶。王府原開有病由單。給大夫參閱。一面命張篤敏起來。一面命使婢拿病單遞給張篤敏。張篤敏接過細瞧。見上面寫的是王妃薩克達氏病由。內敘幾時生產。幾時坐起。幾時睡下。到幾時血淨。幾時起不曾小便。飲食都好。精神身體也都爽健。張篤敏看了又看。知王妃犯的病。不過小便不通是了。此外原無疾病。計算小便不通。已有兩日兩夜。因再問這兩晝夜中。飲食有無變遷。使婢一一回答。張篤敏想了又想。看了又看。足足有半個多時辰。忽然想通病源。情不自禁的把手一拍。喝道。對了。廉親王與使婢都被驚了一跳。看他那副鬼樣。又是好笑。張篤敏回過身來。說道。殿下放心。王妃這病。包三五日之內。必能全愈。只是要請



求殿下。依奴才方法做去。不知殿下能允不能。廉親王道：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你只管大胆說來。張篤敏道：奴才不好面奏。只得具本奏報。廉親王本是聰明伶俐的人。知張篤敏這話。必是關於女子身上的事了。說道：病須速治。不能延緩。你趕把醫治方法。隨便寫明奏上。不必具本。說着。命使婢遞過筆墨。叫張篤敏坐下。張篤敏這時已有把握。不慌不忙。隨便坐下。伸紙續續寫去。一回兒寫好。呈上廉親王。廉親王接過紙張。一瞧上面寫着。恭呈醫方。仰祈睿鑒。下面接著寫道：先服金丸一粒。服畢。一個時辰內。擇定一所空房。懸空搭床鋪一張。左高右低。把病人安置床上。右低枕頭。左高枕脚。仰天倒睡。把下身衣服全行解去。叫使婢兩人推拿小腹。約一個多時辰。便見功效。廉親王看畢。顛了顛頭道：准照這樣醫治。但是你所說的金丸呢。張篤敏早已預備。隨身帶來。當即雙手捧上。廉王親接了過來。見是一粒白豆般粗的金色丸藥。交給使婢謹藏。一面命引張篤敏下樓坐候。就此布置房間床鋪。剎那都已齊備。廉親王親侍薩克達氏吞下金丸。叫兩個使婢扶入空房。依着倒睡。解了。下裳。依法推拿起來。不到一個時辰。只見薩克達氏啊唷一聲。兀的放出尿道。急似瀑布一般。滿屋子都澆遍。尿量把兩晝

夜積蓄的小便。放了個乾淨。使婢報知廉親王。廉親王親自進房打量。問過薩克達氏。果然舒服無病。喜的連忙下樓。告知張篤敏。笑吟吟說道。誠爲高道金言。已見功效。真是神力。感激不盡。張篤敏也急着說道。殿下太矜獎過了。貧道小技。那裏配得殿下這樣嘉許。殿下不以貧道陋質。又不以貧道之言。有干瀆褻。不加貧道以罪。已是萬幸的了。廉親王道。不必如此客氣。咱們以後長好領教。只是咱尙要請問高道。如今王妃該服什麼藥呢。張篤敏不待說完。又雙手捧上一張藥方。說道。貧道已預備好了。廉親王喜出望外。暗中驚服張篤敏。真神乎其技。當下命人採藥煎服。不上四日。霍然痊愈。從此張篤敏就捧上廉親王。達到他最初的目的了。看官。你道這是怎麼一個怪症兒呢。原來王妃薩克達氏體質強健。血液旺盛。臨盆之後。坐褥過久。把泌尿的括約筋鎖住。漸漸擰轉。壅塞尿道。故而飲食精神皆好。脉息也不靜無疵。一般大夫。都想不到是個玩意。嚇得不敢投藥。張篤敏急極生智。也是天開醫運。竟想出這一個病源來。就配上那一個醫法。原是把括約筋漸漸舒張開來。復他原狀。故一面叫病人倒睡。一面令使婢推拿。就是這理。至於他的金丸。開的藥方。不過是平氣潤肺。疏通腸胃罷了。原是

他故意一賣個關子。並沒有什麼大道理的。可是這種怪病。虧得他想出這種怪醫法來。也是數合與允禩做事。閑話休提。仍說張篤敏醫治廉親王愛妃之後。經廉親王一再揜揚。聲價十倍。處處用着工夫。迎合廉親王意旨。廉親王果然留他下來。寫了封信給廉親王。謝康親王一番保薦。末後就說留住張篤敏的話。康親王自是無有不可。於是張篤敏一心要探廉親王謀皇奪位的事。偏那廉親王非常審慎。始終不露半句兒風聲。只見那直郡王允禩。因山貝子允禔。允禛。和多羅恂勤郡王允禶。時常密密來往。張篤敏曉得這四人。就是皇長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替廉親王謀皇。主謀廢斥太子的。張篤敏縱然看決這事。是必有有的了。但是廉親王面前。怎好提起。從前苦的是無門入廉親王府。如今入了。又苦無話得達。張篤敏想前思後。一不做。二不休。只得自己冒險上去。等了好幾天機會。廉親王總沒有空暇。有一天。黃昏候時。廉親王閒步到花園亭子上賞月。張篤敏見了。旁邊無人。突的跑上前去。跪下奏道。臣張篤敏叩見皇上。有事具奏。廉親王聞言大驚。喝道。大胆賊臣。老萬歲正在康年。敢如此狂悖無理。張篤敏叩頭道。奴才罪當萬死。願皇上恕其愚誠。奴才仰皇上乃人中龍鳳。額容四海。面

具五嶽雙耳垂肩。雙手過膝。奴才斗胆。敢洩天機。廉親王不語。張篤敏又道。奴才仰觀星象。早知宗室有變。將來澄清天下。必出我皇上之手。只是目今時機已迫。奴才敢具奏先事隄防。廉親王低着聲音。喝道。張篤敏。你不怕磔死麼。那邊有人來了。速除口。下次萬不得狂悖如此。張篤敏又叩了頭謝恩。方纔起來。廉親王緩緩踱出亭外。繞過假山。回到王府去了。張篤敏意想這一來。非把我重用不可。一切大事。都在此一舉。第二天早上。果然廉親王密召張篤敏入內。屏除左右。問道。你昨夜的話。從那裏來的。張篤敏道。實是奴才自己推論天命性理而得。廉親王道。此外你知道怎樣呢。張篤敏道。老萬歲把皇太子廢了。拘禁宮中。究竟皇太子乃是仁皇后所生。過後老萬歲必要回心。這事須先隄防的。再則內大臣佟國舅等。結着黨羽。也怕一時不容易收拾。殿下聖明。不必奴才多言。廉親王道。有話儘說。這裏不妨。照你意思怎樣呢。張篤敏看廉親王緊着追問。暗念此時不說。更待何時。又低着聲音說道。奴才敢冒萬死。奏稟殿下。要殺皇太子。不必一定假皇父之手。廉親王突然變色。卻閉口不語。張篤敏又道。奴才前在江南。結識豪傑十六人。個個飛牆走壁。武藝非凡。其中有好幾個是劍俠。直可上天斬雲。

龍下地擒虎豹。一道電光。取人首級於數里之外。殿下若把這些人收了來。還怕不用麼。廉親王正色道。你說的未免太殘忍了。而且父皇是何等聖明。那裏會查不出來。張篤敏道。也有別的法子。倒不必勞動他們。奴才自能理會。原來張篤敏從前在蒙古時候。遇了喇嘛僧。曾授他一種咒語。只把那人的姓名年歲生辰寫上。設了牌位。對牌位行了咒語。那人自會發瘋發狂。失了知覺。張篤敏既將廉親王謀位的意思探明。見廉親王情形。也着實吃緊。便無計不獻。遂把這咒咀鎮魔的方策說了一遍。隨道。如此一行。皇太子自然成了廢人。老萬歲那裏還肯付託他這大好山河。這面殿下施行仁德。收拾人心。何消說得。天下自然是殿下的了。廉親王道。兩策相衡。自是後一策較勝。只是怎樣辦呢。張篤敏道。並沒難處。只要揀一所房屋。咒咀殿下恩旨。賜貧道修行。誰敢進來。廉親王顛了顛頭。於是把皇太子姓名生辰年月。都寫上了牌位。交張篤敏去辦理了。果然不上兩個月。皇太子發起狂疾來了。一天到晚。悲喜無常。變化百出。或是哈哈大笑。或是嗚嗚哭泣。或是半夜裏跳起來。嚇得要逃出牆外去。或是藏匿在床底桌下。說有鬼捉他。吃飯非八九碗不飽。喝酒非三四十斤不醉。有時竟叫康熙帝名字。

大罵起來。真也了得。嚇得監察的看守的服侍的一般人。跪下叩頭求懇。個個噤住。面如土色。康熙帝聞了大驚。說皇太子從前居的攝芳殿。地下陰濕。屋多人少。必是惹着鬼物了。降旨派人鎮懾。攝芳殿那裏有效。皇太子竟一天厲害一天。康熙帝疑着別有原故。降旨內大臣明查暗察。必要把這事審個水落石出。究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貝勒探幽郡王獻密

偶像埋地羽士斂形

話說廢太子允礽被張篤敏鎮壓之後。態度失常。康熙帝聞了大驚。派員查訪。究是個什麼原由。一面叫廢太子遷入咸安宮。又加了太監三十人侍值。不時派人看護。廢太子病狀。回奏太子病中。嘗嘗囁語。終日哭笑無常。病勢有加無減。不見絲毫起色。疊召御醫診治。都說太子脉息平安無恙。體質也很康健。難得對症服藥。於是降旨王公大臣。一切文武官員。着卽奏送名醫前往咸安宮。診斷廢太子疾病。這諭旨下來。驚得滿朝文武。都去尋訪名醫。計圖乘此邀寵固位。種種閑文瑣事。不能一一細說。在這個當兒。又顯出一個人來。這人不是別人。就是後來清朝世宗雍正皇帝。名做胤禛。乃是康

熙帝第四個皇子。封爲貝勒。當時都叫他做禎貝勒的。這位禎貝勒。是孝恭仁皇后烏雅氏所生。生下時節。滿室紅光。一堂祥瑞。都說他前世有點來歷。今生必然出人頭地。長來果然龍姿虎形。極品風標。又是瀟灑品性。溫和氣象。從小學得文藝武事。件件都備。只因他生在帝王之家。排在龍子雛鳳之列。試問有幾個慧眼人看得出來。也都把他埋滅不提了。然而他是天生尤物。那裏便肯埋滅。他趁着諸皇子爭奪時節。偏在家中靜心修煉。門下招收一般山野英雄。都是抱負出衆。他更有一種謙恭折節本領。不論何人。也不論文武。投到他門下去。他必要親自出來交手。果然比他好的。他就留下。或是結爲兄弟。或是認爲師傅。因此禎貝勒家的門客。比別個皇子家的。有點不同。格外見得懇切忠誠。就如飛墻走壁。探險冒死的人。也着實不少。後來雍正時代的血滴子。就是發源於此。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當日康熙帝下旨。諸王大臣奏保名醫。替廢皇太子醫病。禎貝勒見父皇如此憂悶。心下很是不安。又查廢太子的病狀。脉息安好。只是瘋狂。他記起從前八阿哥廉親王允禩。爲着王妃薩克達氏。請諸王薦保大夫。也是脉息安好。身患重病。不知怎麼醫的。一念之下。不妨到廉親王府去見八王爺。

問個明白。也是一點人臣之心。當下打定主意。並不排駕。只是輕衣小帽。帶了個僕從。走向廉親王府而來。門上見是禎貝勒。急忙報入廉親王。廉親王不覺疑了一疑。想四阿哥胤禎從未輕駕過從。其中必有道理。遂卽打開正門迎接。廉親王是以兄長禮見胤禎。胤貝勒是以王爺禮見允禩。兩下施禮歸坐。道過通常問候語。胤貝勒開口說道。皇太子成了狂疾。弟王當已知道。御醫束手無策。都說脉息安好。身患重病。不知投什麼藥兒。父皇爲此十分憂慮。想子臣託父皇神武安享太平。這一點小事。竟不能代父皇解憂。而况是關着兄弟之誼。因此愚兄特來與弟王商量。聞得王妃從前貴恙。也是脉息安好。不知後來怎樣醫治。如今醫治的人。可在王府。胤貝勒這番話。是無心體問。那知廉親王做賊心虛。早已吃了大大一驚。正值康熙帝明旨嚴查之時。突然來了這麼一個胤貝勒。打從這麼一問。廉親王那得心中不驚。心中一驚。面上就不覺現出倉皇神情。故意做作。連連堆下笑來說道。兄貝勒至孝純忠。真令愚弟折服萬分。愚弟爲着皇太子疾病。也曾深思熟慮。父皇年邁。自然是子臣之責。爭奈一般庸醫。都說不上口。若論王妃前病。乃是產後失調。與皇太子截然不同。愚弟苦思無法。兄貝勒枉駕。正



好商量。定要想個什麼法子纔是。禎貝勒偷眼望着廉親王顏色。忽紅忽白。看他神情。既是驚惶。說話又像有點故意牽扯。倒生出一條疑念來。又想了想說道。究竟王妃後來怎麼治愈。這治病的人。可在王府麼。廉親王見禎貝勒逼緊追問。越是驚疑。答道。王妃這病。在後承康親老王爺保薦一個姓張的道士醫好的。廉親王說到這裏。又自轉念。如果不說在家。那禎貝勒必要到康親王府去問。反而不妙。倒不如直說。又道。如今這張道士由愚弟留下。賜他閉戶修行。差不多半年了。禎貝勒越問越疑。又追緊道。既是。有道高士。又承弟王恩。賜修行。定然法術無邊。愚兄平生也很仰慕高人。可否賜予一見。廉親王想了一想。說道。兄貝勒要見。有何不可。當下命人召張篤敏。一回兒。張篤敏來了。禎貝勒一見。乃是一派鬼樣。滿面殺氣。猙獰不像個人兒。心下更加疑惑。面上故作笑臉。迎上一步。說道。這位就是張高士麼。廉親王早丟了個眼色。給張篤敏說。這位是咱兄長貝勒。張篤敏連忙跪下請安。禎貝勒雙手扶起。急道。不敢。不敢。又說了不。少恭維敬慕的話。重把王妃醫病皇太子求醫兩事提起。張篤敏見來勢不佳。格外謙遜退讓。回話的乾乾淨淨。禎貝勒無奈。只好興辭而去。誰知禎貝勒見過張篤敏。回憶

廉親王的話。覺兩人都有點差異。知其中必有緣故。回去想了又想。便定了一條主意。決計探察廉親王府秘密。不說禎貝勒如何探察。且說廉親王自禎貝勒突來問訊之後。疑着父皇必有密旨。叫他來查。如果查出真也了得。不但全功盡棄。簡直性命不保。再三思慮。想了一計。也就輕駕簡從。跑到直郡王府。去見那皇長子允禔。允禔原是擁戴允禩的。兩人早有商議。非常密切。允禔聞報。知八阿哥廉親王駕到。必是有什麼大事密商。連忙請入裏面。兩下見過。廉親王把禎貝勒突來王府查詢張篤敏的事說了。直郡王道。難道貝勒奉了密旨來的麼。廉親王道。我也是這麼想呢。如今父皇訪查厲害。禎貝勒那厮。必去密奏。如果父皇派員搜查。這還了得。只好請大阿哥擔待一下。直郡王道。只要你有辦法。我無不可。允。廉親王道。我想把張篤敏藏到兄王府中。暫時避鋒。不知大阿哥意下如何。直郡王道。這也未始不可。只是你必先叫張篤敏換了衣服。扮做奴才。並問張篤敏鎮魔有無另外簡便方法。省得封鎖一屋。招謠觀聽。那就萬妥了。廉親王唯唯答應。當下回到自己府中。密召張篤敏訊問。張篤敏道。奴才也正思簡便方法。前此設牌位咒咀。乃是第一步鎮魔法。如今可做第二步。正不必設空屋懺念。

了廉親王忙問怎樣。張篤敏道：「只要做一個木偶，寫上太子姓名，生辰年月時刻，釘上鐵釘，灑過狗血，把符咒鎮壓着，埋在土中。那就一輩子狂疾，不能復原。」廉親王聽了大喜。隨道：「准其如此辦理。不過你須改換衣服，扮做奴才，跟我到直郡王府去。」這玩意也搬到直王府去了。張篤敏想了一想道：「那麼殿下不好先發遣奴才出門，然後再改裝麼？」廉親王道：「不錯，這樣更可以掩飾了。」說時遲，那時快，廉親王即刻傳諭王府置酒，說要送張篤敏道士到江西龍虎山尋他祖宗張天師去。王府上下個個深信，急忙把張篤敏送出一面。張篤敏改衣換裝，已進了直郡王府，遂把木偶連夜製成，照法鎮壓，埋入直郡王府後園土中。真是人不知，鬼不曉。這一齣把戲，換了臺基，憑康熙帝派幾百個大員，他查訪不出來了。廉親王見了事已平安，始把心下疑懼，略微放寬。可是皇太子疾病，一日不愈。康熙帝便一日不肯放鬆。早一道諭旨，晚一個明詔，不是徵醫，便是慰病。除了求神禱佛，誦經作福，康熙帝是不歡喜的。其餘條件都做到了。廉親王眼看如此牽纏，終究不是個道理。難保一天查明出來，少不得凌遲處死。於是轉輾思維，又想了一計，立刻派人去召那滿人嚙禮。嚙禮也是當時一個大員，是廉親王手下健

將爲人機警伶俐。滿面純厚。卻是笑裏藏刀。腹中藏劍。憑你這樣厲害。一到他手中。沒有不軟化的。平生貪財好貨。視錢如命。廉親王與噶禮。是互相爲用。各有各的好處。廉親王利用噶禮手段。做了爪牙。噶禮仗着廉親王勢頭。固了地位。而且噶禮又爲康熙帝所信重。稍微幾句話。便可以聳動帝聽。也是噶禮本事。當下廉親王往召噶禮。噶禮那敢怠慢。一呼立到。恭恭敬敬走入王府。廉親王自然卽刻傳見。噶禮請過聖安。又請過廉親王安。待坐不坐的。稟了幾句套話。廉親王道。叫你來。沒有別的。只爲皇太子事。噶禮忙道。奴才理會得。廉親王道。你想怎麼辦呢。噶禮道。奴才想皇太子既成了瘋疾。皇上天天憂慮。不是道理。倒不如直捷痛快。請皇上立決。那皇太子也百病消除了。廉親王笑道。噶禮真好男子。說的如此爽利。怪不得皇上聖明賞鑒呢。隨問道。你有什麼主意兒。噶禮想了一想。說道。皇太子罪案。就是一百椿也有。不過要找得重大的。有證據的。始爲有效。大約也有二三十椿。廉親王道。那麼覈了。就把這二三十椿奏去。噶禮聲聲答應。見廉親王別無吩咐。也就退出。原來廉親王召噶禮。便爲此事。噶禮果真知趣。一味奉上。當夜草了奏張。列皇太子二十四款大罪。清晨上朝入奏。康熙帝見了。果

然激怒頓足大罵畜生畜生。又對待立太監道。這樣不忠不孝子孫。怪不得要害着鬼崇。世間那有光明正大的人。會遇着鬼物。心中激怒。決計要把太子殺掉。不知太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墨吏貪官勒捐巨室

壯夫命婦禮讓黃金

話說滿人噶禮受和碩廉親王允禩之命。構陷廢皇太子二十四款大罪。上奏康熙帝。康熙帝接閱奏張。氣的立刻就要把太子殺掉。這時御駕在暢春園。從暢春園回宮。就要宣旨了。正在這個當兒。忽然有個老太監請見。這老太監乃是順治帝時候留下的。年紀已是九十以外。康熙帝覺老太監突如其來。有點疑慮。問明有何奏上。老太監回道。聞老萬歲要拆造暢春園。故來見駕。康熙帝越發大怒。斥道。那裏來的這種狂妄胡謔。看你是先帝老臣。要不然。就辦你個磔死。那老太監伏地請道。奴才萬死。聽信妄言。外面所傳太子的事。也是一樣的。太子一身。關繫着何等重大。自然免不掉種種毀謗。康熙帝始知這老太監是來爭諫的。不禁恍然大悟。說道。你下去。我明白了。老太監謝恩下去。康熙帝回宮。轉輾一想。遂把殺害太子事。一筆勾消。這面噶禮上了奏本。不見

効驗。心中有點害怕起來。特地到廉親王府來見允禩。允禩也非常驚疑。當下派人到大內查問。始知是某老太監諫阻的。噶禮心中慌亂。怕往後失了帝心。求廉親王保薦外任。遠避禍嫌。廉親王顧憐噶禮爲自己充鋒不成。少不得替他設法。這時正值山西巡撫出缺。廉親王叫噶禮另外邀大員兩人奏保。自己替他說話。約莫五六天光景。果然補缺。降旨噶禮巡撫山西。噶禮巴巴就道謝了聖恩。辭了廉親王。到山西去了。那時山西是中國最富裕的省分。民情樸厚。商業興盛。幾家票號。最是賺錢。儘有幾十萬幾百萬家私的。噶禮到了山西。原是括削爲目的。眼看殷實之家累累。早已動了財念。到任之後。忙着下令全省錢糧。每兩加索火耗銀兩錢。山西人忽然加上重稅。自是不肯答允。聯名具呈。請求豁免。那具呈人第一個是亢時鼎。第二個是康逢年。兩人卻是山西大富翁。下面同具的。也都是殷實商家。依次排下的。公呈遞進。噶禮見了大怒。立命州縣把所有富家都拘押起來。一起拘了四十七人。特地給他們吃苦。要他們拿錢來贖。亢時鼎等沒法。只好託人關說。每人拿出一萬兩。方纔了事。過了一個多月。噶禮又派了個汾州知府馬遴素。向富家勒捐。說要修理解州祠宇。挨家逐戶。敲骨抽血。凡是

山西省內三五萬家產的住民。都捐遍了。亢時鼎又捐了兩萬。康逢年又捐了一萬五千。於是山西人民。怨苦連天。都當噶禮是猛虎毒蛇。苦的無法對付。這時山西有個大紳士。姓楊。單名義。也做過工部尚書。恨的噶禮妄爲不法。心中實是不平。與南城御史袁橋商量。袁橋當卽奏明康熙帝。康熙帝降旨着噶禮回奏。兩方正在緊打官司。誰知噶禮串通學政使鄒士璉。叫鄒士璉代太原士民上疏挽留。說噶禮許多善政。御史蔡珍又上疏攻擊鄒士璉。兩方各自申奏。畢竟噶禮有廉親王一隻後腳。末後袁橋蔡珍都爲誣奏革職。楊義氣的半死。只好回到家門。從此閉戶不出。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位楊尚書。年已六十。膝下只有一個八歲兒子。他住的所在。是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城中。因那年歲荒民飢。官中剝削厲害。捐稅苛重。飢寒起盜心。遍地都是草寇。把山西全省糟到不可收拾。臨汾尤是災重盜多。怪可憐楊尚書一個八歲兒子。竟被草寇擄掠去了。楊家全宅被焚。器具劫掠一空。楊尚書沒奈何。只好託噶禮飭府縣嚴緝。噶禮聞了大喜。偏假惺惺口上加惠。再三慰唁。心下早自計議。想楊義前次與袁橋朋比攻擊。如今到我手中。也不放你過去了。原來清朝定例。凡大小臣工。戶絕無嗣者。家產

入官。噶禮明知楊義只有一子。憑他能繼不繼。等楊義一死。自可戶絕無嗣奏報。看官你想噶禮這樣居心。那裏還會給楊尙書飭府縣嚴緝咧。可憐楊尙書年老傷心。又遭驚嚇。不上兩月。竟然一命歸真。噶禮聞耗。當即專摺奏報。說原任工部尙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請將遺產照例入官。奏上。發下部議。都爲噶禮是廉親王的人。跟着附從。照奏辦理。還虧康熙帝動了惻隱之心。說楊義曾爲大臣。並無過犯。因其無嗣。即將家產入官。簡直當他罪人看待。不是矜恤大臣之道。因此降旨再議。議了又上本奏覆。說楊義家產田一千七百畝。戶絕無嗣。本有定例。應當悉數入官。臣等仰體聖意。請撥田二百畝。爲楊義祭掃之用。交楊義家人管領。於是康熙帝旨下。命噶禮執法。噶禮把楊尙書的田產一千五百畝增價官賣。一面短價少報。從中又得了一批利息。可憐楊尙書一家。只有楊老太太。和楊家一個老家人名做楊忠的。還有一個使婢。名叫巧雲。楊老太太當作女兒般看待的。其餘是隨時雇用的僕役。一共不過五六個人。待到聖旨既下。噶禮奉旨飭府縣前往查產。橫衝直撞。如虎似狼的衙役擁着。足足鬧了五六日。把個楊家鬧到雞飛狗上屋。楊老太太兩眼哭得葡萄般腫。半天兒不省



人事及至來醒衙役已是遠去。巧雲在旁伺候，只覺面前站了個漢子，紫棠臉兒高架子。文不像讀書人，武不像救火兵。突如其來，把楊老太太呆了一呆。那漢子見楊老太太醒了，上前進了一步，施了個禮，說道：「是楊尙書老夫人麼？」楊老太太道：「正是老婦，敢問達官高姓大名，因何來此？」那漢子道：「老夫人且不必問俺姓名，俺倒要先請教老夫人。剛纔這班狼虎衙役，究竟是爲的什麼？」楊老太太嘆了口氣道：「如今說也何用。聖旨已下，家破人亡是了。」那漢子道：「請老夫人把要緊的話講幾句給俺聽，或者可以効力解憂。」楊老太太便叫巧雲召楊忠說道：「楊忠，這位達官來問我們家況，看他倒是個熟腸人，你把所有話告訴他。」楊忠答應了，忙請那漢子坐下。一是一，二是二，從頭至尾說了。那漢子聽着，嘆了好幾口氣，末後說道：「我明白了。如今老夫人家用一切如何呢？」楊老太太道：「屋也焚毀了，器具也劫掠空了。今年本是個荒年，餘下二百畝田，被官中挑選剩的，一年不過收兩二百吊錢是了。今年更是沒得收了。達官，你看咱們幾口子怎麼過去？有了這個，還是皇上的恩澤咧。」那漢子道：「老夫人不必憂急，俺可替老夫人找公子去。這裏俺隨身帶有三十兩銀子，暫給老夫人使用。明日再來說着要走，被楊忠

一把拖住。楊老太太道：「達官盛義，感激萬分。怎的萍水相逢，素無往來，那裏能受此銀兩？」楊忠道：「你必要還了，達官纔是。」楊忠拚命拖住，把三十兩銀子亂塞到那漢子懷裏去。那漢子道：「老夫人不要疑，這是不義之財。俺若把不義之財給老夫人，那是俺負了老夫人。老夫人要不收了，就是老夫人小看人了。」楊老太太經此一激，再不好推卻，緩緩起來，說道：「如此多多承賜了。」請達官受老婦一拜，說着，突的跪下，驚得漢子也忙跪下答禮。楊忠巧雲扶起楊老太太，瞧那漢子，早已不見踪影了。合家贊嘆了一回，終究不知是何等樣人。等到第二天，那漢子又來了，右手携着一團蒲包，好像是竹頭木屑，並不在意，進了楊宅。問過楊老太太的安，把蒲包放在桌下，說道：「老夫人放心，我已派人查公子去了。」這一點小意思，老夫人收下使用，休要客氣。我過三五天再來，說着，拂袖走了。楊忠出去追趕，那裏還有半個影兒。楊老太太命楊忠查看蒲包，楊忠伸手去提，那蒲包動也不動。楊忠把桌子移開，用盡氣力，雙手提挈，始得移到楊老太太面前。打開一看，誰知滿包是黃金厚葉子。楊老太太噤住，不敢做聲，輕輕說道：「楊忠，你把這物保藏好了，不好打動。」待那漢子來了，我來還他。這不是我們該得的東西。楊忠答應了。

過了三天。不見那漢子到來。楊老太太急着立等。忽聽楊忠氣喘喘跑來說道。不好了。又有兩包在那裏了。老奴看過是一色一樣的。楊老太太携着拐杖踱過去一瞧。果然有了三蒲包。都是黃金厚葉子。總共折算起來。大約值得十萬銀兩。楊老太太承那漢子這番厚誼。感激自不待言。當下也不聲張。只囑咐楊忠和其餘幾個僕役仔細看守。等那漢子到來。將原物奉還。誰知等了一個多月。不見那漢子前來。又沒處去可以找尋。急得楊老太太東也不是。西也不是。反而加上一重憂愁。可憐楊家這時。窮得擔石無存。遭災以後。家用一切。件件新製。幾乎吃不成飯。偏這位楊老太太死講清高。不肯動用分毫。正在這時。臨汾縣忽來了十幾個差役。把楊家前後門都看守起來。一家老少。個個鎖上索練。嚇得楊老太太等魂胆逍遙。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欲知楊家犯的何罪。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堂下鶴立斷疑獄

夜半人來失奏書

話說楊老太太家居苦守。正愁得糞殮不繼。忽地來了十幾個縣役。把楊家大小一家人。都捉將縣去。這時楊家除了楊老太太巧雲。楊忠三人之外。還有三個人。一個是婆

子。一個是長隨。一個是厨子。當下厨子婆子都捉到了。惟有個長隨名做金保的不見。縣役喝問楊老太太道。你們家人都齊了麼。好了。走罷。楊老太太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也須說個理由。縣役道。我們也不管什麼事。縣太爺命我們捉人。我們捉人就是了。公事公辦。有什麼牽纏。其中有一個縣役。好像是捕快頭兒。對衆役道。先叫他們繳出金葉子。再把帶走。楊老太太方才明白是爲的金葉子。不由的心中大吃一驚。當下由楊忠把三蒲包金葉子。點繳縣役。縣役個個眼睛出火。歪着頭說道。反了反了。把這許多金葉子偷來。全無王法了。一面派幾個看守空屋。一面押着楊老太太等五人。扛著三蒲包金葉上縣去了。進了縣衙門。早見臨汾縣高坐堂上。下面跪着二人。哭得淚汗被面。已經架了刑具。楊家人走近一看。不是別人。就是楊家長隨金保。原來金保好賭嗜酒。自楊尙書故後。無錢使用。楊家偏窮得三餐不飽。金保無法。偷偷的拿了一條金葉子。到錢號去換。恰巧遇了縣差。正因撫署失了金葉。着府縣嚴查劇盜。縣差這兩隻狗眼。看得逼真。那裏還肯放鬆。於是拿到縣裏。一動刑訊。金保便將一切情由供上。臨汾縣意思升官發財。都在此一舉。立刻發落綠頭籤。捉拿楊宅全家老少。到案嚴辦。因

此縣差奉命前來當下把楊家五人金葉子三包繳上縣堂臨汾縣點訖巧雲楊忠等四人一齊跪下。楊老太太因是尙書夫人故而免跪。站在前面。臨汾縣開口說道。好一個尙書夫人。胆敢私通大盜。強劫撫署金庫。直說來。免得吃苦。要有狡賴。休怪本縣無情。楊老太太這時倒也不慌不忙。緩緩答道。縣爺秉公辦案。理所當然。老婦年逾六十。身無兒女。只是幾個僕役。向來秉先尙書遺訓。也很循規蹈矩。縣爺說老婦私通大盜。卻是何來。臨汾縣嗤的冷笑了一聲。問道。這名做金保的是你家何人。楊老太太道。是先尙書用下的長隨。臨汾縣又問道。這三包金葉是你家下搜來的麼。楊老太太道。不差。是放在我家下的。臨汾縣道。那麼人贓確實。還有何言。楊老太太道。老婦自是有言。陳說。請縣爺明察。接着隨把那日查收家產之後。來了一個漢子。擲下三十兩銀子。第二天拿一個蒲包來。過三天又多了兩包。並不見人。老婦正待那漢子到來。原璧奉趙。不想乃是撫署中物。老婦那裏知道。臨汾縣聽着話。不禁大怒。喝道。胡說。那裏有這種不近人情的事。待騙誰來。說着。拍案大叫楊忠。快快從實供上。如有半句謊言。就要你的狗命。楊忠叩頭陳供。正如楊老太太所說一樣。臨汾縣越發激怒。又把個厨子喝問。

厨子也是照說。巧雲婆子都已問過。都是照樣供上。臨汾縣怒極了。喝着楊忠金保厨子三名。擲下刑籤。左右么喝。正要動刑。忽然閃出一個高架男子來。近前阻住差役。喝道。什麼事。不分皂白。就動刑具。驚得楊老太太巧雲擡頭看時。正是那個送金葉子的漢子。臨汾縣被這漢子一阻。越發咆哮。那漢子笑道。何必如此胡鬧。做官聽訟。是不容易的。須得平心體問。纔是。怎的一動就嚇。兩動就打。這簡直是強盜。還成什麼體統。臨汾縣經這漢子一訓。怕是什麼王爺貝勒來了。倒有點疑懼起來。悶聲不發。漢子又道。你試看看這麼一位斯文的老夫人。這麼一個氣喘喘的老人家。又是這麼幾個懦弱小子。婢女婆子。撫署那樣莊嚴所在。怎會偷得金葉子來呢。你也該想想明白。要偷撫署的金庫。究竟是怎麼樣人。你一味屈打成招。想做你的官。發你的財麼。說着。扶起楊忠金保三人。叫他們站住。臨汾縣這時又怕又氣。說道。你是何人。干你何事。漢子喝道。你簡直是做夢。我名曹仁父。就是開撫署金庫。送給楊老夫人的。我倒要問你。你是何人。干你何事。臨汾縣這纔明白是盜案正犯。喝令差役把曹仁父拖下。曹仁父笑嘻嘻把左右手一格。那一班差役喊的喊。退的退。跌的跌。早吃着苦痛。不敢近前。曹仁父笑道。

虧你是個縣官。我倒帮你的忙。自來投案。怕你碰上司釘子。你反動起蠻來。我要怕你動刑也不來了。臨汾縣見這人大有來歷。便道。既是你一手做的事。你自己知罪是了。你該什麼處分。你自己說罷。曹仁父道。你速將楊家人全數釋放。只把我送省。叫撫臺囑禮自去辦理。豈不兩便。臨汾縣想了一想。道。不行。至少要帶了楊忠金保同去。曹仁父道。也可使得。只是我有一句話。先要交代。你的差役。如有絲毫得罪楊家人。我只向你說話。臨汾縣答應了。曹仁父又道。三包金葉。共是一千零八十條葉子。託你保存。不必帶去。臨汾縣想了一想。不對。難保曹仁父徒黨又來劫去。說道。你須知道。這是我們規矩。人贓須一律去的。曹仁父道。也好。不過你自己尋麻煩是了。臨汾縣無話。當把楊老太太巧雲厨子婆子四人。着差役好好送回。一面把曹仁父楊忠金保三犯。在署看守。備卽上省。曹仁父那裏肯受半毫拘束。一不准上刑具。二不准押差。三不准當罪犯看。路中須同宿共餐。臨汾縣無法。一一答應。於是隨同到平陽府。臨汾縣先把曹仁父等盜犯三名。所以不上刑具的根由說了。平陽府驚道。這事如何使得。巡撫見了。不要疑我們賄通的麼。臨汾縣一不想不差。很命懇曹仁父的情。曹仁父堅執不允。平陽府親

自又來討情。曹仁父道：「如果噶禮有虧待你們，有我擔保。平陽府臨汾縣聽他這種荒誕的話，真急得要死，沒奈死，只好依舊陪同上省。到了太原，平陽府先藏了袖摺，親到巡撫衙門遞進。第一就說劇盜曹仁父非常倔強，不聽繹綬，由職府職員設計誘拘到案等語。首先陳明，誰知噶禮接了呈摺，並不坐堂審理，傳平陽府臨汾縣曹仁父、楊忠、金保等五人，一起在內廳接見。平陽府臨汾縣真弄得莫名其妙。一回兒，五人進了內廳。平陽府臨汾縣施了大禮，稟過一切。楊忠、金保跪下叩頭。曹仁父早已管自坐下。噶禮釘住兩隻鼠眼，望曹仁父身上打量了好一回，轉過臉來笑道：「咱們都是朋友，大家坐下談談。」平陽府臨汾縣顛得神色都變了。那裏一時敢坐，偏是金保呆大不怕鬼，早已坐下。楊忠被曹仁父一把拖住，也已坐了。於是平陽府臨汾縣在低下客位上，也告了坐。噶禮笑對曹仁父道：「既是你來了，這事倒要請你指教。你看怎麼辦？」曹仁父道：「那是撫臺大人權柄，咱怎好多嘴。噶禮道：「休客氣了。我噶禮難道這一點事情都不解得。又當什麼大員。曹仁父心想這厮真也厲害，倒便宜了他了。隨道：「既是撫臺叫咱作主，咱就作主。請撫臺把三包金葉子送給楊家去。楊家如今是租的別家房屋，還要請



撫臺替他蓋造一座庭院。叫臨汾縣督工。以後請撫臺不必向商民捐款。嚙禮聲聲答應。說道：一切遵命。只是這金葉子送到楊家去。楊家使用也。多不便。倒不如替他兌了現銀。你看如何。曹仁父道：這是撫臺自己貪圖便利罷了。莫說楊家不便利。既是撫臺軟商。咱也可以答應。嚙禮道：是了。如今要懇求你了。曹仁父隨手從懷中探出一封信來。遞給嚙禮道：原封未動。今晚可以發出了。下次小心點兒。就是嚙禮接過信來。如獲寶貝一般。當下往裏身一藏。平陽府臨汾縣等都呆昏了。不知是什麼把戲。看官。你道這信是那裏來的呢。原來嚙禮巡撫山西。受廉親王囑咐。叫他探聽大事。搜括金錢。每月須密奏幾次。那許多金葉了。都是嚙禮特地製成。預備貢奉親王的。這信中也曾說起多少金銀。而且密告有幾樁大事。都是關着謀位的暗語。嚙禮何等仔細。特親手寫好奏給廉親王的。那知曹仁父剛到山西臨汾。遇見楊宅抄家。曹仁父本有所知。一問果是實在。不由的義憤一激。俠劍橫飛。早已飛入巡撫衙門。原想劫金殺賊。替楊尙書報復。適值嚙禮伏案草奏。曹仁父從背後偷偷瞧去。知是給廉親王的密封。承嚙禮不備。竊入懷中。連往數次。打開金庫。見是裝好金葉。已有三篋。裏面都用鐵絲網絡。外面

乃是一個蒲包。曹仁父順手牽羊。拿了三包。心知噶禮手寫密封在身。早晚告發康熙帝。就可斷送他一條老命。度他決不敢追查金葉了。誰知噶禮是一世奸雄。胸中滿藏機械。轉身不見密奏。暗查半夜。默不作聲。清早庫藏司稟陳金葉失竊。噶禮知是遇了劇盜。度必是一手携去。遂打定主意。明查金葉。暗訪奏本。扎府員密密網布。到處巡邏。已經有一個多月。他意思是重在那本親筆密奏。至於金銀。究竟還可以捨得。因此他早已深思熟慮。料得盜犯進出飄忽。定是個非常人才。勢非卑辭厚禮。不能取還。所以噶禮一見曹仁父。不但毫無聲勢。簡直當他廉親王一般看待。偏是劍客心腸。可以柔克。曹仁父見噶禮自知罪狀。禮貌有加。遂即發還。噶禮這時轉禍爲安。自無一事不允。當下兌過現銀。命平陽府臨汾縣專送楊宅。一面按照曹仁父吩咐。替楊宅蓋造庭院。曹仁父見諸事已畢。便要起身。楊忠金保忙跪下叩頭謝恩。又謝過噶禮。楊忠要請曹仁父回臨汾。曹仁父道。改日自當看賀新宅。這回有事。不能同路。當下拔步就走。噶禮親送至儀門。平陽府臨汾縣也都拜辭。噶禮出來。押着銀兩。與楊忠金保同往臨汾去了。曹仁父出得撫臺衙門。往大街而行。正想察看太原風俗人情。再作計較。走了兩條

街道忽聽後面有人叫自己名字回頭一看。不覺大驚。不知曹仁父驚的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白髯客陌路還童

黑飛虎荒山啖肉

話說曹仁父出了撫署。在太原街中行走。剛走了兩條街道。忽聽後面有人叫自己名字。回頭一看。乃是一個白髯道人。攜着一個八九歲男孩。在轉角招手呼喚。卻是個陌生面龐。從來不曾見過。心下不免一驚。看官們知道。凡是江湖上人。無論路過住宿。如有人直呼其名。又是向來不認識的。未有心中不害怕。怕的仇敵狹路相逢。或是官中派人埋伏暗殺。曹仁父聽得這道人叫他。只好返身轉去。那道人也緩緩攜着童孩迎上來了。曹仁父仔細打量。見道人七尺身裁。河目海口。一部銀白長髯。根根見肉。寬衣大袖。風姿如仙。左手拿一個藥囊。右手便攜着男孩。笑吟吟踱過前來。說道：好兄弟。辦事幹練得很。愛而不傷。惠而不費。卻是英雄本色。曹仁父連忙作揖說道：承高道獎許。愧不敢當。但不知高道何以知之。白髯道人仍管自己說道：可惜老朽無暇與好兄弟長談。這回倒要請好兄弟代勞一行。說着。手指男孩道：你可認得這小孩。這便是楊

尙書兒子楊秀。你帶他家去。功德圓滿了。說着把男孩攜給曹仁父。顛了顛頭道。再會。只覺長袖飄風。剎那不見。曹仁父仰望天空。似有一片白雲。裊裊而去。並無光影。呆了半天。恍然如夢始醒。口中自言自語道。不差。不差。定是這人。俯下頭來。瞧那楊秀。生得白皙豐肌。眉目俊逸。頭角嶄然。心下很是歡喜。摸摸他的頭髮。攜着向街中緩行。一路走。一路和楊秀說話。問道。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楊秀道。叫楊秀。曹仁父道。你父親幹什麼的。你怎會到這裏來的呢。楊秀道。我父親做官的。我被許多人拉了來的。曹仁父道。你怎麼認得這老道士咧。楊秀道。我被許多人拉牢我。拿刀要殺我了。我的媽救我的。曹仁父道。奇了。你那裏來的媽呢。楊秀道。哪我媽會飛的。穿黑衣裳的。頭髮都脫光的。曹仁父聽楊秀這話。吃吃笑了一陣。又道。小弟弟。真有趣味。我給你做朋友。楊秀道。你不是朋友。是曹伯伯。曹仁父喜的要跳起來。說道。誰告訴你的。楊秀做了做手勢。道。有白鬍子的老公公。告訴我的。曹仁父知道就是白髻道人了。又問道。你怎會認得白鬍子老公公呢。楊秀道。我媽交給他的。我媽看見他。常常拜他的。曹仁父越聽越有趣味。說道。我和你喝酒去。好不好。楊秀道。不要喝酒。快點請曹伯伯送我回家去罷。曹仁

父聽得高興極了。說道：我馬上送你去。楊秀道：曹伯伯，你會不會飛？我媽嘗帶我飛的，快得很咧。曹仁父笑得不能閉口。說道：會飛，會飛。我帶你飛就是了。你不怕麼？楊秀搖頭道：不怕。飛起來，眼睛閉着就是了。曹仁父一壁笑個吃吃不止。一壁便想這小孩不知經過了幾多世面。究不知誰和他伴的。想着，抱起楊秀，擲劍向空而馳。不上兩個時辰，已到臨汾。就在臨汾城外收了劍，攜着楊秀進城。直到楊宅。楊老太太見是曹仁父來了，忙問官司怎樣。楊忠金保呢？不待問明，忽然一眼瞧見是楊秀在跟前了。楊老太太摸了摸眼睛，又把拳頭敲敲自己太陽穴，說道：兒子楊秀麼？不是夜夢麼？楊秀道：媽媽是兒子呀。楊老太太拚命抱住楊秀，放聲大哭了。楊秀也一面哭，一面替楊老太太拭眼淚。巧雲婆子厨子也來了。個個忙着問楊秀道：怎的你來了？楊秀舉起手來，指點曹仁父道：曹伯伯帶我來的。衆人方纔記起有個客人。一語提醒楊老太太。要和楊秀往前叩頭。誰知曹仁父早已一溜煙跑的不知去向了。楊老太太只是念阿彌陀佛。緊抱楊秀，東一句，西一句問他。楊秀又是東一句，西一句回答。說什麼我媽會飛的。什麼白鬍子老公公帶我的。又是什麼曹伯伯叫我吃酒的。講了一大篇三頭不看兩

的話。正講得起勁。楊老太太稍微有點定心了。忽然楊秀說道。我要見爹去。一語未完。楊老太太又哭了。楊老太太道。我的兒。你爹爲着你上天去了。楊秀道。難道我爹也會飛了麼。楊老太太道。不是的。死了呢。於是楊秀也哭起來了。母子團聚之後。忽哭忽笑了好幾天。那平陽府臨汾縣奉着噶禮命令。賚送銀兩到了。先見楊忠金保氣喘喘的跑到。稟過楊老太太。楊老太太也不知所以然。聞得本府本縣都要來參見。忙着披戴尙書夫人禮服。帶領楊秀前去迎接。平陽府臨汾縣先後接入楊宅。賓主見過坐定。平陽府先述過來意。繳奉銀兩。臨汾縣也稟過奉撫臺之命。蓋造庭院。楊老太太叫楊秀叩頭謝恩。平陽府臨汾縣交代已畢。興辭回去。一時遠近闕傳。不明是怎麼根由。楊老太太體問楊忠。楊忠回說。都是姓曹的那位爺。叫撫臺辦的。始終不知底細。楊老太太巴望曹仁父再來。想怎樣可以謝他。長長擱在心中。偏那曹仁父從此再也不來。這裏房子轉眼蓋造成了。財產也差不多都收回了。後來楊秀讀書成名。終不見曹仁父光降。楊老太太特地畫了個曹仁父小照。香燭供奉。每逢月朔。叫全家人叩頭祝福。果是楊老太太受恩無報的一種苦衷。不在話下。且說曹仁父件送楊秀回家。一路聞楊秀

答他言語知那白髯道人。必是個劍仙。想起從前了因。衛護清營。與一個老道士交兵的。怕就是此人。再想起後來蛾帽山石壁題偈的。又是一位前輩。或卽是他。也未可知。總之這白髯道人所說的話。明明指着。我料理囑禮的事情。又把這小孩送到我手。當然是非凡之才。惜的自己當時不極力留住。苦苦求教。至於相逢復失。十分懊悔。意念有此奇遇。少不得和諸同門。去扳談一回。因此送楊秀到家。乘衆人慰問忙碌之時。管自飄蕩寰宇。尋諸同門去了。看官這白髯道人。究竟是誰。曹仁父的推想不差。原是劍俠祖師劍道人。劍道人自從峨嵋山題名之後。周遊國中。橫覽天下。攜着藥囊。秉着婆心。有病的醫病。有險的救險。他那兩個女弟子。紅黑兩俠。也各自奔走不定。黑俠回到鄭家莊白蓮庵。住了兩天。就往山西陝西甘肅一帶遊行。一日。行過大岳山。天色已晚。山下一片平陽。四無人家。望去只是黃沙衰草。連雞犬之聲無聞。黑俠暗想。今日只好森林一宿。冰霜一殮了。劍客隨地棲止。本無所不可。心中泰然。毫不爲意。走了一篇多路。只見山上跑下一人。足踏草鞋。頭裹青布。滿面兇煞。橫肉隆起。黑俠料是個斷路強盜。也不在意。只管自走。那人跑下山來。向黑俠打恭招呼道。天黑路險。大師何必尋

苦。本山有茅屋數間。可以下榻。不妨進去一宿。天明再行未遲。黑俠道。承情指教。只是子身無伴。不便留宿。那人道。本山茅屋。原是替行旅商賈設的。本有女客宿所。並無不便之處。黑俠一則好奇。二則露宿。究竟不便。遂跟那人登山。到了山上。卻不盡是茅屋。倒很有幾間石屋。築砌的很精密的。剛到門前。裏面踱出一個大漢。和那人說了幾句話。望黑俠周身打量了一回。也就踱進門來。叫店小二打開舖房。安置女客。似乎是這裏的主人翁。黑俠進房坐定。稍微吃了點麥餅。息燈睡下。心中雖是隄防。倒不十分主意。正要安睡。忽聞得暈香氣味。陣陣刺鼻。忙擡頭細看。因窗外月光映入。見門後一人執香施藥。認得是山下招呼的那個小子。黑俠轉身一旋。縱出窗外。索性去周遊細看。一回。行到後進。見那大漢正在燈下喝酒。桌上放置一大盤白肉。也不知是什麼野味。再過去一瞧。乃是厨子。見兩個厨子對坐細談。旁邊有兩個小孩。已被斬截成塊。一個正捆住廊下。黑俠立即飛劍。把兩厨子殺了。待要進屋。忽聞脚步聲。那大漢與那小子已緊追過來。黑俠退過一邊。趁勢把那大漢殺了。那小子怒極。似餓虎般的直撲過來。黑俠對準耳後一穴。使勁一點。把他點住了。急忙跨入厨下。解去廊下捆縛的小孩。問



明姓名叫做楊秀。黑俠回身又把那小子點醒。那小子急的跪地叩頭苦求道。小的名做趙彪。是這漢子逼我來當值的。求大師超拔。放小的一條狗命。黑俠本自戒殺。也就答應。放了趙彪。問過一切情形。始知那大漢名做黑飛虎。是山西劇盜。專吃人肉。能夜行五百里。太原平陽汾州。都有劫案。黑俠破了盜窟。把黑飛虎部下的人都叫了出來。連店小二共有九人。黑俠只把茅屋焚化。九人全都釋放了。這晚過路住宿的。也有四人。賴得黑俠。都保全性命。少不得一番恩謝。第二天早上。黑俠帶楊秀下山。因路中攜着不便。只好回到白蓮庵。交香伙婆子收管。這時劍道人剛從北京至鄭家莊。過白蓮庵。來看黑俠。黑俠隨把太岳山搭救楊秀的事情說起。誰知劍道人全盤明白。說楊秀乃是工部尙書楊義的兒子。曹仁父正在查訪無着。於是始由劍道人送給曹仁父去。欲知劍道人如何會詳悉曹仁父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拯民困女俠探深宮

邀皇寵酷吏興大獄

話說劍道人率弟子紅黑兩俠。從塞外回來。各自分散遊行。黑俠北走陝甘。南走江浙。紅俠專往北京。探聽清宮內幕。劍道人自己手攜藥囊。背負長劍。遇有不平。也曾親身

察查。當曹仁父第二遭到楊宅暗送金葉時候。天已昏黑。適值劍道人路過臨汾。突見一人飛上屋脊。手提蒲包。踏瓦如飛。意想不是劇盜。便是怨孽。不妨暗下窺察。是善是惡。再與計較。心中一念。早已追躡曹仁父後面。誰知曹仁父跳下屋中。剎那間返身而出。劍道人越是猜疑。緊緊跟着曹仁父。不再放鬆。曹仁父過了兩三間屋面。急忙跳下步行。劍道人自然也依着走去。細看曹仁父頂上有光。知也曾練劍成藝。更是隄防小心。曹仁父那裏知道。二人前蹤後影。疾行不少路徑。已至臨汾縣東鄉一鎮。曹仁父走入鎮中。轉了兩個灣。忽與對面一漢子講話。劍道人遠離丈餘。也聽不出是什麼。只見二人攜手同行。找一所客店住了。劍道人一探便須到底。由不得隱身入店。密察二人動作。始知飛瓦提蒲包的。名做曹仁父。對面一漢子。叫做白泰官。二人乃是同門。所有曹仁父到撫署偷竊密奏金葉。搭救楊老夫人的事。都與白泰官說了。並從身邊掏出噴禮密奏與白泰官細瞧。白泰官也很贊嘆。曹仁父又說楊老夫人老年失了兒子。名做楊秀的。託白泰官幫同找尋。這一夕話。卻被劍道人聽得清清楚楚。劍道人返身又到楊宅。轉探楊老夫人消息。正值楊忠警告楊老夫人又多兩包金葉。很是疑慮不定。

楊老夫人吩咐收藏不該動用的話。又被劍道人探聽無誤。劍道人暗想這倒是一樁義烈之事。趁着有暇。且看他們如何結束。倘有個意外危險。須得暗中扶助纔是。於是劍道人便把此事攔在中心。在臨汾縣裏住了幾天。日間無事。沿門賣藥施醫。誰知楊老夫人藏金不用。官府密查暗訪。久無事故發生。劍道人設想爲時尙早。不如到白蓮庵探看黑俠。見他們師兄弟如何。再來未晚。到了白蓮庵。事有湊巧。適逢黑俠斬除黑飛虎搭救楊秀出來。劍道人便知楊秀是楊義之子。曹仁父正在竭力找尋不到。把一切情由與黑俠說了。黑俠道。這都是師傅成全之力。也是楊尙書爲人爽直。定數不合。絕後弟子就立即把小孩送去臨汾楊宅是了。劍道人道。我們倒也不必出頭露面。看這事尙有一番波折。待他們諸事完備了。只把小孩送與曹仁父去。就是黑俠忙問更有什麼波折。劍道人道。嚙禮失金是小事。失奏書是關係性命。那肯便息。怕現在正網羅密布。查緝劇盜。如果查明。自然楊宅與曹仁父都不免禍。待過數日。再去探看曹仁父。如果他有不。及。我們該從中助他。黑俠聲聲答應是了。當下師弟把此事攔置。就談些別的案件。過了五六天。劍道人挈楊秀同到臨汾。果然曹仁父對簿公堂。劍道人看

曹仁父楊老夫人依然無恙。也便放心。在後曹仁父與平陽府臨汾縣楊忠金保等五人上省。劍道人隨着同往。探得曹仁父出了撫署。臨汾縣還要替楊宅蓋造庭院。劍道人暗中深自贊許。待曹仁父走經街道。隨把楊秀送給曹仁父。叫他帶回。自己扣算時期。已是庚申月日。曾囑紅黑兩俠在雁宕極峰等候。須得前去一會。當下離了太原。卽往雁宕去了。到了雁宕。早見紅霞一片。飛向峰頂。知是紅俠已來。黑俠隨卽趕到。紅黑兩俠見了師傅。施禮問安。黑俠便問曹仁父事完了麼。劍道人道。完了。這人本領很是不差。心術也頗純正。卻是後起之秀。紅俠動問誰是曹仁父。黑俠把一切情形與紅俠說了。紅俠顛顛頭。面上很現出疑難的神色。說道。虧曹仁父倒有了這麼一樁義烈。也是替窮苦百姓解了急。劍道人道。你怎樣呢。紅俠搖頭道。有負師傅恩命。弟子不但毫無建樹。而且身遇怪事。勢成騎虎。須得師傅訓導。黑俠忙問遇着什麼了。紅俠道。說來話長。劍道人道。仔細講給我聽。究是什麼一種難處。紅俠先把清宮探查的情形稟過。說皇太子如何廢斥。廢斥後如何見鬼鬧狂。康熙帝如何排布密訪。又說那廉親王怎樣請張篤敏鎮魔。怎樣被禎貝勒窺疑。說了一大篇。劍道人聽着撚髯微笑不語。黑俠

道。難道清宮中又有什麼和尚怪物了麼。紅俠道。說起這和尚。如今已還了俗。當清軍的提調了。廉親王府的張篤敏。就是這和尚的朋友。黑俠道。那麼你說的怪事在那兒呢。紅俠道。我見清朝王公大臣。近來都走廉親王允禩門下。似乎他們集議將來要推擁允禩做嗣皇。因此我常到廉親王府去探聽消息。有一天半夜裏。我飛入王府。行過外廳。黑沈沈一個人影都無。繞到花廳。到一所閣上。名做翠香閣。閣後是廉親王閒居之室。只見室中燈燭輝煌。有三人坐着議論。其中一人就是允禩。一人好像是十四阿哥允禵。還有一個。想必是王公大員。只因他面向內坐。看不透是誰。一人道。禎貝勒這廝心機很多。專會暗算。王府道士被他疑猜了。定無好事。如果他密奏皇上。明詔查問。該什麼處理。又一人道。正是這話。明明有個張道士。被他訪問。便無蹤影。豈不令人更疑。允禩道。那麼咱也有法子。另外找一人充當是了。以下便商量如何找法。因說話聲音極低。不甚清楚。一回兒。允禩又道。貝和諾這人。精明強幹。着實有用。咱想把他保奏兩廣總督。專叫他重辦前朝留下遺民。如今兩廣時聞猖逆。如此一奏。必然合着皇上意旨。倘能嚴辦幾個。那更是迎奉聖心。二人都說這話不差。須得趕快保奏。原來這貝

和諾也是個旗人。尖刻刁詐。無與倫比。曾做過雲貴總督。專會無故陷害。煨練成獄。後被王公大臣參劾。開缺調京內用。他便顯了神通。與允禩聯合起來。允禩保奏他總督兩廣。肆殺遺民。真是長才施用。最好也沒有的了。紅俠聽了這話。不由的心中一驚。想這麼一個封豕長蛇放下來。兩廣人民。還有太平的日子麼。皇室中自相殘殺。原不打緊。倒是這事關着兩省百姓。不得不慎重探詢了。紅俠主意打定。急着留意此事。不到五天。居然降旨。貝和諾爲兩廣總督。於是又到廉親王府。料得貝和諾必來討教。去了兩次。果然瞥見廉親王囑咐貝和諾。都是些殺人刮財敬奉皇上的意思。紅俠探聽貝和諾赴任日期。附着同行。心下暗計。如果貝和諾有殘殺遺民情。形少不得取他首級。行了半個月光景。到了廣東。看貝和諾接印任事。出示安民。調度一切。紅俠查得纖毫無遺。不上一個月。貝和諾竟然鬧出幾樁文字大獄。原來廣東潮州。有個姓龍名越標。字超然的。是前朝直臣龍逢霓的孫子。一生研究宋儒之學。專講氣節。半是賦性所秉。半是家學移傳。生就古怪脾氣。偏逢中原鼎革。胡虜入主。氣得他老先生。一時放聲大哭。一時開口狂笑。不癡不顛。放浪形骸之外。家中設了許多先朝舊臣的神主。每到朔

望必要設祭痛哭一番旁隣笑他龍癡子鬧鬼也不在意歷任潮州府縣都曉他害了狂病。明知反背清朝。爲憐他年老愚忠。也不忍舉發。這回貝和諾奉了廉親王意旨。專辦此事。正喜遇着龍超然。真是求之不得。聞得他家中設有先朝遺臣主位。更是叛逆。有證。不待察訪。早派了蛇虎爪牙。扎府縣一體嚴拿。把個龍超然住宅。團團圍住。所有龍超然。虛設神主。龍氏祖上遺文私著。及龍超然自身著作。一切搜刮乾淨。龍氏本係世代官家。着實有些古玩字畫。都被抄沒。席捲而去。龍氏一家老小。共計六口。個個架上囚車。由府縣親自押解總督衙門。貝和諾自己坐堂審理。喝問龍越承朝廷宏恩浩澤。不知感激圖報。胆敢狂悖不規。隱蓄異志。舉謀大逆。速將黨羽供上。免得痛苦。龍超然聽了話。昂首大笑了好一回。忽然轉過臉來。罵道。妄八狗子。放什麼鼈蛋。要咬就咬。要殺就殺。我做了厲鬼。也須斫你的賊頭。斫你這狗子不算。必要斫那玄囂的老妄八狗子。纔得平胸中之氣。一壁罵。一壁大哭。貝和諾聽得龍超然直呼康熙帝之名。大罵真也了得。喝命用刑。夾板棍杖亂下。龍超然始終不出痛聲。擰頭笑道。我固然有徒黨巢穴。你不用刑。我倒要說幾句。你用了刑。我偏一句不說了。貝和諾被他一激。反而和

緩起來。誰知龍超然忽然又大罵安八狗子。罵完了又笑。貝和諾怒極。命施種種酷刑。把厚錢燒紅。熨貼背胸。又把全身倒掛。下懸千斤之石。幾乎命在頃刻。卻又不令死去。龍超然筋骨全脫。皮肉腫爛。連臟腑都擠榨出來了。偏是鐵骨銅心。不呼一聲刺痛。用刑時只是笑。用了刑。又不在意。貝和諾無奈。只好把龍越全家發落牢獄。奏明辦理。這案尙未完結。貝和諾又再三網羅。尋隙鑄獄。想自己從前被人參劾。少不得把這種案辦理三四起。始可奏報逞功。也對得住廉親王一番厚意。於是輾轉誅求。又鑄成一椿冤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剪紙作人召妖有術

仗義殺賊慧劍無靈

話說貝和諾爲邀寵固位。蓄意興獄。專事察訪遺民。誰知此時滿城風雨。有幾個忠君之士。都匿跡銷聲。不敢出來。貝和諾正在納悶。一日。微行出北門。路遇一所八角亭。名喚落翠亭。乃是唐朝韓退之做潮州刺史時候題的。四面風景幽雅。別有瀟灑出塵之致。貝和諾隨身帶從長隨一名。叫他引路入落翠亭間坐。亭中侍役。供上香茗。貝和諾舉目四顧。見壁上新砌石碑。刻有詩詞。往下去看。有人題落翠亭五景五律。中一句說



道淨掃胡塵出塞外。再看下面署名。是趙鳴鑾三字。貝和諾頓然大喜。意想淨掃胡塵出塞外。明明是詆毀聖朝。要把聖朝滅了。逐出塞外的意思。倒是叛逆鐵證。但不知趙鳴鑾這廝如今死亡了沒有。先須探聽明白。當下也不動聲色。叫過亭中侍役。問這題詩的趙鳴鑾是那裏人氏。如今還在此不在。你可知道他的住處。侍役回說。本城趙氏是世代書香。達官所說趙鳴鑾。想來就是趙三爺。這位三爺的學問。個個推崇。他就住在東城。一問便知的。貝和諾顛了顛頭。急忙回衙。手諭捉拿東城趙鳴鑾。不到兩個時辰。把趙鳴鑾拿到。貝和諾親自審訊。見趙鳴鑾五十多年紀。面龐清癯。一臉斑白牙鬚。生得挺秀。不分皂白。拖下就打。趙鳴鑾是個文弱老書生。那裏經得起喝打。聲聲叫苦。伸冤。貝和諾道。你犯了大逆。如今慌張也來不及了。趙鳴鑾道。小的安分守業。閉戶讀書。從不問外事。怎會犯着大逆。求總督明察。貝和諾早已把落翠亭石碑取下作證。命衙役給與趙鳴鑾觀看。喝道。大胆叛逆。這淨掃胡塵出塞外句。明明是詆毀聖朝。還敢狡賴麼。趙鳴鑾見了方纔明白。真是夢裏做不到的事。闖了大禍。趙鳴鑾再要伸冤求訴時。貝和諾不由分說。喝命押入監牢。這裏東城趙氏的房屋。統已發封。所有趙氏丁

口。一共十三人。點了姓名。個個釘鐐下獄。貝和諾一面飛馬奏報康熙帝。候旨處斬。這時紅俠住在城中一所尼庵。託言亂中母女分離。到粵尋親。衆人見一弱女子。也不疑及。紅俠探聽這兩樁大獄。都是憑空結撰。義憤所激。再也不能默忍。等到晚上一溜煙飛入總督衙門。越過好幾重屋脊牆門。尋到貝和諾下榻之所。眼看貝和諾正在窗下伏案閱卷。有兩個侍婢站着一枝絳蠟。燒得通室光明。看得十分清楚。紅俠袖藏飛劍。對準貝和諾腦袋擲去。算定劍鋒穿入喉頸。繞過心房。殺他個臟腑通焦。誰知神劍飛去。眼目一幌。並不中竅。一劍孤楞楞折回。只見貝和諾面前站着無數猙獰鬼將。個個頭大身小。手長臂短。頭大的似筍籬。似稻床。身小的似棟柱梁椽。也有站着地下的。也有站着桌上的。都頭向外看。對着紅俠猙獰笑。紅俠細瞧貝和諾。似乎仍在伏案閱卷。並不移動。一回兒。猙獰鬼都退淨了。紅俠望去。果然貝和諾神色自若。兩侍婢依舊侍着。心下大大納罕。想這斷倒有妖術。竟然毫不聲張。少不得運足元氣。口吐飛劍直射。這口劍自然比不得袖發。更加鋒厲精銳。紅俠使勁飛去。一匹白練。正對貝和諾腦門。直衝而前。那知轉眼劍又折回。並不傷人。覺貝和諾坐案四旁。又現出無數大頭猙獰鬼。頭頭

鑽動更加兇猛。越發比前增了十幾個。紅俠再定睛細看。見貝和諾已橫倒地上。侍女正在扶掖。料想貝和諾因驚嚇暈厥。並不中傷。因知此類妖術。乃別有人設施。更想飛劍三斬。忽聽耳邊喧呼捉賊。轉眼望去。見大隊吏役兵勇。自兩旁騰蹕而出。紅俠見來勢不佳。只得藏身退過。乘間逃回。進了尼庵。心神尙自不定。想此身奔走萬里。海澱山陬。無處不至。無事不問。從未見此怪事。心下萬分詫異。究竟是什麼妖術。少不得再去探聽。誰知進門正在凝思。那無數大頭獐鬼。接二連三的從空中追到。登時門外站個密密無縫。一聲怪響。個個擰頭張口。擠將進來。聲勢洶洶。幾乎要把紅俠吞下。紅俠隄防不及。只得縱身一躍。跳出房外。再升上屋脊。飛劍斬殺。不意劍方飛去。獐鬼隨即趕上。連發四五劍。劍劍都空自折回。紅俠暗想十年苦練神劍。何苦耗用於此。當自收住退後。正在這個當兒。外面人聲鼎沸。幾如萬馬奔騰。紅俠身蹲屋脊。引頸一望。只見明火執械。百多名總督親兵。湧隊前來。那獐鬼也已趕上屋脊。紅俠不及顧盼。急忙駕空飛馳。約行小半個時辰。已離省城百里之外。收劍下地。休息凝思了好一回。重又回到尼庵。探聽動靜。只見庵門大開。有十幾個親兵守着。其中空無一人。連聲息都沒有了。紅

俠意想不好了。倒害了庵中住持。被那衙役盡行捉去了。急忙飛行入總督衙門。匿屋簷查察。果見貝和諾坐堂審訊。庵中五六個尼姑及香伙雜役人等。都跪在堂上呼冤。貝和諾嚴用刑訊。拷掠再三。尼姑等供稱有紅衣女子投入求宿。曾言來此尋母。並無反逆情形。貝和諾喝命尼姑繳出紅衣女子。否則即將汝等全數償命。紅俠聽了。真是憤激萬狀。待要擲劍去救。轉眼又是無數大頭獐鬼。迎面而來。接着滿衙呼喝。如臨大敵。紅俠知如此苦纏。不是道理。只好退回。暫時避鋒。暗探衙中。究竟是什麼妖術。再與師傅師兄商議。主意既定。急從總督衙門退出。恐那大頭獐鬼追趕。不好就近棲止。重又飛行五六十里。至一市鎮。見一家庭院參差。墻戶高宏。念必是富裕人家。躍入院中。閃上樓房。翻箱倒篋。尋出一套合身衣服。又偷偷的洗了面。敷了脂粉。急忙退出。至荒野中換了。登時變了個廣東婦女模樣。一脈溫存之姿。十分秀麗之態。誰也夢想不到。就是總督衙門的刺客了。紅俠把衣飾既已換就。忽想到東城趙氏舊宅。現被官中發封。偌大庭院。空無一人。不妨到那處休息。於是又回到省城。躍入趙氏空宅。好在床鋪桌椅。都已齊全。又無人知悉。卽就趙宅當了個寓所。不分日夜。乘間察訪。足足三五日。纔

把那總督衙門妖術根由看透明白了。原來這施行妖術的人是個倭人。本是倭國一個道士。名做長木秋龜。學得一身妖法。能飛符召將。搬運遮眼鐵算盤諸術。刀鎗不入。水火不災。真是無法無天。無所不爲。他施行妖術。只把紙張剪幾個人。念上符咒。打發出去。隨便可以差遣。要搬金銀珍寶。把鐵算盤一架。無論藏在何處。一索立得。如囊中探物。毫不在意。他更喜搬運婦女。專事攝取元精。紙人剪成。念過符咒。遣發出去。不到一刻時辰。無論遠隔五六十里。就會搬運家來。事後仍念符咒。叫紙人送還原處。婦女們恍如經了一夢。並不驚動。只覺身被人污。從此日就黃瘦。有的身體纖弱。就此成疾。亡命。他不但剪紙可以成人。無論飛禽走獸。虎豹獅象。毒蛇猛虎。只消念上符咒。都可剪得如真活一般。而且氣猛勢雄。更比真活的厲害十倍。如果要攻殺他時。他就用遮眼法。把身體藏過。你再也找不到他。他那無數大頭獐鬼。就是紙剪模型。紙剪得這麼怪狀。就會化出這麼怪狀來。這獐鬼出發時節。長木秋龜端坐閉目。毫不動作。只把精神對付去。就可使神遣鬼。什麼都能辦得。所以他必要攝足元精。取用無竭。被他糟害的婦女兒童。也不知實有多少。他在倭國。作了無數孽障。被官員捉去。官員認得是長

木秋龜絲毫無訛。待要捆去斬殺。忽然變了個兩三寸長的紙人。官員嚇得手足無措。再去捉到。依然又是紙人。於是倭官員奏聞倭王。倭王發下諭旨。命長木秋龜特往中國傳教。永遠不准回國。如果在中國建了功業。始允將功贖罪。長木秋龜無奈。趁着康熙帝征葛爾丹時。奔赴清營效力。偏逢康熙帝不信道術。又因他是倭人。拒不收留。長木秋龜歷次遊說王公大臣。都因倭人邪術。不敢收用。也有礙着康熙帝意旨。要收用而不敢違逆的。因此長木秋龜遊行南海。適到瓊州雁峯塔上。四面俱是水洋。中留一島。風景幽絕。島上原有殿宇廡廊僧舍數十間。乃是從前了因和尚與師傅紅柳兒唐五蓋造的。如今是幾個道士住着。長木秋龜遊行到此。戀不忍去。決意在瓊州島上傳教。就施了法術。把幾個道士都收伏了。做爲徒弟。那幾個道士。又教他中國話。長木秋龜漸成了中國習慣。自己架起鐵算盤。暗算瓊州府下居民錢財珍寶。那瓊州本是富裕之區。一經收斂。整千整萬的珍珠寶飾。不知其數。都被長木秋龜搬運到雁峯塔上。隨又把紙人剪成。四處分發。收羅婦女。每夜必有兩三個侍寢。都是大家閨秀。娉婷嫵媚之姿。被這長木秋龜一夜糟塌。便體無精魄。於是瓊州府縣人民大譁。有告發錢財

被人盜竊的。有告發珍寶被人暗算的。有告發女兒姬妾少年新婦。被鬼物害祟的。問起姦竊各案。都是差不多情形。問那被姦的婦女。都說那姦夫紫黑臉兒。矮胖身裁。面龐有八字式的鬚髭。約莫四十多年紀。不是本地人的樣子。如此告發之案。每日必有三五起。合總起來。起碼有三五百起。於是府縣全體震怒。合府嚴查。所有寺廟住宅。無處不搜。長木秋龜得悉此情。心中不免大驚。正在這個當兒。貝和諾新命總督到任。長木秋龜急極生智。想了一條妙計出來。不知長木秋龜妙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飛符挾計驚總督

端坐凝神呵鬼兵

話說長木秋龜聞悉瓊州府縣挨戶嚴查。適逢新總督到任。心生一計。當下命雁峯塔幾個徒弟。將所有劫來珍寶錢財。窖藏地下。自己出了瓊州境界。往省城去了。到了省城。揀了一所客舍住下。晚間施行法術。剪成十幾個紙人。都是怪可怕的。念上符咒。打發到總督衙門作祟。貝和諾一到任。在內房宿下。眨眼便看見獐鬼。動不動就遇着怪物。嚇得貝和諾一家大小。都不安寐。接連兩三夜。都是伴着冤鬼過活。後來鬼怪越多。居然白晝出現。搗毀器物。暴傷人畜。無惡不作。妾婢聽差。都被鬼怪害了病。貝和諾把

總督印信前去鎮壓。忽然印信飛到屋瓦去了。貝和諾自恃身爲大員。張口喝罵。卻被鬼怪打了十幾個耳光。從此貝和諾也不敢多嘴。設起大仙牌位。日夜叩頭供養。也不相干。貝和諾急得沒法。正要派人到江西龍虎山去請張真人。忽聞吏役遞進名片。前來通報。說有個外國道士來謁轅門。能飛符召將。鎮壓邪魔。貝和諾接過名片一瞧。上寫長木秋龜四字。聽了這話。自是歡喜不迭。急忙請進。只見矮矮的一個小老兒。穿着是道非道的衣服。進來行了一禮。開口問道。總督大人衙門中。近來有無怪異。貝和諾驚道。正患怪異。不知高道從何知曉。長木秋龜道。貧道周遊天下。來到上國。偶經此地。見總督衙門中黑霧重重。想必是那十四個山魃木魅作祟了。這十四個生畜。從前貧道在潘陽地方鎮壓過的。誰知年代多了。他又出來了。言下非常感嘆。貝和諾十分恭維。忙請他鎮壓。長木秋龜故意遲疑道。也許他們修練有年。怕貧道一時鎮壓不及。如今先須與總督大人說了。鎮得好時。休要誇獎。鎮不好時。休嫌緩慢。貝和諾忙道。那裏說得這話。這是本總督請求高道的事。自然由高道指使。長木秋龜答應了。想出許多法門。都是些騙人騙鬼的計劃。不必細表。貝和諾件件應允。令出如山。無不辦到。於是



長木秋龜設起符壇。便在總督衙門捉起鬼來。果然第一夜鬼怪少了一半。第二夜只聞鬼怪隱隱哭泣。第三夜竟然絕跡了。第四夜又現出了一二個。自後忽隱忽現。終無害人的舉動。但離不得長木秋龜一晚。長木秋龜離了。便又廝鬧起來。因此貝和諾敬奉長木秋龜。似祖宗是的。不敢怠慢。長木秋龜見百計已售。再也不怕什麼府縣了。回到瓊州雁峯塔上。去察看了一回。誰知幾個徒弟見財起意。把些窖藏的珍寶財物。應有盡有。掘得逃走了。只剩兩個徒弟看守空廟。長木秋龜暗想。此後倒要重運財物。更省不得總督貝和諾。因此再到總督衙門。貝和諾自是十分歡迎。長木秋龜細察貝和諾爲人作事。很是厲害。日後倒怕他看出破綻來。正在疑慮。適值紅俠來暗殺貝和諾。長木秋龜正在外廳晏息。乍見人影飛過。疑是劇盜。追入裏面。乃是行刺貝和諾的。便施了妖術抵禦。卻不令貝和諾知悉。因是無數大頭獐鬼。就是總督衙門作祟的玩意。長木秋龜以爲如此一禦。必然刺客知難而退。那知紅俠第二飛劍又緊接直發。鋒厲狂奔。勢不可當。使勁抵禦。那劍鋒已落貝和諾案前。白光閃爍。倏忽張目不開。嚇得貝和諾橫倒地。下待侍婢扶起。好一回甦醒了。貝和諾親自去找長木秋龜。一步跨出房。

門只見長木秋龜指揮衆衙役追賊。瞬息間。目坐在廳上。正如前日鎮魔時一樣情狀。貝和諾心知長木秋龜運氣會神。不敢聲張。立着靜候。一回兒。長木秋龜張目四顧。見貝和諾站在面前。忙俯身施禮。說道。飛賊寓在城中西北門尼庵。速派親兵健將殺去。說畢。仍是閉目端坐。貝和諾立即招呼吏役率兵前進。自己陪着長木秋龜坐下。只見長木秋龜頭上出汗。口中呶呶念咒。忽聽長木秋龜喊道。糟了。糟了。飛賊逃走了。好厲害的女子。說罷。轉身對貝和諾道。請總督預備審堂。他們把庵中一切人等捉住來了。話未說完。早有人來報。說女賊越屋逃去。把尼庵女僧香伙一共十二人帶到衙門。聽總督示下。於是貝和諾坐堂審訊。審訊無話。命女僧等十二人付押。貝和諾退後回到內廳。細問長木秋龜。這飛賊究竟是什麼人兒。長木秋龜回說是女劍客穿的通身紅衣。行刺大人來的。貝和諾道。如今該怎麼處置咧。長木秋龜道。不趕緊。只要自己嚴加守備。貧道自有法抵禦。女賊雖是兇很。究不能犯大人絲毫。貝和諾點頭稱獎。從此長木秋龜更爲貝和諾所信任。兩人每晚伴坐密談。必至深夜。誰知紅俠換了衣服。每夜必來探聽消息。所有長木秋龜來歷根由。都被探聽明白。紅俠想此妖士。果然敏捷兇

險。非計教師傅別設方法不可。記得師傅臨別吩咐。待庚申月庚申日。約會雁宕。今爲時已近。而路途遙遠。計算時日。須得即日動身。於是起身離了廣東。直赴雁宕。與劍道人黑俠都會晤了。既把清宮內幕報告之後。即將長木秋龜全情說與劍道人黑俠聽了。劍道人道。邪道妖術。果然陰險。可是你也會見過這人麼。紅俠道。弟子退敗之後。幽寓趙宅。晚間匿入總督衙門探聽。見這厮與貝和諾坐談。曾見過兩次。劍道人道。你看他施行妖術之時。是否閉目端坐。抑是談笑自若。紅俠想了一想道。倒不曾見得。黑俠聽劍道人此語。動問師傅緣何有此一問。劍道人道。這不過探他修煉工夫。他那大頭獐鬼。原是由他派遣。工夫未深。必須閉目端坐。始能應付。工夫過火。便是談笑自若。也得措置周旋。說着。又問紅俠。你始終不曾見他當場設法麼。紅俠搖頭道。卻未見得。劍道人道。那麼他大半是閉目端坐的了。既是這樣。咱們三人同去。讓我見過這人。再作道理。於是三劍客同下雁宕。一路望廣東而行。途中改換衣裝。扮作江湖賣解之流。劍道人囑咐黑紅兩俠。如有人盤問。只說我們三父女。你們是同胞姊妹。紅黑兩俠遵師傅之命。做去。黑俠本已祝髮。這回又帶上網結。扮起家女模樣。兩弟子隨劍道人同行。

十餘年。從未見劍道人如此裝束。因不解用意。動問緣故。劍道人道。貝和諾是兩廣總督。聲勢喧赫。你既下手不成。他自然防備特嚴。關津要道。必須查問。我們雖不怕刀兵水火。但一經招謠。一則妖道必有徒黨。恐先有所備。二則貝和諾派大兵防佈。究也有不便之處。三則即使毫無妨礙。我們又何必多留痕跡。紅黑兩俠聽了師傅吩咐。都各小心將事。一路進發。到了廣東地界。果然查問的非常森嚴。師徒三人。先有預備。自是平安過去。毫無疑難。行到省城。先找了所客舍住下。師徒計議已畢。先由紅俠飛入總督衙門。前去挑戰。紅俠躍過圍牆。跳上屋簷。行到原處。下瞰貝和諾住所。只有絳燭高燒。卻沒個人影兒在內。又轉過屋脊。行到後廳。細聽東側屋中。好像有兩三人說話。紅俠探望再三。看不出究是何人。行到東側屋上。一個雞子翻下。倒掛簷際。打從窗戶窺去。正是貝和諾與長木秋龜談話。旁邊又添了個道士。恭恭敬敬坐在長木秋龜下面。一望而知是長木秋龜的黨羽。紅俠細看清楚。暗計這時飛劍斬去。倒是個機會。料得這廝必然未備。正在凝思。忽見長木秋龜閉目打盹起來。紅俠因曾聽劍道人提過這話。忽然猛省。趕先使勁隄防。縱身直上西側屋瓦。袖劍以待。果然無數大頭獍鬼。從東

側屋擁擠而出。直撲上屋瓦而來。紅俠退過一步。頂對東側屋長木秋籬。坐處攔劍飛斬。一道白光。早被大頭獐鬼攔拒折回。隨又發出。又卽空返。如此五六次。大頭獐鬼怒極。個個突目張口。從左右前後四路抄襲過來。紅俠飛劍只能及近。見來勢不佳。一運氣跳出鬼圍。望牆外奔逃。直抵客所。推門而入。只見劍道人手執長劍。披髮閉目而坐。黑俠早已外出。去無踪影。紅俠運足元精。當戶鶴立。不消片刻。那無數獐鬼早已追到。紅俠退至劍道人後面。獐鬼直撲劍道人。劍道人鎮坐不動。但微微向空呵氣。一呵氣。獐鬼退開三四步。隨又撲來。劍道人又呵氣抵禦。獐鬼又退。如此七八回。獐鬼終撲不上。劍道人身去。漸漸退開。至於無影。忽然一陣怪響。無數猙獍大頭小頭鬼魔。直奔蕩空而入。接着猛虎長蛇。鷹獅猿熊之屬。飛的飛。奔的奔。騰蹕的騰蹕。鬧得滿屋子不得開交。那鷹猿很命的向劍道人頭上撲來。劍道人昂首四周呵氣。依然閉目不動。那無數鬼魔猛獸毒蛇。進了又退。退了又進。終不能逼近劍道人一步。紅俠乘此忽地飛起。跳出房外。打從後面不斷的飛劍。斫殺。劍道人又加足精氣。層層呵逼。惡魔陷入重圍。見勢不佳。越發兇張。幾乎要破屋冲霄。如此二三十圍合。惡魔腹背受敵。始終堅持。劍

道人知敵氣已餒。張日向空一望。忽然站起。手把長劍向敵三揮。用足氣力往前呵斥。紅俠越發使勁飛劍。果然敵勢不止。有好幾個惡魔。跌下地來。正在這個當兒。忽聽空中格格數聲。全數惡魔紛紛滅迹。正如雪片似的飛下地來。往下看時。都是些紙剪怪人。怪獸。禽。遍鋪地上。劍道人道。長木秋龜死也。話猶未完。突的空中跳下一人。說道。快走。快走。大兵轉眼到了。定睛看時。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黑俠。欲知黑俠從何而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雁峯塔掃蕩餘孽

貝勒府透說禍根

話說劍道人欲斬除長木秋龜。早已預定計劃。叫紅俠先去挑戰。勾引妖道全副精神。追來。自己凝神坐定。運足氣魄。備妖道來攻。一面叫黑俠追躡紅俠之後。匿入總督衙門。乘長木秋龜對付前敵無暇返顧之際。忽躍飛劍斬去。又恐貝和諾知悉寓所。派兵圍擊。特叫黑俠先入總督衙門。將如數侍衛親兵住處加鎖反扣。黑俠依計而行。不敢怠慢。既入總督衙門之後。遊行各處。覺夜深人靜。無一隄防。探着出入要道。兵衛住所。全數加鎖倒扣。諸事既畢。來到內廳東側室。偷視長木秋龜緊閉雙目。兀兀坐定。旁一

道士手持剪刀剪成種種人怪花樣。交給長木秋龜。只見長木秋龜雙唇微動。知是虔誦咒語。黑俠不便久伏窺察。便退至後面伺候。這時長木秋龜派發無數惡魔。追趕紅俠。與紅俠師徒正在客廡決鬪。兩方激殺。簡直無暇與貝和諾說話。在後惡魔漸漸退開時候。便是長木秋龜教貝和諾派兵往擊。貝和諾自然立即呼召。誰知出入要道。均已杜絕。無一人得入。貝和諾親自打出門去。夜黑人靜。又無差役。打出數重大門。已是費時不少。點動侍衛親兵。又都倒鎖室門。不得聽召。立出再四遷延。耽誤時刻。等到大兵雲集時候。那黑俠旁伏靜觀。早見長木秋龜汗出如雨。面轉紅色。便迅雷不及掩耳的一道白光。把長木秋龜五臟心肝都燒焦了。掉劍左轉。把旁坐的道士也順手一刺。立即飛出總督衙門。直向廡所報知。劍道人說快走快走。大兵轉眼到了。劍道人道。紅俠前往趙氏宅中。確是穩妥萬全。我們不妨同去隱息一回。叫紅俠引路。紅俠答應是了。於是三劍客即離客店。移往趙宅去了。這裏總督府大隊兵馬開到。嚇得店主人面如土色。吏役要他立繳飛賊出來。店主人只是叩頭跪拜。哀求伸訴。鬧到個不亦樂乎。後來店主人悟到是江湖賣解的父女三人。領吏役進去。早已不翼而飛。吏役怒極。把

店主人拖下混打。這面正在胡鬧。那裏貝和諾回進東側屋。見長木秋龜與旁坐道士橫死地上。血流如注。嚇得魂不着體。急令召回兵士。保守總督衙門要緊。貝和諾命所有兵役手執利器。四圍保護。有蹲在屋瓦上的。有立在窗上的。有靠住牆壁的人。山人海。站了好幾層。自己居了當中的屋子裏。又與手下一個侍衛調換衣服穿上。叫侍衛做了總督。自己做了侍衛。如此提心吊胆。過了好幾夜。終究放心不下。請師爺商量法子。內中有個師爺。也是讀書講理的。回說防盜不如防己。盜既不因財物而來。必是心有不平。大概總督平日治案。有過於嚴厲的地方。依某愚見。莫若把幾個嫌疑罪犯。從寬釋放。一面出示曉諭。如有冤屈。儘管前來控訴。倒是冤家宜解之道。衆員司都說師爺此言不差。貝和諾就照此辦理。把前日拘來尼庵女僧等十餘人。一律釋放。把趙鳴鑾的妻子家族也就回復了。趙鳴鑾叛逆已經奏報。自然只好候旨發落。其餘冤屈的案件。也解結了好幾樁。暫且按下不提。且說三劍客隱息趙氏宅中。商議後事。劍道人道。長木秋龜這倭賊。胆敢到中國浪傳邪道。真是殺有餘辜。他必別有黨徒。如此殘酷。妖魔必斬除乾淨纔是。隨問紅俠道。你說他瓊州別有巢穴。究是什麼處所。紅俠道。弟



子有一晚入總督衙門。聽長木秋龜對貝和諾說。瓊州雁峯塔上有座古刹是他傳道所在。要請貝和諾派兵保護。想必是他的巢穴了。劍道人道。不差。我們就到瓊州去瞧一回。於是三劍客即刻起身。浮渡南海。不上五日。已到瓊州。三劍客一路尋到雁峯塔上。果然有一座古刹。卻是殿宇新葺。規模寬宏。入門進去。繞了好幾轉。纔遇到兩個道士。劍道人便問你們師傅長木秋龜那兒去了。兩道士望了望劍道人。待答不答。劍道人道。我們自己人有話儘講。兩道士回說。師傅被總督大人請了去。現在廣東省城。老丈有什麼吩咐。小的前去傳報就是。劍道人道。不必。我倒要問你們幾句話。你們的技術。如今精了沒有。兩道士回說。從前有六個同伴。四個見財起意。把窖藏珍寶掘走了。後來被師傅撞見一個。收了去。其餘三個。不知去向。我們只會搬運是了。劍道人要了他們搬運的符咒看。兩道士恭恭敬敬拿出來。遞與劍道人。劍道人打看了一回。都是些魔鬼符咒。只望佛座前琉璃燈火中一丟。早已燒成灰燼。兩道士大怒。往前突來攔取。早被紅黑兩俠點了穴。再不得動彈。於是三劍客走入上房。搜尋了好一回。尋出無數紙剪怪物。一律付之一炬。方要折回。忽聽女子聲息。在那裏感嘆。細聽是旁屋後面

發出來的聲音。繞過旁屋。卻是草地。又不見房屋。從旁屋進去。開門忽聽響鈴。瞥見一裸體女子從柱中閃出。見了三劍客。立卽避回。紅黑兩俠。隨着追下。乃知柱是空設。原是一頭雕空圓門。柱中便是扶梯。踏下扶梯。卻是一間地穴。地穴中排布的錦簇繡闌。陳着滿案珍珠寶飾。更有女子三人。也是裸體睡着。紅黑兩俠叫四女穿好衣服。問明原由。四女子回說。都是被妖道搬運來此。各有家室。紅黑兩俠把情形回過劍道人。劍道人大怒。重到大殿。把兩道士點醒。追問同黨。兩道士忙着跪下求命。呈上師徒名冊。又呈上遮眼法符咒一卷。劍道人披閱名冊。與兩道士所說不錯。也不追究。當把名冊符咒一起焚化了。紅黑兩俠請示辦理。劍道人道。留這種孽障何用。一語未畢。早見兩俠騰出神劍。把兩道士斬了。一面叫四女子各回鄉里。所有珍珠寶飾。分給四人帶回。四女子流涕感謝。說不盡宏恩大德。卽日下山回鄉不提。從比雁峯塔上。妖魔巢穴。被三劍客掃盡了。只有那三個餘孽。逃亡不知去向。後來鬧出白蓮教亂子。就是這三個餘孽種的禍根。如今也無暇細表。單說三劍客浮渡南海。掃除妖穴。諸事大定。再計後事。紅俠急的要殺那貝和諾。劍道人道。多事不如省事。有名不如無名。殺了這滿奴賊。

員。我們自然不費吹灰之力。倒累得差役們東捉人不成。西拿刺客不得。喫苦受痛。未免又要波及良民。不如另覓路徑。借刀殺了。好覺乾淨。紅黑兩俠忙問如何另覓路徑。劍道人道。紅俠不是曾經說過。那清朝四阿哥禎貝勒。如今正疑着廉親王行動。不如把廉親王鎖贖皇太子的事。與禎貝勒說了。就說這計劃都是兩廣總督貝和諾主使的。那禎貝勒必然密奏康熙帝。康熙帝查着鎮贖皇太子的事。沒有不嚴厲查辦。貝和諾自然首領不保。橫豎是他清宮事。糟透了也與我們無干。我們只須這輕輕一句話。把貝和諾殺了。是了。紅黑兩俠唯唯應命。劍道人又囑咐了好幾樁事情。於是三劍客約定會期。各行別散。分頭幹事去了。且說清四皇子禎貝勒外示安儀。滿面和氣謙恭。心中也着實懷抱不測。眼看廉親王允禩勢力日大。連次保奏大員。疊蒙恩旨照准。可見皇上信任。心中焦灼萬分。爭奈無法破壞。自從那日見廉親王府的張道士一派鬼鬼祟祟樣子。意下早已疑忌。回邸之後。就叫了幾個會輕身術的門客。半夜飛入廉親王府探聽。誰知探聽回來。都說只有相面人張德明。與廉親王講些無關的事。禎貝勒也辨不清什麼。張篤敏張德明。只當前日相見的就是相面人張德明了。看官。你道這

張德明那裏來的呢。原來廉親王把張篤敏藏到直郡王府之後。獨防禎貝勒上奏康熙帝。要查明張篤敏。故此把相面人張德明替代。既將鎮魔木偶移到直郡王府。又把張篤敏扮了奴才掩飾無踪了。這一樁案件。永遠埋藏。再也查不出來。因此禎貝勒疊遣門客探聽。終不得絲毫破綻。心中萬分憂慮。有一天晚上。又派人去訪查。獨自坐在臥房。沒精打彩的推想凝思。忽見眼前電光一閃。抬頭看時。立着一個黑衣女僧。禎貝勒嚇得逃也不及。幾乎要跪下求命。女僧搖手道。不慌。你是禎貝勒麼。我來帮你忙的。你只管放心。禎貝勒急忙端了椅子。請女僧坐下。女僧道。你現在查了廉親王的把柄沒有。禎貝勒一驚。答道。沒有。女僧道。你知道皇太子的病狂。就是廉親王請人鎮魔的麼。禎貝勒一聞此語。如得至寶。恭恭敬敬作了揖。說道。請大師指教。這是怎麼來歷。女僧道。這是兩廣總督貝和諾主使的。貝和諾在外鎮着重兵。將來就擁護廉親王做嗣皇。說着。便把鎮魔根由略略說了一遍。又指示現在鎮魔在直郡王府後園中。你去舉發是了。說畢。一道白光。從窗戶射出。瞬息不見人影。禎貝勒不勝之喜。望空下拜。那女僧出了貝勒府。方要跳出牆外。忽然迎面來了個黑影。走近一看。乃是個十八九歲的

女子。黑衣女僧不免一驚。立即留心隄防。欲知此女子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名姝俠女一夕相逢

刺客囚僧兩番動衆

話說黑俠出了禎貝勒府。突遇一女子。看他姿勢氣魄。不是平常。心下早自防備。那女子走近。細認黑俠。從頭至脚打量了一回。說道。看大師也是落落不凡。何至替貝勒當差。方纔聽大師一番話。似乎要封功賞祿似的。豈不奇了。黑俠聽到這話。越發驚疑。說道。出家人那計利祿。只見皇太子無故被魘。故有此說。敢問小姐尊姓貴府。緣何到此。那女子笑道。不勞大師動問。道不同。不相爲謀。各自便了。說罷。返身欲去。黑俠見他技術十分精熟。聽他言語。更是純正有旨。那裏肯放他走。一把拖住。說道。小姐慢行。有話待講。小姐技精旨正。果然雙美。只惜鋒銜不藏。見事不細問情形。似乎美中不足。那女子聽黑俠這麼一說。急着呆住。問大師是何出處。黑俠約略說了來由。那女子忙的俯身下拜。說原是黑俠大師。我師傅也常說起過的。黑俠連稱不敢。那女子偏要師事黑俠。黑俠義不當讓。也就應允。於是二人同離貝勒府去了。看官們知道。這女子不是別人。乃是浙江呂留良晚邨老先生的女兒。呂葆中的胞妹。因其兄妹中排列第四。起名

叫做四娘。呂晚邨先生是明季名儒。嚴夷夏之辯。垂先聖之道。一生不苟取予。耿介清廉。誰都服膺。只因生逢不辰。遭着明鼎失措。滿奴竊國。晚邨在家息影。閉戶著書。只把牢騷抑鬱。發揚於文字。當時也着實有幾個節義之士。望風歸從。都是大明遺民。忠誠一貫。這位呂晚邨先生。憤着新朝苛政。世亂多盜。一則爲保護自身。二則將招收豪傑。在家請了個拳師。特教自己幾個子女。誰知呂葆中兄弟是文弱之後。體魄不及。都教不成功。偏是這位小姐四娘。年稚體輕。生成俠骨。一教就會。不上幾年。少林派拳術。已得了精髓。又學那內家張三峯派。也果然得寸進寸。後來出了家門。四方求師。遇着個老尼。生得滿面紅光。一身氣魄。就拜老尼爲師。誰知這位老尼。乃是大明崇禎皇帝長女。長平公主。因國破出亡。削髮爲尼。精通拳派。煅練劍術。在保定飛龍嶺。建了個太陽宗派。問起呂四娘。便是呂晚邨之女。帝室遺臣。兩相遇合。就此呂四娘隨長平公主學劍。五年劍成。出來問世。探聽清宮禁院。一路招收英雄。也自有一種旨派。不想遇了黑俠。本是道同一旨。兩不相見。又成了師弟之誼。正是有緣千里相會。無緣半面不識。這話提過。待在后表。如今要說那禎貝勒。得了黑俠指示。有了頭緒。急待密奏。再想茲事。

體大如果冒奏得罪那大阿哥。大阿哥正在寵信。吃了反坐。豈不自投羅網。又思黑衣女僧來去無蹤。究竟是爲甚前來報告。不免猜疑。這禩貝勒心機多端。做事果然愼默。手下委實有幾個能手。又暗地派遣出去。到直郡王後園探查。探查回來。報說大阿哥與八阿哥密談。鎮魘皇太子的事。果然皇太子的病狂。是他們做作的。另外更有許多勾結大臣情形。都被探了來報告。禩貝勒顛了顛頭。不語。於是把此事打聽確實。乘康熙帝在暢春園時候。密投見駕。康熙帝素知禩貝勒安分守靜。向不承管外事。諭旨太監傳進。禩貝勒叩頭請過聖安。奏道。子臣胤禩。有事密奏父皇。康熙帝准了奏。把太監屏去。禩貝勒遂把廉親王允禩。直郡王允禩。與兩廣總督貝和諾。密謀加害皇太子。請相面人張德明。設法鎮魘太子。如今相面人張德明。尙在允禩家中。鎮魘偶像。埋在允禩後園。一一奏過。康熙帝大怒。轉問禩貝勒。汝何從知悉。禩貝勒又奏自己前爲皇太子求醫。遇張德明。後來由允禩。允禩家太監傳出。始知內隱。康熙帝當下不語。命禩貝勒退出。第二日早朝。允禩。允禩入覲。康熙帝命內侍衛捉拿看守。一面降旨九門提督派兵圍住兩家。果然在允禩家搜出相面人張德明一名。在允禩家後園掘出偶像一

具上書太子姓名生日時刻。一如禎貝勒所奏。諸事暴露。康熙帝召諸皇子入乾清宮。降諭道。朕廢允禔之時。早有明詔。諸阿哥中。如果有鑽營皇太子的。就付法嚴辦。允禩爲人奸詐。到處妄博虛名。勾結藩臣。廢皇太子之後。允禩曾奏稱允禩好。可見朋比爲奸。今胆敢謀害太子。更屬妄爲干法。着將允禩允禔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這時諸皇子都在跟前。九阿哥允禔對十四阿哥允禔道。爾我此時不言。更待何時。允禔奏道。八阿哥無此心。康熙帝怒極。拔起佩刀。要殺允禔。五阿哥允禔跪抱康熙帝泣勸。康熙帝命諸皇子將允禔允禔逐出。一面命大學士溫達等審訊相面人張德明。張德明供稱由順承郡王長史阿祿薦於廉親王。看相時。我只說豐神清逸。福壽綿長。並無別的妄言。誰知康熙帝早准禎貝勒的奏。胸有成竹。卽日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將允禩允禔革去爵祿。爲閒散宗室。張德明情罪極爲可惡。着凌遲處死。貝和諾勾結皇子。逞強害民。着來京查辦。這案件發生。諸王大臣沒一個不私自憂懼。倒便宜了那張篤敏。自從改做奴才。入直郡王府。別人也不知他是個道士。事變之日。早已聞風遠颺。逃至洞庭伏虎山了。因和尙那裏去了。允禩允禔兄弟。犯了這案之後。從



此漸失聲勢。允禩後來被康熙帝監禁。允禩直到禎貝勒登基。仍封了和碩廉親王。雍正四年。又革爵監禁。末後終死在禎貝勒之手。那皇太子允礽。經鎮魔發掘之後。居然病體若失。幾次調養。也就復原。康熙帝又立允礽爲皇太子。後來又廢了允礽。又寵信十四阿哥允禵。終被禎貝勒妙計暗算。鬼斧神工似的用了一個暗算團。名做血滴子。把諸阿哥的內幕都探明了。殺的殺。害的害。其中着實有光怪陸離的情形。另有血滴子專本。詳細叙明。如今也無暇再述。單說黑俠與呂四娘二人。出了禎貝勒府。黑俠問明呂四娘來京何意。呂四娘道。也無一定宗旨。只爲探聽清宮內幕。遲早隨便。黑俠道。那麼你既無事。我們不妨同去鄭家莊。到咱庵中去休息幾天。呂四娘連聲答應。當下動身離京。在路上耽擱了兩三天。到白蓮庵。黑俠一進庵門。香伙上前報說。有個瘦子。操北京口音的。來看師傅。說要與師傅談一句話。可巧師傅出門了。他非常懊喪。他說這一次碰不到。又要等一回。別的也無話說。黑俠問這人多大年紀。從前有無來過。香伙回說。這人大約四五十歲年紀。非常瘦弱。騎了一匹小驢來的。從前並未來過。黑俠想了好一回。終猜不着是什麼人。也不去空想。讓了呂四娘進屋坐下。先談些世故。

人情。在後呂四娘請教黑俠種種劍法。黑俠有問必答。住了五六天。呂四娘說要回家去探看父兄。黑俠再三留住。二人正在談話。呂四娘抬頭一望。閃入一位紅衣女子來。心下很是納罕。黑俠忙回頭看時。見是紅俠。上前問好。轉過身來。又與呂四娘說。這位就是咱師兄紅俠。也把在京遇到呂四娘的話說過。呂四娘忙着下拜。紅俠連連還禮。三人又談笑了一回。黑俠道。京事我已辦了。貝和諾想必已接到聖旨了。紅俠笑道。你道貝和諾還活着麼。說來很奇。我到廣州。就聽街上人爭說總督被刺。我以為就是我們從前的事。後來一探聽。乃是新近遇害。刺客擲下一刀。刀上畫有一頂僧帽。我所說的龍越趙鳴鑾。都被刺客放走了。他一共放了七十多人。真是豪爽得很。我探聽這七十多個逃犯。一個都沒有追得。你看這是什麼人呢。黑俠道。你既在廣東省城。不好進去探一回刺客的行蹤麼。紅俠道。怎麼不探。這人也不會玩劍。倒是虧他本領不小。黑俠道。我這邊也有一樁怪事。來了一個什麼瘦子。到庵中瞧我。我們行踪。還有誰知道呢。你想這又是一個人了。紅俠也深以為異。三人談談笑笑。不覺夕陽一角。轉瞬昏暮。紅俠呂四娘都在黑俠禪房中宿了。第二天早晨。呂四娘要起身回南。紅俠道。我們就

送呂小姐一同下山。到鄭家莊替他雇了騾車。橫豎十幾里路。不妨走走玩玩。呂四娘連說不敢。竭力勸止。黑俠道：「我們本閑着無事。往常也下山遊行。並不是特地送你的。」呂四娘笑了。笑答應了。三人早餐用畢。同出白蓮庵下山。一路談去。不知不覺已到鄭家莊。黑俠替呂四娘雇了車。送他就道：「看他去遠了。始與紅俠回轉原路。二人正在郊望。忽見官路上來了大隊人馬。黑俠道：「這不是押解犯人的麼？」紅俠道：「是咧。我們不妨看看。說時遲。那時快。那大隊人馬早已來到莊前。只見前後官兵二百餘人。個個掛着快刀。有幾個親兵。好像是督撫身旁的。中間一具囚車。囚車外四個漢子。緊緊扶着。看那漢子行步說話種種姿勢。都是精通拳術樣子。囚車中犯人。乃是個和尚。不戴帽。也不着鞋。只是科頭赤足。目光炯炯。極有神采。額角上一條條皺紋。顯得他不是平凡。雖在囚車。而面目很是從容自然。押解官兵到了鄭家莊。由押解官傳令稍憩。命衆兵士吃過乾糧再走。於是衆人都晏息了。紅黑兩俠看得清清楚楚。知囚車中犯人必不平庸。如此大隊兵馬押解。更有四個漢子。牢牢守候。定是嚴重無疑。當下衆兵士憩了。黑俠乘間探問。纔知是兩江總督的親兵。由天津押解到南京總督衙門去過堂的。黑俠

丟了個眼色暗號與那囚犯和尚。和尚也答了個眼色。紅黑兩俠大驚。當下私自密議。決計前往探詢。欲知紅黑兩俠探詢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趙家莊赤足脫樊籠

秦淮河駢指傷紈袴

話說紅黑兩俠在鄭家莊口。遇了囚車中和尚。丟了個眼色暗號。纔知那和尚也是同道中人。不由的心中一驚。兩人私自密議。少不得跟上探詢。只是大隊人馬回護。兩人又是女子。紅裳黑衣。顯而易見。如何去得。紅俠低聲說道。他們既是押解南京城去。人馬衆多。勢必遲緩。行宿官路。自有定站。我們可屈指計算。不如先待他們走了。晚間再去未遲。黑俠道。我也是這麼想。我們既算定他們路程。由別路繞轉。先去等候。不是更妥。紅俠點頭稱是。二人正在說話。只聽官兵一聲呼喝。押着囚犯拔步走了。這裏紅黑兩俠重又回到山上。整整休息一天。也就下山。趕程前進。二人約定在山東江蘇交界所在。有個趙家莊。料得官兵必經要道。就往那裏前去等候。一路車騎步行。朝發夕宿。約經五六天光景。已到趙家莊口。二人不斷的在莊外遙望。足足等了一晝夜。聽得馬嘶人語。官兵果然來了。這時天色已晚。黃沙四起。只聞人聲。不辨人影。霎時官兵走近。

二人縱身匿至樹林探看。但見官兵疾步速行，只顧前進，並不在趙家莊下宿。二人也即跳下地來，隱躡後面，步步追趕。大約又走十多里路，已是黃昏時候。見官兵蜿蜒行郊野，繞過小道，轉向山下去了。二人又追着前望，只見半山中懸有一盞天燈，料得必是廟宇。黑俠道：「對了，官兵往廟宇宿去了。我們繞過山後坐等，待他們睡足，再行下手。」於是二人繞到山後，翻過前峯，正是廟宇。廟在半山後面，有一枝合抱大樹，二人就在大樹叉枝上坐了。只聽廟中笑語聲、叱咤聲、磨刀霍霍聲，鬧的不得開交。又見那燈火忽明忽隱，人影條條來往，足足有三個時辰，都將息睡去了。紅俠悄悄地對黑俠道：「我們動手罷。」黑俠道：「好。」劈拍一聲，兩人一齊跳下，又飛上廟宇屋瓦，四圍打量。見囚車放在大殿正中，四個漢子在旁橫臥，緊緊守着。漢子外面統是兵士，背對背靠着睡去，簡直無絲毫隙縫。可以近身。兩人正在打算，只見對面一個黑影，憑空跳起，也在屋瓦行走。紅黑兩俠連忙引避，潛伏瓦上。探看此人如何動作。正探看時，又接着兩條黑影直上。只見他們混在一處，似乎是較量方法。紅黑兩俠漸漸走近，從背後細瞧，乃是三個短打和尚。心下暗喜，知必是前來劫囚的了。這時有兩個更夫，穿着號衣，在廟中四周打

更兩俠見了無害。並不在意。驀地裏見兩和尚閃入廟中。躡至更夫後面。浙瀝一聲。兩更夫活活倒了。兩和尚剝起更夫號衣穿上。也打起更來。一個走上大殿。望囚車打量。正在這時。屋瓦上的和尚也突的跳下。走近囚車。與更夫和尚動手行刼了。紅黑兩俠看的起勁。冷不防囚車邊的漢子似龍虎般的跳起。大吼一聲。卽對兩和尚廝殺過來。那旁邊打更的和尚也拚命趕上。殺入大殿。兵士們聽得驚變。都從夢中跳起。一時廟中刀光血影。殺個不亦樂乎。三和尚只管與四漢子混殺。漸漸被漢子殺到三門。紅黑兩俠見此時不助更待何時。使勁齊發兩劍。白光繚繞。直逼大殿囚車。把囚車鐵柱鎖練都斬毀了。那囚車中和尚直如放籠之鳥。出阱之虎。飛也似的從後殺出。一聲長嘯。四個和尚奪出重圍。一齊飛上屋瓦。四個漢子也急着飛追。在屋瓦上混打起來。兵士們爬的爬。縱的縱。用軟梯的。用軟梯的。都跟到瓦上。誰知四和尚又跳到山下。一面對兵。一面脫逃。紅黑兩俠見和尚如此掙逃不脫。又飛起神劍。只在四漢子面前猛閃光芒。一道道匹練。繚繞個不住。四漢子眼昏心亂。一霎時四個和尚逃無踪影了。紅黑兩俠見和尚都已脫險。放過一邊。追向和尚而來。那和尚正在翻山過嶺。見後面兩個人影。

回身望了一望。聽得一人說道。自己人。自己人。站住再說。兩俠走近那脫囚的和尚。連忙跪下叩頭說道。今晚不是兩位劍俠。老衲性命難保。後面三個和尚。也一齊跪下。兩俠連連退避。說道。何必如此。既是同道。休說客氣。咱們走路要緊。當下四個和尚站起身來。聽候指揮。紅黑兩俠問明來歷。纔知那脫囚的和尚。就是赤足和尚。俗名叫方大成。其餘三個。都是他的徒弟。叫做普仁。散義。靜智。本來赤足和尚住在舟山清涼寺中。一手少林精拳。兩隻鐵煉赤足。素在山中行道修業。不問外事。前回書中。早已提過。只因從前清涼寺住持。是個妖道。專會些馴養毒蛇猛虎。賈禍隣山。被赤足和尚打退。那妖道深記怨毒。日圖報復。赤足和尚也明知故犯。緊着備防。原叫普仁靜智把守前門。散義看管後門。戒備深嚴。並不撤防。爲的那涵信逆徒。藝成仇復。還俗做官。又居然娶起親來。赤足和尚聞了大怒。命普仁靜智前去殺害。不料反被涵信中傷。幸虧慈雲搭救。收下兩人。同往伏虎山了。因那邊學藝。普仁靜智也因殺害未成。無顏再見師傅。就拜了因爲師學劍。誰知劍術一道。成與不成。大有定數。普仁靜智學了幾年。始終不入門徑。倒累那赤足和尚四個徒弟。三個跑了。只有個散義在寺把守。天下事防着不來。

不防就來。那道士無巧不巧。在這個當兒。到清涼寺復仇來了。赤足和尚心下果然大驚。事到臨頭。也只好出去招呼。那道士見了赤足和尚。呵呵大笑。說本廟託你管了幾年。也該還給我。不由赤足和尚分說。早從袖中發出一條毒蛇。名做竹葉青的。頂對赤足和尚腦門飛來。赤足和尚連連退避。道士又放出一條蜈蚣。赤足和尚又退過一邊。道士連七連八的。放了無數毒物。赤足和尚只管退讓。始終不還擊一次。道士倒也無法。笑道。你自己大約也知道錯了。冤家宜解不宜結。咱們也不爲過分之舉。只是廟宇是我起造的。我卻要收了去。大家清淨點子。說着把長袖一揮。登時四處火起。一座清涼寺。轉眼成爲瓦礫之場。赤足和尚也不與計較。道士竟大笑而去。赤足和尚全用了忍耐工夫。怯退道士。眼看寺宇劫灰。心下終是不安。又因寺中也有不少小和尚。到那裏住宿。因此決計化緣重新建造。先蓋了幾間草屋。叫小和尚住下。自己與散義托鉢出行。由舟山出發。分向寧波。上海。蘇州。鎮江。無錫。常州一帶。沿路募化。可是世態炎涼。人情薄於紙。像這麼一個破爛赤足的和尚。誰肯給錢。一連托鉢幾個月。不過幾百吊大錢。於是又到南京。在南京城中挨戶募化。有一天。募化到秦淮河畔。見一家朱門。



洞闌碧油屏門四照。曲曲亞字欄干。亭亭假山石筍。好一個官家所在。赤足和尚背着黃紙香架。手敲木魚。一步一步拜進去。方踏進屏門。聽得人聲喧雜。抬頭一望。見一個少年公子。坐在上首。旁邊侍立兩人。好像是跟隨僕役。下面站着年老夫妻二人。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生得雪膚花貌似的。蓬頭靠住年老夫妻。嗚嗚啜泣。正似梨花帶雨。海棠無力樣兒。那對年老夫妻只管向少年打恭作揖的懇求。少年睜着眼。不是訓就是罵。赤足和尚口念阿彌陀佛。手敲木魚。心下早自忖度。料得少年形狀。好似要強逼女子。老夫妻正在求懇的樣子。正在這時。假山旁邊走出一個老人家來。一見赤足和尚。跑過來說道。出去出去。此刻東家有事。過後再來化緣。赤足和尚道。化緣不化緣。不打緊。倒要請問老丈。這少年是何人。爲甚這樣凶狠。老人家一把拖住赤足和尚。輕輕喝道。你這和尚要不要命。這位是總督大人的公子呀。赤足和尚顛了顛頭。又問老人家。他到這裏幹怎麼。老人家不耐煩起來。說道。明天來罷。明天來罷。赤足和尚那裏肯走。東問一句。西問一句。說道。難道他要搶你東家的小姐麼。老人家拍手道。對啦。咱們到外面去講。說着。拖住赤足和尚跨出屏門。到門房坐下。開言道。豈有此理。我講給

你聽。我們東家叫馮玉書。開布店的。平日行善作功德。不論什麼好事都做的。偏是人丁不旺。只有一位小姐。前天在莫愁湖看龍船。東家帶了太太小姐一道去。誰知我們小姐被這位總督大人的公子看上了。必要討去做第四房新婦。老師傅想。我們東家只有寶貝似的一個女兒。那裏肯呢。再三說情。終不答應。這回偏他自己帶了家人上門來了。東家急得沒法。叫小姐自己出來問。小姐一定不肯。已經吃過鹽鹵。尋過死了。東家也只少尋死。真真可憐。我們做奴僕的。看了酸心了。這位公子真作孽。還說我們東家瞧他不起。不把女兒給他。老家人正與赤足和尚說話。忽聽堂中一陣號哭聲。那少年督同兩個家人。拉着馮玉書的女兒。正如鷓鷹抓小鷄似的。拖出屏門來了。馮玉書老夫妻一壁哭。一壁求。少年連頭也不回一回。老家人上前去攔阻。早被那家人踢了一腳。痛得腰身屈去。赤足和尚目見此情。那裏還忍噤得住。踱出門來說道。有話儘講。何必動蠻。那家人一見是個和尚。不問皂白。一個耳光批來。赤足和尚趁勢讓過。飛起右足。那家人往前一撲。跌了個渾身貼地。第二個又接過來。拔出拳頭。拚命混打。赤足和尚隨便使了一手。那人不知不覺的昏了去。少年怒極。用足氣力親自直撲前來。

赤足和尚駢着兩指，向少年腰骨一插，順手一個耳光，轉過來又是一個劈劈拍拍，接連打了十幾個，幾乎把少年打熟了。馮玉書嚇得連忙跪下說情。赤足和尚道：「莫慌，你老人家只管把小姐領去將息。我自會收拾他們。」說着，把三個人一起拖出大門外。望秦淮河淺灘中一丟，管自敲着木魚走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大吏逞殘畜爪牙

壯夫得救免刀鋸

話分兩頭，卻說總督公子和家人兩個，被赤足和尚痛打一頓，擲下淺灘，覺遍身刺痛，半晌醒來。公子痛得越發厲害，由兩家人扶着，直往兩江總督衙門哭訴。總督去了，這位兩江總督不是別人，就是前回山西做巡撫的噶禮。噶禮本有廉親王的奧援，後來又走着皇舅內大臣佟國維一條門路，朝中有人，好官易做。康熙帝親近大臣，都說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因此廉親王雖經過事變，他不但毫無損傷，而且升拔了為兩江總督。真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便是噶禮的才具的。噶禮到任之後，上疏劾罷大員，所有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宣思泰、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樸、知府陳鵬年，都被他一網打盡。於是江南官場無不惶恐失色，沒一個不走他的門下。自從他吃

了曹仁父的虧。知道光是張着官威也不行。須得找幾個飛賊。以備差遣把守。蝦有蝦路。魚有魚路。只要有錢有勢。何事不可辦成。不到幾個月。居然找到五個能手。名做買大魁。施鴻。葛虎。朱二標。朱三標。這五人之中。要算買大魁最出色。施鴻。葛虎。長的內家。是買大魁的徒弟。朱二標。朱三標。是兄弟兩個。長的外家。個個拳棒精通。體堅如石。身輕如棉。着實可以對付。五人投入總督衙門之後。噶禮便命他們率領侍衛親兵。很是優待。因此噶禮越發胆大妄為。平生最恨江湖上人。不論好壞。一律嚴辦。仍是不忘曹仁父凌辱之意。噶禮的兒子。名做篤敦。專喜淫蕩。不務正業。卻是噶禮元配生的。噶禮還有個小兒子。乃是媵妾所生。故此篤敦正如獨養子一般。因鍾愛過分。格外放縱。當下篤敦與兩家人在秦淮河闖禍回府。哭訴噶禮。噶禮大怒。立飭江甯縣把馮玉書全家拘案審理。一面飭拿和尚嚴辦。江甯縣那敢怠慢。遂把馮玉書全家老少拘到拷詢。馮玉書自然照實供上。江甯縣將馮玉書全家發押。一面飭拿和尚。連派捕快出發。終是捉拿不到。江甯縣正在憂急。誰知篤敦被赤足和尚駢指對腰一插。已經壞了臟腑。不到半月。一命嗚呼。這一來真也了得。氣得噶禮毒蛇猛虎似的一刻不安。立把馮玉

書合家吊案親自審問。嚴刑疊用。打得個體無完膚。一面派施鴻葛虎朱二標朱三標四人捉拿和尚。鬧得五花八門。滿城驚慌。再說那赤足和尚切齒痛恨的是旗人。當日曉得是總督嚙禮之子。特地下了這毒手。如今累了馮玉書一家遭禍。心中頗自不安。自己性命不算。倒先要替馮玉書設法。聞得總督衙門派出四個能將捉拿自己。光身又不敢鬥。於是想起普仁靜智在洞庭伏虎山習劍。不妨去叫他們。找了了因同行劃策。一到伏虎山。事有不巧。了因慈雲都北上去了。只遇普仁靜智。師弟闊別相見。自多一番問候。赤足和尚把來意叙明。普仁靜智也都說非師傅了。因師兄慈雲不可。只得上北去尋。尋到再說。這時散義在無錫化緣。由靜智先去招邀。四人先後北上。約定天津會齊。赤足和尚與普仁先到。覓了客店住下。普仁急着去找了了因慈雲。誰知了因慈雲未曾找到。那總督衙門侍衛頭兒施鴻等四人找了來了。原來這四人本是江湖盜夥。到處都有熟人。一路打聽和尚行踪。隨有眼線。直到天津。訊問舊日同夥。說果然有個不着鞋的和尚。住在客店。四人橫衝直撞而進。人多人力足。赤足和尚寡不敵衆。遂被擒住。當日交給天津鎮台衙門審詢。赤足和尚直言不諱。鎮台行文兩江總督衙門。總

督覆文特派親兵着卽押解歸案辦理。這時普仁日日探聽消息。急得好幾夜合不着眼。隨後散義靜智都到了。三人商議。決計等押解時節。斷路去劫。過了十幾天。兩江總督文書到津。赤足和尙卽日起解。普仁散義靜智。緊緊跟着。但見官兵二百多名。又被那施鴻葛虎朱二標朱三標嚴密看守。終無間隙。可以下手。待後行到蘇魯之界。夜宿荒廟之中。三人眼看情形。再不能坐待。只得下手行劫。幸虧紅黑兩俠揮劍一助。遂得脫險。也是赤足和尙命數未盡。當下紅黑兩俠救出赤足和尙之後。與赤足和尙普仁散義靜智一共六人。在山中詳細叙了一會。紅黑兩俠恍然大悟。從前囑爾丹戰中。那三個和尙。就是了。因涵信慈雲了。赤足和尙講畢。心心掛念馮玉書無故遭禍。仍要普仁等三人去救。普仁道。我們先要替師傅安置妥當。現在風聲緊急。師傅如何獨自行得呢。紅黑兩俠也以爲然。紅俠道。馮玉書的事。讓我們幹去。你們只管自己想安全法子。是了。四人大喜。連忙謝過兩俠。靜智道。師傅現在既不好回舟山。又不便到洞庭去。不如由濟南轉青島。飄海北上。再找了因師傅。省得我們大家不放心。赤足和尙道。那麼也好。只是舟山草寺中。一般小禿頭要凍餒死了。散義還是到舟山去理值。散義答

應了於是六人分三路而行赤足和尚與普仁慈雲一路走濟南紅俠黑俠一路走南京散義自回舟山一聲珍重各從荒山分路走了不提別人仍說紅黑兩俠到了南京城先探聽秦淮河畔馮玉書家况果然房屋被封家丁在押討論鄰舍都說在總督衙門監牢裏兩俠待過夜半施展輕身飛行之術直奔總督衙門查知東轅門直上一排高牆就是犯人發押之處行經屋瓦跳入牆內只聞得琅璫手銬腳鐐之聲木柵櫺比獄戶蟬連走來走去都是犯人不知那兒是馮玉書監所兩俠初以謂極其容易到這時簡直毫無頭緒忽聽脚步聲說查夜的來了兩俠突的跳到廊屋上伏住椽椽倒掛青蜓似的往下細看只聞查夜的說道你們當心點兒東邊列字號最要緊總督大人今兒聽得消息那個赤足和尚逃走了你們若把僧帽刀放走可仔細你的腦袋查夜的一面說一面把燈籠照了照各獄戶的鐵鎖遠遠去了紅黑兩俠又跳下來黑俠暗中握住紅俠的手低聲說道僧帽刀名字熟得很誰呢紅俠道哎喲是了不是我在廣東聽人說刺貝和諾的刺客有把刀畫着僧帽的麼黑俠道難道這刺客被捉了麼我們且去尋看一回紅俠道不知那兒是列字號黑俠道走過東邊再說於是兩俠潛身

暗伏。疾步馳到東邊牢獄。只見一處牢門有幾個人管着。格外嚴密。紅俠黑俠抱近說道。必是這一所獄戶了。我們跳上屋簷。先去瞧瞧那犯人。說着一縱上屋。蹲着瓦上。正對那牢獄。獄前有一盞路燈。照得忽隱忽現。留心獄門。果貼着一個列字。獄中嚴然坐着一個身長面方。眉清目秀的年輕犯人。釘着腳鐐手銬。神色自然。光彩奕奕。雙目不時輪動。看他端坐姿勢。決不是平庸之徒。黑俠看過明白。說道。我們試他一試。如何。紅俠道。好。兩人就運起氣來。直射犯人身。這運氣直射。與劍鋒一樣。覺着非常尖冷。簡直凜乎其不可當。兩俠一則試犯人氣魄。二則暗中通知。兩道寒氣逼入。犯人楞了一楞。抬頭望對面屋瓦一覷。微微顛了頭。緩緩轉過背來。特地給紅黑兩俠看了後身。纔知犯人身畔另外還纏住一條粗鐵索。紅黑兩俠都解意。私下商量了一回。一齊跳下。把幾個管獄的牢頭都點了雙穴。不得動彈。也不得說話了。於是二人用力斬毀了鐵鎖。黑俠把犯人纏住粗索先解了。紅俠拆去犯人腳鐐。那犯人自己也把手銬拆斷。鬆了鬆手脚。一縱身飛上屋瓦。兩俠隨即跟上。三人一路跳出牆外。問過姓名。始知犯人姓呂名元。呂元對兩俠說道。二位恩師。今未暇拜謝。倒先要想個安身之處。二位有無



去處兩俠道：咱們都是客邊，此地情形不熟。呂元道：莫愁湖畔有一家，是咱自己人，不妨同去一憩。天明再說。兩俠都道很好，說着飛也似的直奔莫愁湖而來。見湖畔朝南一座樓屋，很是高大。呂元道：到了。三人跳牆進去。呂元前面側身引路，行到大廳，便見燈燭輝煌。呂元讓兩俠坐下，恭恭敬敬叩了四個頭。說呂元因禍得福，欣逢二位恩師，真是呂元一輩子造化。二位恩師如以呂元尚可教訓，請收爲徒。兩俠也不退讓，說道：很好。大家研究研究，原無不可。呂元喜極。這時宅中僕役靜悄悄都已出來聽候指使。呂元回頭問衆道：三爺出去了麼？衆回：三爺出去了。呂元忙命設席斟酒，恭請兩俠正。要入席，忽一人自外揚長而進，說道：大爺果然回來了麼？呂元道：回來了。幸虧兩位恩師搭救，說着對兩俠道：這位是弟子的把弟，姓關名遼。關遼見過兩俠，讓大家入席。說道：小弟剛從總督衙門探聽回來，這事已經發覺。那嚙禮少不得又要挨戶查察。如今風聲是緊極了。呂大兄還是往他處一避。呂元點頭稱是。黑俠道：咱們此來原是探救馮玉書，不知這人究監禁在那裏。關遼道：無論何人，這時萬萬動不得了。紅俠道：那麼我們不妨同去鄭家莊，暫且藏鋒休養。呂元道：好極。馮玉書的事，就託你老弟幹去。一

時席終。四人計定。呂元跟着紅黑兩俠清早動身北上。從此就在白蓮庵學劍了。欲知呂元因何犯罪。馮玉書能否救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秉庭訓刀記僧帽

宿茅店壁窺異人

話說紅黑兩俠夜入牢獄。本是爲的馮玉書。只因查夜的一句話兒。提醒了紅俠。兩人商同搭救呂元。究竟呂元爲甚坐罪落監。說來有個原故。這呂元本是大明忠臣之後。是廣東一個世家子弟。他祖父在明朝本是個武科。父親是浙江參將。後來入瞿閣部的部下。閣部殉國。投了張蒼水。在後張蒼水散兵南田。他父親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憤着祖國沉淪。江山非昔。一腔熱血。無處可揮。便看破世情。削髮入山。從此不見踪影了。這時呂元不過三四歲。還在娘跟前懷抱。懂不到什麼人事。他父親出家時候。吩咐他母親。只交下兩件東西。一把刀。一頂和尚帽子。待他長成。交給他。教他終身莫忘。是要他一輩子記得父親出家的原故。和報仇的切心。果然這呂元生得異常靈敏。強幹。從小兒就好野鬪。等到他省人事時候。他母親交代他這一番話。真是切齒之仇。痛心之教。入到他靈魂裏去。他每日朝起夜眠。必要練習一套拳技。十五六歲時候。便稱

霸鄉間。誰都見他害怕。他就把兩件東西併作一件。凡是他的刀上。都畫一頂僧帽。後來他年紀漸漸長了。技也漸漸精了。凡是有才的人。往往自好賣弄。他也不免這病。見了無論什麼人。就要交手。有一次。鄉間來了一個江湖賣技的老頭。滿聲咳嗽。一把瘦骨。羸弱的不成樣子。敲鑼招衆。設起壇場。無非玩幾套打進打出的普通拳架子。呂元上去一瞧。實在看不過。冷笑了幾聲。說道。老丈。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們這裏有人沒有。就玩起這些東西來。老頭兒望呂元身上一看。笑道。老朽不過騙幾個錢罷了。達官看不中。不看就是。呂元道。爲你老了。不與你計較。就不看罷。老頭道。達官。你想什麼計較呢。就請達官打發下子。呂元被老頭這一激。再也忍不住。說道。教較起來。怕要得罪你了。老頭道。隨便。呂元立即跳入場中。稱聲請衆人都替老頭擔憂了。呂元使勁伸出右臂。對準老頭胸窩打去。誰知老頭動也不動。呂元又踢起一腿。老頭仍是絲毫不覺。呂元怒極。老頭笑嘻嘻伸出右手望呂元肩上輕輕一拍。說不要計較了。呂元向後一跌。覺得心肝都會震動起來。連忙立起身跑回家去了。呂元坐家暗想。一世英名。從此掃地上負父母。下無顏。面對鄉里。橫豎一死。索性與老頭背城借一。晚上探聽老頭住在

鄰近破廟中。手執鋼刀。深夜潛入。果見老頭擁着敗絮橫臥佛殿下。呂元蛙步蛇行。走近佛殿。對準老頭頸子。一刀飛下。誰知刀中骨肉。如斫棉絮。連斫數刀。真如泥牛入水。影響毫無。呂元擲刀要逃。老頭一脚鉤住。說道。別人安睡。關你甚事。何苦如此惡作劇。呂元道。老丈果誠健者。要殺就殺。不必多言。老頭笑道。好孩子。老朽早見你一往忠勇之氣。你若屏除狂妄。靜習養氣。老朽也樂得指教。呂元聽老頭願收受自己。喜不自勝。急忙跪下叩頭聽教。老頭自言朱姓名謙忠。前朝曾充廣西水師遊擊。問呂元也是直臣之後。兩下志投意合。天未明時。早隨老頭學藝去了。從此鄉里不見呂元踪跡。四年回鄉。呂元藝術大進。凡運氣輕身長槍短刀諸技。件件都精。這時朱謙忠已死。呂元傳着衣鉢。在鄉廣收豪傑。他家本有資財。到此都被散盡。在香港設了機關。專事暗殺。旗下大員。營救貧民。後來遇到南京關遙。泉唐李孝達。也是人中之傑。三人更有幫助。只是行事秘密。倒不像從前呂元享着聲名。惟他行着殺戮。就留着鋼刀一柄。畫有僧帽。所以別人只曉他僧帽刀。適在此時。貝和諾屢興大獄。慘殺無辜。呂元一怒之下。飛入總督衙門。把貝和諾刺死。又把那龍超然趙鳴鑾等七八十個犯人。一概放走。都運到

香港機關中藏蔽了。試想殺一個總督放七八十個犯人在清朝是何等滔天大案。少不得行文各省各府各州縣。搜查個山窮水盡。正在這時。黑俠在京密告。禎貝勒說。貝和諾是允禩羽翼。希圖逞強造反。降旨着來京查辦。兩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奏明。總督貝和諾被刺情形。降旨貝和諾突遭橫死。顯見在官暴橫不法。遂招怨毒。所有貝和諾子弟。悉發雲貴兩省充軍。其子女給與旗人兵奴爲妻。一面仍着各省嚴密緝拿。刺客務必到案執法辦理。呂元本視差役如土芥。雖在嚴拿。仍然外出行事。聞訊此旨一下。知貝和諾原有逆罪。越發放心。誰知那兩江總督噶禮。秉着個免死狐輩之念。素來仇視江湖上人。好在兩廣兩江毗連。因此特派賈大魁等五人。悉心查拿。恰巧呂元到南京探望關適。在途中被賈大魁等撞見。五人都是能手。突如其來。合衆圍擊。呂元隄防不及。竟被衆手撲住。噶禮提到呂元。好不威武。連審七堂。拷打五六十次。呂元默無供語。只叫噶禮速殺。噶禮一來要審查呂元餘黨。二來因兒子篤敦死了。忙的心灰意傷。遂把呂元付押延審。自呂元入監。已有半個多月了。關適李孝達等一流人物。忙的四處張羅。終救不得出。適逢紅黑兩俠。靈心慧眼。無意中把他脫了樊籠。從此呂元

遠颺北省去了。暫置不提。卻說赤足和尚普仁靜智師徒三人。從趙家莊逃出。專往濟南。一心北上。取道山牀。避過官路。路中平安無話。到了濟南。也不敢坦宿官舍。只揀了一所偏僻小客店住下。這小客店在濟南北門外。房屋陋隘。風沙時從壁縫中亂飛。好在赤足師徒。都是百練金鋼。也無處不適。當下三人入店。安宿就緒。店小二供上餅飯。草草吃畢。只見店中客人寥寥。正似僧舍禪房。毫無喧雜之態。惟隔房住着一個瘦子。約有四十多年紀。穿着深藍杜布棉袍。束了一根幾十年前的腰帶。面上好像幾個月不洗的。一臉油光垢膩。俯着身。駝着背。不常搖頭擺尾的念書句。有時伏着窗下用功。赤足師徒暗暗好笑。打量上去。不是個落拓椽屬。便是個教書先生。也不在意。三人因行路疲困。觸枕便呼。呼睡足了。偏是赤足和尚心中有事。忽然覺一身冷寒。醒來聞得有人叻叻講話。靜聽乃是隔壁瘦子房中出來的聲音。赤足悄悄起身。打從壁縫窺去。見瘦子陪着一個高架漢子喝酒。有說有笑。似乎十分快樂。赤足用心靜聽。終聽不懂。他們講些什麼。正在這個當兒。普仁靜智也醒過來了。都覺身發寒勁。赤足回過身來。與兩個徒弟輕輕說了幾句話。兩徒弟也學着赤足細窺壁縫。赤足這一看奇極了。原

來瘦子旁邊又多了一個漢子。三個人說笑喝酒了。真是一霎時工夫。那裏來的人。赤足師徒始終又聽不懂他們說什麼話。卻不敢久窺。也就放過。第二天早晨。赤足滿想動身上路。叫普仁靜智去雇長車。二人應命出店。走了一箭多路。對面迎來一人。好生面熟。兩下定睛看了好久。那人開口說道。二位師兄何來。普仁靜智也忽然記起。說道。尊駕不是胡瑤峯兄麼。胡瑤峯道。正是小弟。普仁靜智爲着前年入張鳳標宅中。暗殺胡瑤峯不成。心中夾着不安。偏是胡瑤峯大方爽快。問長問短。毫不在意。說小弟現在濟南住家了。定要普仁靜智請到家去。普仁靜智回說。師傅也一道同來。急的要上北京去咧。胡瑤峯聽得赤足和尚也到。喜得直跳起來。連問在那裏。普仁靜智回說。就在鄰近小客店。胡瑤峯拖住普仁兩個就跑。一入店中。掌櫃的打雜的店小二齊聲說道。胡大人來了。個個雙手下垂。好像聽候指使的樣兒。原來胡瑤峯因廉親王府發生事變。那張篤敏是他薦給康親王的。不明其中張篤敏已掉了個張德明的情形。深怕禍延及己。苦求康親王銷差。康親王倒是念舊。因山東制臺王鈞。是康親王的人。也是胡瑤峯的朋友。就命胡瑤峯到濟南來。暗中幫助王鈞做事。因此胡瑤峯在濟南做起大

紳士來。手中既有錢。官中又有勢。沒一個不知道胡大人的了。恰巧這日便服出行。到北門訪友回來。遇到普仁靜智兩個。胡瑤峯回想前情。仍是攔着不安。因此格外親匿。當下走進客店。由普仁靜智引見赤足和尚。胡瑤峯恭敬敬在赤足和尚跟前行了四跪四拜大禮。客店中人。突見得那麼不成樣子的和尚。有這麼大勢力。一時看呆了。滿堂譁說。莫不稱異。那隔房的瘦子。也出來瞧了一瞧。立即退縮去了。這裏胡瑤峯見過赤足和尚。開言便道。弟子前奉到師傅嚴訓。便無日不自懺悔。只緣一時被康親王張提督兩個纏繞昏了。有此一劫。如今弟子已脫離苦海。在此閒住。再也不想幹那些勾當。師傅如果不忘前情。瞧得起弟子。還要請師傅訓誨。赤足和尚起初聽得胡瑤峯來見。滿肚子憤激牢騷。後聽胡瑤峯如此一說。知道有點改悔了。也就和平起來。說道。人各有志。本來我也不好強你。只是入了佛門。自然要始終如一。你如今既改悔了。也不用說了。胡瑤峯聽着。忙立起身謝恩。懇道。師傅大駕到此。弟子不曾迎迓。實在抱歉。如今既聆面命。務請師傅光降草舍。赤足和尚道。這可不必了。我急着要北京去。下次回南再說。胡瑤峯再三請駕。赤足再三不許。倒是普仁靜智覺得難爲情起來。說胡瑤



峯兄既這樣誠意邀請，師傅去了就是赤足見衆人都這麼說，也就應允了。不知胡瑤峯如何待遇赤足師徒，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濟南城了因伸大義

獅子林關遙刺元凶

話說胡瑤峯苦邀師傅赤足和尚，請到家去。赤足和尚被普仁靜智都這麼勸了，也就應允。胡瑤峯當命掌櫃的叫四頂祿呢轎子，一面付過店資，滿堂侍奉，熱鬧自不必說。一時轎子叫到，胡瑤峯陪同赤足普仁靜智一共四人，飛也似的進北門至東門胡宅去了。只見一座官宅，五間大廳，前面兩排側屋，滿列着侍衛，隨從轎入廳堂。胡瑤峯親自扶出赤足，普仁靜智也就下轎。胡瑤峯恭敬敬讓三人坐下，自己親手端過茶來，吩咐廚房立辦上等酒餚，伺候命侍衛隨從人等打掃後院客室，一律應命辦去。一時酒席齊備，胡瑤峯讓赤足師徒上座，把酒暢談，乘間詢問師傅此來有無貴幹。如有吩咐，弟子立即應命奉辦。赤足笑說也無甚事，不過玩着罷了。胡瑤峯心知赤足三人同行必有原故，只是赤足不說，也不好動問。酒後引着赤足遊玩花園，乘着赤足不在盤問普仁，普仁性本誠實，見胡瑤峯如此恭維，想無惡意，把所有一切詳情都告知胡瑤

峯。胡瑤峯一壁聽。一壁點頭計議。說道。這事容易辦得。只須小弟懇永康親王一封書。把這案都可勾消。那馮玉書也得放出。何必再跋涉千里。去找了因師傅。只是小弟有句話。先須交代師兄。小弟看師傅意思。尙是不信小弟。這話暫且莫告訴了師傅。光是我們知道了。等到兩江總督回文來時。說明未遲。再則師傅如果要走。須請師兄留住。普仁信以爲真。誰知胡瑤峯早懷了鬼胎。在北京親王府留住幾年。滿肚皮都是功名利祿。把心肝五臟早都熏黑了。意想赤足師徒留在世上。終不是道理。將來怎能升官食祿。冤怨有孽。奇巧狹路相逢。胡瑤峯那肯放他過門。少不得要一網打盡。故此用了北京官僚一味敷衍手段。竟然把赤足師徒三人騙到。正思設法斷送。又聽得普仁講起赤足犯了命案。又是越囚逃出來的。適合胡瑤峯心苗。一棒兩擊。既可斬除禍根。又可討好嚙禮。間接就是奉承王爺。心滿意足。百事妥貼。再也顧不得師徒同門之誼。只是一層。赤足師徒三人。俱是拳技健手。一人萬不能對敵。於是想了一個方法。特地叫侍役打掃三間空房。把三人分住三房。名兒是恭敬優遇。暗地是分輕敵勢。便於對付。一面又關照制臺王鈞。派選六十名幹員。半夜動手捉拿。計議已定。設起盛筵。請赤

足師徒晚餐。東一句恭維，西一句陪罪。英雄只怕說苦話，倒說得赤足也安心。起來席終歸寢。胡瑤峯親自奉陪。赤足至後院臥房睡下。又陪同普仁、靜智各自安睡。羊落虎口。逃無可逃。胡瑤峯好覺得計。一回兒，門上通報：制臺王大人來了。王鈞靜悄悄踱入胡宅。兩下不說別話。但問可動手麼。胡瑤峯道：制臺帶來的待衛呢？王鈞道：在尊府四周埋伏了。胡瑤峯道：不必埋伏屋外。叫他們進來。我自帶領捉拿。王鈞顛頭踱出宅外招呼。一回兒，雄糾糾的六十名侍衛，依次輕輕走入。連脚步兒都沒聲息。胡瑤峯把六十人分做隊。每隊二十人。自己脫去長衣，親率三隊人，偷偷的行至後院。每隊把守一個臥房。把三處臥房都看守好了。胡瑤峯先打進赤足和尚房門。不由分說，撲前去抓。赤足和尚從床上跳起，閃過一邊，伸足踢向胡瑤峯腰脇。胡瑤峯轉身疾繞赤足後面。赤足正要轉過面來。那二十名侍衛一齊擁進，把赤足團團圍住。擰手後擲，拿上繩索，捆了個結實。這裏正在捆縛。那面胡瑤峯又打進普仁房門。前去捉拿。把普仁也捆縛了。又去捉那靜智。自然鷄籠捉鷄，唾手而得一霎時。三人都變了階下之囚。胡瑤峯命侍衛將三人押到大廳。自己與王制臺上坐。開口言道：師傅師兄原諒，你們三位。

犯了命案逃獄而來。賈禍到我胡瑤峯身上。如今王制臺奉着兩江總督密札。前來緝拿。我胡瑤峯也爲你們所累。受着處分。你們卻怪我不得。赤足和尚道。逆徒毒計已逞。何賴狡說。把我們速去格殺。看你升官是了。普仁靜智恨得切齒痛骨。一言不發。正在這個當兒。一道白光。劈空而下。當中忽然立着一個和尚。普仁靜智抬頭一望。連呼師傅師傅。接着又是兩人從空下立。赤足和尚一眼看去。這兩人就是客店中隔房的瘦子和喝酒的高架漢子。那和尚不是別人。就是了。因了因對着胡瑤峯斥道。逆徒利慾熏心。甘作滿狗。胆敢毒害恩師師兄。本當處你個分屍斬肉。姑念昔日之誼。賜你一死。說畢。只見三道劍光。忽來忽去。繚繞廳中。六十名侍衛。個個眼昏頭暈。身發寒勁。待光寂影過。三個和尚。都脫了繩束而去。胡瑤峯對心一穴。穿過背後。橫死地上。王制臺暈倒在桌子底下。辮子鬍子。都被割斷燒焦了。只剩得幾根短毛。再也不像個人。六十名侍衛。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把王制臺抬回衙門。這裏胡瑤峯家人大小。哭了滿堂。不過是辦些喪事罷了。不必細說。單說那赤足和尚普仁靜智三人。在危急中。被了因等三劍客帶走。不知怎的。輕身疾飛。已換了一個所在。了因指着瘦子對赤足和尚道。

這位就是師兄周潯。又指着高架漢子道。這位是師兄曹仁父。赤足和尚連忙跪下謝恩。了因俯下雙手托住。周潯曹仁父也都讓過扶起。說道。老英雄居心純厚。遭此毒算。真乃天地都無。這小賊該殺有餘辜了。這時普仁靜智向了因行了師生禮。又見過周曹二人。六人分賓主坐下。赤足因問此是何處。了因道。這是泰山第二峯。話未說完。聞一人在外笑道。諸公功德圓滿了麼。周潯隨口答道。便宜了你了。赤足師徒聽有人來。連連站起。那人已跨進門來。赤足一見。就是那晚與周潯喝酒後來的人了。因又道。這位是師兄白泰官。白泰官忙道。見過的。見過的。了因呆了一呆。說道。那裏見過的。白泰官道。不是客店裏見過的麼。周潯曹仁父都笑了。赤足也懂了這話。笑道。老衲輕輕一窺。諸公就洞悉無遺。仰見神乎其技。白泰官道。周潯曹仁父兄聽得你起來脚步。說是少林正宗。那不是更神乎其技麼。曹仁父道。老白不要搗鬼了。咱們與赤足師相遇。也是有緣。如今該講點正經話兒。衆人都道不差。原來周潯在客店見過赤足和尚。就知赤足和尚必有事故。第二天胡瑤峯來請赤足。周潯因了因說起胡瑤峯是個逆徒。就告知了因。了因這時因張篤敏已逃回。諸事皆敗。本想把胡瑤峯除了。聞得赤足和尚

入胡宅去了。因此探聽胡瑤峯究竟如何待遇赤足。誰知胡瑤峯與王制臺一夕話。都被了因聽明了。因怒極。遂邀周曹二人同去搭救赤足。這一番情形。了因都與赤足講了。赤足道。我這回雖身被幽囚。捆縛。卻逢兩次奇遇。諸公是第二次了。衆人忙問還有甚事。赤足就把紅俠黑俠搭救自己的事。說了一遍。了因道。是了。這兩位女俠和我也對過兵的。了不得。曹仁父道。如今他們在那裏呢。赤足道。仍到南京救馮玉書去了。白泰官也道。可惜我們不知地點。找他們。周潯道。地點我是知道的。我會到白蓮庵去問過一次。卻不曾遇到。衆人都道。我們幾時一路去會他們。周潯道。如今不講別的。眼前事要緊了。衆人都道。不差。眼前事完了。再去。看官。你道這幾位劍客來到濟南。幹什麼呢。原來康熙帝要下旨南巡。先到山東濟南。諸劍客風聞此訊。乘機看事。故留着濟南等候。不到幾天。果然御駕南來。濟南城。外搭帳結綵。大小文武官員。郊外跪接。城中城外人民。一律在門口設起香案。說不盡威武嚴肅。周潯等眼巴巴望着到了。誰知御駕並不停留。不到半天。就望前而進。御前侍衛。萬分周密。上至天上飛鳥。下至蛙鳴蟲聲。無不留心。御駕經過濟南街道。露帳上跳過一隻白貓。只不過一道白光。貓身上就中

了七支手鏢。如此周密。雖在劍客也難以下手。康熙帝離了山東南巡江蘇。周潯了因曹仁父白泰官赤足師徒也都分程而行。各自散了。康熙帝到了江蘇。在蘇州獅子林駐蹕。一夜月明。開窗賞月。心中正是贊嘆江南風月。倍覺清新。身爲太平天子。巡守南省。自有異樣風味。忽然抬頭。瞥見一條黑影。從窗前照牆掠下。康熙帝急忙回身引避。只聽華喇喇一聲。早有滿侍衛飛起十幾支手鏢。擲向刺客。刺客讓身急避。被中了左腕逃去。原來康熙帝窗前望月。窗下立有侍衛四人。照牆內外。又站着八人。其餘隨扈吏員。不知其數。刺客那裏騰身得進。這裏漢滿侍衛聞刺客脫逃。拚命追趕。卻無踪影。康熙帝大驚。降旨督撫府縣嚴拿欽犯。一面越發防範得周密詳盡。看官。你道這刺客是誰。就是呂元的把兄弟名做關適的那人。關適原也是一條好漢。因歷次救援馮玉書。未見成功。心下萬分憂悶。明知禁蹕深嚴。難以下手。只激於義憤。遂輕身一試。果然失敗。狼狽而回。左腕上被了重瘡。也不好叫人醫治。連夜奔逃。天明到了鎮江。因無處投宿。就在鎮江城隍廟中住了。廟中並無別的。只是些做小生意的人。其中也有幾個拆字的一個賣畫的。賣畫的人年紀約四十多歲。很是和氣。見了關適。打了個招呼。關

適走近看他的畫。不過是鷓鴣鷹鷂之類。也不在意。兩下就扳談了幾句。忽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從外進來。對賣畫的行了一個禮。關適打量這孩子。正似個官家子弟。品貌非凡。言語動作。也不是平常。因問賣畫的。這是誰家少爺。賣畫的回說。孩子姓甘。住在城外謝家邨。關適笑了一笑。仍與賣畫的暢談。孩子在旁靜聽。直到日午而去。午後又來了。幾乎坐到天黑。賣畫的道。難爲這小孩子。很好的。每日終要來幾次。關適也不在意。這晚關適與賣畫的同住在城隍廟中。誰知第二天早上起來。不但賣畫的不見。連城隍廟都沒有了。奇極怪極。關適竟睡在自己家中了。欲知關適如何會飛到南京。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計施連環五毒亡命

箱開預兆八俠欣逢

話說關適與賣畫的住在鎮江城隍廟中。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飛的回到自己家中了。再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只覺回憶起來。好像半夜裏有人勸他走路的。是夢非夢。足懸想了半天。纔覺左腕刺痛。於是叫人請醫診治。誰知那清侍衛鏢中有毒。一夜未治。延及臟腑。竟然醫藥罔效。不上五天。這一條好漢歸天去了。再說那賣畫的。究竟是



什麼人呢。看官記清。就是峨嵋山上五同門中第一人路民瞻。路民瞻飄蕩天下。歷查各省大員。曾在兩江總督衙門去過好幾遭。兩次遇到關適。在監探詢馮玉書。故查知關適住在南京莫愁湖畔。只因劍客生涯。藏頭露尾。又以夜深機迫。始終未曾道破。這回路民瞻到鎮江。是有兩種目的。其一他看中了那姓甘的孩子。一心想收做徒弟。將來託以大事。說起這姓甘的孩子。本是大明崇明伯中軍提督甘輝的孫子。嗣王鄭經部下中軍守備甘英的兒子。名做鳳治。因國破之後。全家被難。只剩得鳳治這一個覆巢完卵。從死中逃生出來。跟着舅父謝品山在鎮江城外謝邨居住。因逛城隍廟。遇着路民瞻。路民瞻一見甘鳳治。骨相非凡。心地純厚。便與講些至性理論。甘鳳治果然受了魔似的。十分謹聽。因此無日不來。後來竟被路民瞻帶走。領到深山。教成劍術。爲八大劍俠之殿。此是後話。暫不詳敘。其二爲的是康熙南遊。路民瞻不忘前志。自然要去走探。會到獅子林探過幾回。奇巧又遇到關適。故在城隍廟中一見之下。路民瞻早已熟悉統綱。因關適瞞三瞞四。路民瞻也不便明言。晚上同榻之後。路民瞻見關適傷勢甚重。又值嚴緝之際。更難出面求醫。英雄邂逅。由不得心中矜恤起來。因此半夜裏扶

起關適飛劍送回家去。這本是劍客分內之事。不足爲奇。路民瞻因關適一刺。聽得外面搜捕刺客。非常嚴厲。忽然想出一條連環妙計。他想囑禮手下賈大魁等五人。爲虎作倀。專事捉拿江湖上人。被他們害的也不少了。這回倒要用驅犬逐盜之法。索性斷送了他們。主意既定。立即動身。趕往南京。先在總督衙門旁邊繞了幾圈。打聽賈大魁等有無出門。正在行走。暗想。橫街忽閃過一人。自後看去。活像是白泰官。追上細認不悞。打了個暗號。白泰官回過頭來。見是路民瞻。兩下握手言歡。各問來意。路民瞻道。到酒館裏談去。兩人徐步緩行。進了一所酒館坐下。胡亂叫了些菜。沽了半斤汾酒。吃喝起來。路民瞻道。把你的話先告訴我。白泰官先把赤足和尚經過的事說了一遍。又把紅黑兩俠搭救的話也講過。說道。赤足和尚脫逃之後。託紅黑兩俠救護馮玉書。紅黑兩俠也答應了。昨兒聽人說。馮玉書快要正刑了。難道紅黑兩俠救護不得麼。還是兩俠別有危險呢。因此小弟前來探聽。路民瞻道。請你帮我的忙。我事辦成了。這些事都容易辦。白泰官道。可以可以。你想怎麼辦呢。路民瞻道。康熙帝不是遇着刺客了麼。現在正是大索刺客。我想那囑禮手下的賈大魁等五毒。殘殺同幫兄弟。毫無義氣。我們

尋他們什麼一樁憑據出來。無論刀。無論手鏢。只要有他們名字的。丟到那獅子林去。康熙帝必然澈查。縱使賈大魁等逃了。那囑禮終不成官。你所說的事。就容易辦了。白泰官拍手道。妙計妙計。他們當公事的。刀上必有名字。用不着尋別的。最好是刀。說到這裏。想了一想。又道。可是他們在家沒有呢。路民瞻道。打聽過了。朱二標朱三標已經出門。賈大魁施鴻葛虎都在家。白泰官道。好極。咱們准其照此辦理。二人又談了一回別事。會過酒資。因時候尚早。到雨花臺。憑吊了太祖陵寢。再到莫愁湖。望見湖畔一家。有許多道士和尚在做法事。路民瞻道。哎。啣。義士千古了。白泰官忙問是誰。路民瞻低聲道。姓關名遙。就是幹獅子林的。必是中了毒鏢了。說着。嘆息了一回。白泰官道。咱們進去吊喪好麼。路民瞻道。好好。我倒忘了。兩人跨入關宅。在關遙靈前磕了三個頭。路民瞻觸景生情。不免揮英雄之淚。白泰官見路民瞻如此傷感。心中也惻怛起來。二人走出關宅。已是上燈時候。又往秦淮河去走了一遭。等到夜半。飛入總督衙門。探明賈大魁五等人住處。路民瞻白泰官劈拍一齊跳下。探看賈大魁正在習練雙刀。施鴻用力枕頭靠着打盹。葛虎獨自喝酒。路民瞻與白泰官看畢。分開兩路。白泰官跳上屋五。

飛劍從施鴻身上一掠。施牆驚得直跳起來。葛虎丟下酒杯。見瓦上有人。橫飛一鏢。白泰官順手一接。退後。施鴻早已跳出門來防敵。路民瞻乘間跳入。竊取施鴻枕上短刀在手。與白泰官打了招呼。飛出衙牆。賈大魁聞警出來。早已渺無踪影。三人還自喜。退賊迅速。誰知路民瞻白泰官早已取得一刀一鏢。望燈下細看。刀柄果刻有施鴻二字。鏢上也留有火焰印。是個篆書虎字。二人大喜道。計果售了。不如卽往蘇州。幹了就是。計定而行。駕劍駛空。瞬息已到獅子林。二人閃入行宮。路民瞻擲鏢。白泰官飛刀。時已四更天氣。康熙帝正在玉軟香溫。前後滿漢侍衛同時驚報。一飛賊仍來照牆。擲下一鏢。一飛賊閃過前簷。被侍衛們追喝逃去了。康熙帝驚得披衣起來。內監跪奏。現已平安。康熙帝方纔放心。第二天親侍衛在前殿簷下。又拾得一刀。奏報刀上有字。鏢上有印。康熙命呈御覽。看明字跡。欽命隨扈大臣嚴查施鴻。又查那名取虎字的人。隨扈大臣護軍統領阿邦戎奏稱。澈查兩江總督噶禮侍衛有賈大魁施鴻葛虎朱二標朱三標五人。隨扈大臣大學士溫達等奏稱。兩江總督噶禮蓄飛賊。潛圖不軌。江蘇巡撫張伯行奏劾。噶禮身爲督臣。竟忍負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胆敢唆使侍衛飛賊。夜謀大

逆兇殘狂妄。殺有餘辜。難逃聖明洞鑒。康熙帝連接疏劾。噶禮章奏十餘起。不禁震怒。降旨革職。下刑部鞫訊。刑部審實奏上。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子弟發往黑龍江充軍。家產入官。降旨賈大魁等五人凌遲處死。誰知賈大魁施鴻葛虎等失刀之後。忽然悟到被人所給。早已謹防。聞風遠颺。落草爲寇去了。那馮玉書在監。噶禮本要正刑。因此大案發生。由公正紳士求釋。也就放了無罪。從此後康熙帝遊太湖。遊松江。九峯三泖。往往微服出行。督撫道府正在叩頭迎接。康熙帝卻已輕衣小帽。早入城中。都是怕的。遇刺。其中着實有許多笑話。因與本書無關。不提煩絮。卻說紅黑兩俠收了呂元。同上白蓮庵。一年面壁。兩年學劍。竟然成了個完才。女師傅心細才大。無所不教。三年之後。命呂元問世行道。呂元秉承師訓。從此也飄蕩天下。遍有踪跡。紅黑兩俠也爲着師傅劍道人之召。赴雁宕約會。一所白蓮庵。只剩得香伙道婆幾人看守。周潯曹仁父等一連來探看紅黑兩俠好幾次。不曾撞着個人影兒。呂元回到庵中。香伙把話稟上。說某日有漢子來。某日有和尚來。說得呂元莫名其妙。究不知是誰找誰。一日呂元由香港回到庵中。剛跨上石梯。庵中走出四個漢子。一個和尚。一個十八七歲的少年。呂元打

量了一周。問道。衆位英兄。來此何事。衆人都道。我們特來拜會紅黑兩俠。聞得兩俠高徒有位呂元英兄。可就是閣下。呂元回道。正是小弟。請諸兄裏面坐談。於是賓主七人魚貫入庵。依次坐下。呂元一一問過姓名。問那年長者。道路民瞻。問那瘦子。道周潯。問那高架漢子。道曹仁父。問那紫棠臉兒的。道白泰官。問那和尚。道了因。問那少年。道甘鳳治。路民瞻接着並道。姓甘名鳳治。乃是敵徒。周潯道。少年英雄。青出於藍。我輩老朽。當讓公瑾獨步。甘鳳治連連立起身來說道。師伯太誇獎了。鳳治後生。正要前輩教導。呂元道。在座七人。果然是鳳治英兄與小弟末座。五位是前輩的了。了因道。那有這話。咱五人同學白俠之門。呂英兄是秉的紅黑兩俠師訓。兩俠與咱師傅本出一門。咱們便是同學了。話未說完。只見路民瞻周潯昂首而望。隨口說道。諸兄。試看片雲遠遠而降。定是兩俠來也。呂元立起身來往外看道。不是。不是。師傅那得再來。說着。一女子翩然下地。疾如驚鴻。清如冰雪。步如洛神妃子。見了衆人。不覺退縮。呂元急着下階迎道。原來是呂四小姐。不約而同。不期而會。我們正虛左以待呢。呂四娘笑說不敢。遂與衆人一一見了。坐定之後。呂四娘轉問呂元道。師傅出去了麼。呂元道。師傅怕不回来了。

呢。衆人都驚問不回了麼。呂元道。前幾天。師傅同上雁宕去朝太師傅劍道人。說太師傅遇到從前兩個飛昇入仙的女弟子。勸太師傅不必在凡了。太師傅召師傅去。說近來衣鉢有傳。江山不易驟改。未了之事。讓後人做去。叫師傅識可而止了。師傅臨走。交代一隻小箱。囑交付呂四小姐親開。因此未敢動彈。說着。往裏拿出一隻小箱。一個鎖匙。放在呂四娘面前。呂四娘打開一看。只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今日八劍俠會日。呂元爲東道。此後患難相助。善共爾事。』衆人看畢。驚得望空下拜。都道。太師傅師傅仙去了。仙去了。於是呂元依着遺訓。舉辦酒席。八人團團列坐。結了義俠。席間。呂四娘道。我在京中探聽清宮內幕。禎貝勒結識年羹堯。組織血滴子。謀奪皇位。草管人命。有許多不幸之事。此來本聽兩俠示下。今既如此。就請衆英兄努力。衆人都道。自然是我們責任。欲知禎貝勒如何結識年羹堯。年羹堯如何組設血滴子。禎貝勒如何謀奪皇位。八大劍俠如何擺布。須看八大劍俠正續全傳。

三劍客 下冊



